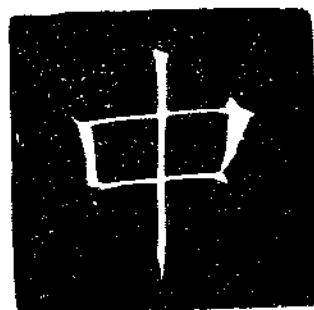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贈閱

中和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Vita-Spermin

注射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辜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
老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製監廠藥製學化誼信海上

本刊第九期要目

-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 中日文化之……辻善之助著
交流(二)……紀 生譯
- 關於楊大瓢……知 堂
- 阮文達事述……仰 彌
- 印林清話(上)……娛 堪
- 藏園羣書題記……藏 園
- 南屋述聞(續)……水東花隱

本刊第十期要目

-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 故唐律疏義……袁仲燦
- 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 樞曹追憶……呂允甫
- 天和閣聯話……慎 言
- 中日文化之……辻善之助著
交流(三)……紀 生譯
- 印林情話(下)……娛 堪
-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羲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目次

圖畫

錢叔美山水庚辰十一月款

施愚山自書詩幅

編者敬告……………(一)

歐洲新秩序觀……………同甫(二)

中國溝渠史料……………盧傑(五)

淘溝……………竹(三)

科舉槩詠……………子(三)

搜遺……………冉(五)

周秦印談……………子向(五)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六)

小來禽館帖跋……………勻圃(七)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七)

小泉八雲贅記……………丁仁(八)

專載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八)

直布羅陀……………劉端(七)

述要九月……………(二〇)

時事記

山東金文集存……………波(三)

書林偶拾

真諦三藏年譜附譯述考……………鍾(三)

彝齋漫筆……………一士(二五)

宵勤瑣記……………問耕(三)

紅樓真夢……………龍顧山人(二九)

燕都覽古詩話……………兌之(二九)

霞飛自叙……………金惠生譯(二九)



本刊第一期要目

新學篇……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沈雷
 禹跡寺……知堂
 畫談(上)……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迹……梁繩禛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蔡申之
 吳晉談……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叢書題記)……藏園

本刊第二期要目

釋站……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璞子
 庚辰述往……一士
 畫談(下)……予向
 竈……陳陸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茫子
 雙的代價……慎言

本刊第三期要目

上元燈語……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盧傑
 莊方耕學記……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叢書題記)……藏園

本刊第四期要目

座談日本史……錢稻孫
 周廬……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予向
 書序說……鏗齋
 圓明園(中)……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太子廟碑……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程樹德
 日內瓦……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五期要目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禛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樾……燕史

本刊第六期要目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岐

本刊第七期要目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罌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本刊第八期要目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水東
 花隱

錢叔美畫山水 庚辰十一月款



新國民書館發行圖書目錄

正則 日本語講座 (全十二卷)

◎中日兩國語學界最高權威者協力大傑作！

各卷注解均力求簡明，故學者一看即能徹底明瞭，毫無求人解釋之必要，爲自修用之標準書。

- 第一卷 日本語入門篇 北京高等警官學校教授 四宮春行
- 第二卷 初等會話篇 國立新民學校教授 日野成美
- 第三卷 童話·物語篇 北京高等警官學校教授 益田信夫
- 第四卷 日本事情篇 北京高等警官學校教授 四宮春行
- 第五卷 文語篇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尤炳圻
- 第六卷 語法篇 國立北京大學理學院副教授 錢端仁
- 第七卷 尺牘·作文篇 北京外國語學校教授 丸良夫
- 第八卷 俚彥篇·翻譯法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錢稻孫
- 第九卷 演說·式辭篇 北京師範學院教授 若山超關
- 第十卷 日本語學概論 教育編譯會特約編者 永島榮一郎
- 第十一卷 日本文學篇 北京師範學院教授 萩原淺男
- 第十二卷 日本語教授法 國立新民學校教授 山口喜一郎

加○號係已出版者
其餘將陸續出書

【定價】 每卷壹元貳角
郵費二分五厘

書名	定價	郵費
最新 現代日語會話讀本(卷一)	一元二角二分五厘	
小學日本語讀本譯解卷一	三角二分	
小學日本語讀本譯解卷二	三角二分	
小學日本語讀本譯解卷三	四角二分	
廣編 日本語入門(卷一)	四角二分	
廣編 日本語初歩(卷一)	五角二分	
北京文化學術機關綜覽(卷一)	二元八角五分	
新 民主主義	二角二分	
興邦興亞之原理	三角二分	
東亞聯盟建設綱領	二角二分	
在華北日本兒童作文集 大陸に育つ(日文)	一元八角五分	
新 民法	一元五角	
華文 新民六法全書	二元八角	
日文 新民六法全書	一元八角	
最新 兩政府法令輯覽	二元	

發行所 北京電話 阜成門外 禮士路 新國民書館

珍重身體健康 避免不良嗜好

酒

醉了會得罪多少朋友 中毒要傷害各部神經

翠屏山裏的潘巧雲對石秀說：「嫂嫂從來不會喝酒，清晨起來喝了幾杯水酒，酒言酒語的不知怎麼把兄弟你給得罪了……」

潘巧雲是不是早晨喝了水酒，這並沒有關係。由於這兩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喝了水酒，便容易說些酒言酒語，這當然是酒的作用了，但是酒爲什麼就會有這樣的作用呢？

酒是一種有麻醉性的飲料，含有醇的質分，醇對於腦神經漸由興奮而致傷害，所以一切的舉動言談都不被約束而放肆起來，實際上是

神經受制阻後的一種反現象，在外表上看來好像是興奮的。原因是飲酒以後，腦中樞的約束力被阻以致無所顧忌，朋友間常因酒醉發生許多誤會和危險。

因此潘巧雲向石秀陪罪時假說是喝了水酒，酒言酒語的得罪了。

酒對於人傷害何止於此，倘若用酒過多醇量增多，渡過興奮期感覺理智呈不共濟現象，以致辨別力和約束都失去，這時言語錯亂，諸器官的機能遲鈍。中腦的身體平衡中樞也被制阻，所以行走蹣跚步態不穩，到

後來便不能直立了。此後患者沉睡失去知覺，而全身麻醉。因爲醇在人體內的氧化很慢。成人每小時僅能氧化半兩的醇，其餘不及氧化的醇，在體內蓄積過多，於是乃作用於腦中樞神經系統，呈現中毒的現象。中毒過深是會脫力而死亡的。即使幸免了死亡，這種醇的質分從胃部與十二指腸直接吸收到肝臟，作用肝細胞有造成急性肝炎的，常飲酒的人有肝變硬的危險。

解息這種酒毒，現在中國還沒有適當藥品，酸菜一類的解酒的食物，那只能解消一部分，沒有根本解消能力。據西醫的研究，人體內有一種富拉賓（是維他命乙中的一種成分）能够解消酒中的毒。若素所含有各種營養素及生命素中便有富拉賓一種。所以若素不僅是治療胃病，消化不良，失眠，

便秘，肺結核，神經衰弱，婦女妊娠，小兒吐乳便秘，發育遲緩，以及各種營養失調的病症的有效藥品。若素更是酒的中毒症預防和治療良劑。

在未飲酒以前如果服用若素，酒毒不及發作便自會解消了。在即飲酒以後服用若素，抗毒力增加，醇（即酒毒，又名酒精）便自然氧化了。

此外若素更有解消茶，糖，烟等中毒症的力量。若素又是康健及營養體質的珍品，不論男女老幼，四時服用都很適宜，絕對沒有習慣性及副作用，對於服用時又沒有苦澀難食滋味，所以若素實是在家庭中應該時常預備的藥物。藥價中瓶二元六角；中國若素製藥公司華北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單新開路，濟南營業所在緯三路九十七號。

編者敬告

本刊問世倏將一年矣徒撫時而太息媿遷善而未能多承
讀者獎其片長諒其心苦因之自勉若有餘榮自明年一月起擬續出
爲第二卷內容益加刷新力屏陳言務求精選
讀者如有高見佇望

賜教俾得及時改善至於名篇宏著故事遺文倘荷
引爲同調

惠充篇幅引領

嘉貺倍所欽遲幸

垂鑒焉

中和月刊社啓

歐洲新秩序觀

同 甫

、當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塞條約正式簽字的時候，民主國家無不歡呼雀躍，慶祝他們完成了一個歷史的偉業。他們自稱已經使這個世界成爲一個民主主義安全的世界，他們這次的戰爭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一種新的和平秩序已被他們奠定了。他們的父母子女也許死在戰場，他們的財產房舍也許化爲灰燼，但是他們認爲這些代價是值得的。在他們的眼前浮出了一幅畫圖：他們的子孫將要在永恆的和平，殷庶與自由中繁殖下去。爲了確保這些希望之實現，他們除了和約之外更陸續簽訂了聖日耳曼條約，聖託來安農條約，凱洛格公約和一大批羅加諾條約。但是他們錯誤了。歷史中沒有一個時期比過去的二十年有更多的神聖條約保證和平，但歷史中人民所感到的戰爭恐怖也沒有更甚於過去二十年者。歷史家說十九世紀後葉就是一部維也那會議的破裂史，那麼我們也可同樣說一九一九至三九二十年間就是一部凡爾塞條約的崩潰史。凡爾塞條約似乎欺騙了人們的希望。

本次大戰是正爆發於凡爾塞條約的基礎上是人公認的事實。但戰爭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戰爭是終久要停止的。和平終要再度降臨到這爲戰爭而瘋狂的世界。那麼未來的和平究竟應該採取甚麼形式？維也那會議失敗了，凡爾塞條約失敗了。所謂了結一切戰爭的戰爭只不過孕育了新的戰爭。鑒於凡爾塞條約的失敗，鑒於上次大戰無數生命財產的付諸虛耗，人類至少希望這一次能够獲得一較永久的和平，而不只是戰前現狀的復歸。所以本次大戰開始不久，世界各角落裏便紛紛傳出了討論戰爭目標的聲音。許多學者，政治家，策士都在絞他們的腦汁研討怎樣使人類不至再蹈歷史的覆轍。

現在納粹德國已在歐陸獲得決定的勝利，但孤懸海外的英國仍在負隅頑抗，而且自法國戰敗後美國援英的空氣依然高漲，羅斯福公開表示：「美國運往協約國的物資將一星期一星期的增高起來。」最近英美驅逐艦與大西洋租借地互換的協定已經簽字，更爲英美共同體制實現的初步。截至目前止，雙方的活動仍只限於日趨激烈的轟炸，希特勒的總攻擊仍在準備中。德國的電擊師團，急降下轟炸機，降落傘兵和第五部隊雖極厲害，但其秘密既經洩露，是否仍能對海上堡壘的英國順利使用，且獲得與在福蘭得爾平原和在法國同樣的效果尚不能完全確定。而且德國在佔領英倫三島之後，是否即可以挾之以令整個英帝國，由於最近英國向美國保證海軍決不按降之語我們也可略見端倪。戰爭似乎要延長下去。

美國國際政治學之碩望，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伯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曾說：「這次的戰爭是一個世界的戰爭。至少兩個大洲上的政府正在參加這種被稱爲戰爭的大屠殺。這戰爭的結果將決定兩種文明，兩種生活方式，兩種政治理想，兩種社會秩序的執存執亡。」現在這兩種文明的代表者對於未來的新秩序正在展開一個激烈的論爭。在目下戰爭的延長期中，固沒有人能够臆斷那種秩序能够延到戰爭以後；但是無論那一種得勝，世界每一個人均將受到影響，我們並不想參加這種爭鬥，我們只想客觀的注視這新秩序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是逐步向甚麼方向走去。

凡爾塞的確給與人一個大的教訓。許多理想中的新秩序都是針對這教訓而發的，所以我們也應該知道凡爾塞究竟把些甚麼給與第一次戰後的世界。

凡爾塞條約是美大總統威爾遜之理想的產物。凡責咎凡爾塞條約的人大約很少不聯想到他，然而假若我們把一本歷史擺在面前，我們將黯然看見威爾遜如何將他的高貴理想——十四項原則，忍痛的在一群愚昧自私的政客之前一一的犧牲掉。被稱爲和約之主要精神的十四項原則實際並未在和約中徹底實現。國際聯盟是他的最後而且最高貴的理想。爲了他的實現，威爾遜曾不吝惜的壓抑了弱國的哀呼去博得大國的入盟。然而就在其成立後的第四年，北面法國軍隊開入魯爾區，南面莫索里尼炮擊希臘的科夫島，這偉大的機構立刻就充分證明爲一個因循遲緩，闕茸無力的巨物。固然沒有人能够指摘民族自決原則或國聯盟約涵義的不當，但其間悲劇乃在於二者都被利用爲利己損人的工具而其真正的價值並沒有絲毫的表現。根據民族自決原則，歐洲憑空增加許多小國，但其組成的次序是如此的複雜凌亂以至使整個歐洲成爲

「巴爾幹化」。歐洲的全面積不過是全世界面積的十三分之一，但由於凡爾賽和約的結果，在其上建立的獨立國竟佔全世界獨立國總數的五分之二。這些國家各有不同的野心與特性，各有不同的歷史與前途。他們的親善關係被戰後因經濟恐慌而高築之關稅壁壘割斷了，但是他們彼此的仇隙却因而加深。被困在一個緊束的關稅壁壘後面，他們只有利用他們僅有的主權努力羅掘國內已經肥剔過當的資源來維持本身的存在。甚至一個蕞爾小國也想盡力完成一個「奧太基 (Autarky)」。民族自決主義變成了國家自決主義。現代高度發展的交通技術與工業機構因到處壁壘的森嚴，而陷於英雄無用武之地。國際貿易的整個系統就這樣崩潰了，整個的歐洲陷於經濟的萎枯中。全體主義國家的基礎便建造在這上面。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因素是天文數字的戰債與賠款。上次大戰整個推翻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繁榮和原有的經濟交易的機構。大戰銷燬了歐洲無量數的資金，同時也招來了一個財富的大遷徙？美亞兩洲致富了。但歐洲却負了滿身的戰債。即就英國而言，英國在美國參戰前，因購買軍需品之故，出賣其在美國及其他中立國的財產凡在六萬萬鎊以上。美國參戰以後，由美國代墊購買軍需品的價款，因而負債達九萬萬鎊。停戰之後因美國堅決不肯取消這筆債務，於是英法便以之加倍的轉嫁於已經瀕於破產的戰敗國家。藉此機會，美國的銀行家更向凋敝的歐洲發出大批借款。在這借款發出的期間，一種虛偽的繁榮隨之出現。商人間也開始了一種盲目的競爭。然而等到債務者終於無力償債的時候，繁榮的迷夢破了。以一九二九年美國股票市場的一夕慘跌為始，經濟恐慌的狂潮便席捲了整個的世界。英國因此被迫再度放棄金本位，同時爲了貿易均衡，更先後採行英帝國內貿易優先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使輸入貨物的金額一時減低了二萬萬五千萬鎊左右，這種貨幣貶值和關稅壁壘的建立暫時固可以刺激國內的投資並減少鉅額的支出，然而究其極仍不過將英國本身的恐慌轉移到其他能力更薄弱的國家，而最後又反應到英國本身。當時英國本國情形確示一時之好轉，但歐陸德法等其他國家的不景氣却益形深刻。於是全歐各國的貨幣力量都不能支持，相繼加緊外匯的統制和貿易的限制，而關稅壁壘也就愈築愈高，其結果英國自己失去廣大的國外市場，國內失業，工場停閉等問題愈形尖銳而其他國的奧太基便逐漸成長起來。民主國家指責奧太基破壞了世界貿易，全體主義國家便把他們本身的恐慌歸之於民主國家壟斷了殖民地而要求世界資源的再分配。這樣就一步一步走上了本次的大戰。

在開戰後，英法與德國雙方都未積極宣明他們的戰爭目標。希特勒只說要打倒猶太人所製造的凡爾塞條約，要求正義的復歸。張伯倫則高唱打倒希特勒主義。但是所謂打倒希特勒主義的具體意義究竟何在，恐怕張伯倫，哈立法克斯和達拉迪諸人當時都茫然無以對。倒是英工黨左翼領袖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Harold J. Laski)在開戰後之十月十二日即著「英國工黨的戰爭目的」一文(見Nation Sept. 30, 1939)其中一語道破：「希特勒只是一種病態的象徵，而他本身並不是病態。我們要剷除希特勒，同時也要剷除產生希特勒的原因。」

在英國對戰爭目的表示最關切而所持理想亦最高的是H. G. 威爾斯。威氏除去著作一本「世界新秩序論」之外，自開戰後不久即不斷在英美報章雜誌發表文字。他曾於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一公開信要求各國人士無分男女一致參加公開討論這次戰爭的目的。他說在目前明白提出和平的實際條件是不可能的，但是抽象的原則却極爲切要。他自己曾擬定新人權宣言十點載於泰晤士報及本年三月份的「現代歷史(Current History)」，其要點如下：

- 一、全世界人民無論種別均有權享受營養，居住，衣着，醫藥各方面之充足的照護，以便心身方面都有得到健全發展的可能，自生至老永康健。
- 二、每個人均有權獲得充分的教育，以便成爲一個有用並且有生趣的國民。終其生他對於一切公開的學問都應有容易獲得的機會並且享受極端的言論自由。
- 三、他本人與其合法獲得的財產應由警察及法律保護，使不受私人之強暴，剝奪或恫嚇。
- 四、他個人雖可受其他公民的自由批評，但政府應保護其不受一切足以傷害他個人的虛偽言詞的侵犯。政府所有對於公民的紀錄都應對其個人公開。任何政府機關不能有關於私人的秘密檔案。所有案卷均應任有關公民閱看並可隨其請求而加以改正。這種檔案只是一種備忘錄，在未獲確證前，不能用以爲證據。
- 五、他可以從事任何合法職業並獲得爲其維持工作所需之報酬。他有權請求職業並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他可以提出謀業情形並要求政府加以考慮。
- 六、他可以自費遷徙於世界任何部份。其私人房舍或合理限度之花園爲其個人禁地，須得允許始能進入。他有權漫

游世界任何名山大川，林泉勝地，但須其游踪不至妨害該地之特殊功用，或危及其個人安全或侵犯其他公民之權利。

七、他有權在適合提倡公共福利之任何數量與條件下作為法律所許之任何買賣。

八、他除被證明為精神失常者外在未提起公訴之前不得拘押過三星期，在未公開審判前不得拘押過三月。若拘押三月期滿而仍未經法律之審訊或判決時應即予以釋放。

九、政府對任何公民除得其個人允許外不得施以停止生殖或割閉身體任何部份之手術，除為抑制其本人之暴行外不得施以體罰，侮辱或酷刑。政府不得囚禁公民於過度黑暗，光亮，靜寂或嘈雜使其心智感受痛苦之監獄，或其他有毒害或傳染疾病之不衛生處所，或與有傳染病之犯人同監。政府不得違犯公民志願強迫其進食或防止其絕食，或強迫其吞服藥餌。公民所受之最重刑應為十五年以下之監禁或死刑。

十、本宣言中所有原則及規定應正式製定為法典，俾益呈完美，並使人人有閱讀之機會。本宣言不得加以修飾並不得以任何理由為藉口而違犯之。本宣言包容以前一切有關人權之宣言，故為全世界人類之基本法律。

威氏是一個學貫天人的歷史學者。他熟知人類歷史演進的種種激流和潛伏勢力。他反對現在甚囂塵上之「歐洲聯邦」的觀念。他說現在正在一個歷史的轉形期中，稍一不慎即將墮入無底深淵，使文明為之倒退數百年；與其成立歐洲聯邦不如即成立世界聯邦，因為歐洲聯邦並不是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即曾產生一個歷史中最殘酷的內戰，而上面的十個原則則永遠為世界文明的精神所寄。他們此起彼爾遜遜的十四條原則也許顯得更高不可攀，但威爾斯對之却是具有十分誠意的。他渴望人類應該速謀一勞永逸之計。他拋開目前的社會經濟環境而毅然宣示他的理想。這也許是數十年來他研究世界和人類的超脫見解，也許是他的書生本色，但是在這人類的情感仍能被激起的時候，他的理想或正代表一部人的熱望。

但是事實上現在在民主國家間所謂歐洲聯邦的說法實佔着壓倒的勢力。歐洲聯邦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法國外長白里安在一九二九年即在國聯提議歐洲各國應該組成一個聯盟，當時未獲決議而流產。其後研究國際貿易的學者大多主張

歐洲惟有成立聯盟，一種與美利堅合衆國類似的聯邦，方可打消關稅壁壘和狹隘的國家主義使歐洲的經濟重行繁榮起來。前捷克大總統本尼斯 (Eduard Benes) 在其去年出版的「民主主義之今日與未來」一書中也標出：「至終惟有一種歐羅巴聯邦方是使歐洲免於全趨崩潰的惟一救葯。」同時他並說：「國家主義之過於誇大到頭來必毀滅了過於誇大的國家主義。」拉斯基在討論英工黨之戰爭目標時也說到：「和平如果成立，工黨將要求以民主主義的聯盟爲基礎立即改造歐洲。如此乃可以防止用戰爭爲國家主權之工具，完成有效之裁軍並結束一向破壞歐洲的繁榮使侵略者易於蠢動的經濟國家主義。工黨將設法確立殖民地之國際化及以建設大規模公共建築爲使戰時經濟轉入平時經濟之政策。工黨將堅執戰後之經濟社會問題僅能由各主要國家生產工具之社會化的機構解決。」

現在歐洲聯邦一語似乎已經成爲民主國家對新秩序的標語。在大學中教授與學生互相研討並且把他們的意見作成有系統的論文，報紙和雜誌中我們不斷可以看到關於歐洲聯邦的計畫或原則發表。隨着時間之推展，民主國政府也漸顯露成立歐洲聯邦的旨趣。英國的駐美大使羅西安爵士 (Lord Lothian) 是主張歐洲聯邦最力之政治家。他首先在紐約演說稱最低限度歐洲之一部組成經濟聯盟或至政治聯盟乃穩定世界秩序的必要條件。英外相哈利法克斯爵士繼之亦表示歐洲各國必須各自犧牲一部主權成立一個較有系統的聯盟，然後新秩序方能產生。其後英工黨領袖阿特李 (C. R. Butler) 也表示歐洲各國必須聯合一致，否則即將同歸於盡。現英國國內已成立一特殊機關專門負責搜集並推行「聯邦」觀念並發行「聯邦新聞」作宣傳的工具。除去了羅西安爵士之外英國支持聯邦觀念最力者爲阿斯特爵士 (Lord Astor)、名記者斯梯德 (Wickham Steed)、皮文 (Ernest Bevin)、著名小說家蒲立斯特來 (J. B. Priestly)、著名科學家赫胥黎 (Julian Huxley)、軍事專家哈特士尉 (Captain I. Hart)、等其他要人甚多。代表這一般人意見的標準著作是新聞記者斯特來特 (Clarence K. Streit) 所著之「聯合起來 (Union Now)」。該書出版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出版後因爲適逢大戰爆發，現在已成銷路最佳書之一。書長四百餘頁，詳闡歐洲聯邦之必要及其組織的概要。斯氏一班人認爲現代世界禍亂的病源在於國家各享充分主權，於是造成一種人爲的國家主義狂，不顧一切，惟一己之利害是驚。所有戰後各種條約，保證，聯盟，集體安全等制度之所以全歸失敗，其原因即在於他們俱不能超國家主權及自私意識之力而上之。在現行制度下，國際間解決糾紛的惟一辦法

只不過糾合各有關國的代表舉行一個政黨式的會議。這些國的政策只知盲目的推進結果必致兩敗俱傷的競爭。這些代表所代表者並不是一個個公民而是一群群眾，因而他們所代表的也是群眾的心理。個個有理智的公民所願意忍受的自我犧牲，對於一群瘋狂的群眾是不能辦到的。對於這種國家主義狂的症象，惟一的合理解決乃是以超國家的政權代替國家政權。但這並不是國際聯盟的重返，其方式不是各主權國的聯盟式或同盟式的集結而是各自由國共同成立一聯合政府，一種並非代表各國而是廣泛的代表個個公民的超國家政權。因為這個政權的最後統治者不是「無人性的團體」而是「有人性的個人」，故國家主義自然消滅而對國與國間的糾紛亦自能秉公辦理，同時因圖謀自存而生之各國間的競爭亦自歸無有。

在「聯合起來」中，斯特來特主張大部沿大西洋岸的十五個民主國應該立即根據上列原則聯合起來。他們是大英帝國（包括聯合王國，加拿大聯合自治領，澳大利亞共和國，新西蘭，南非聯邦和愛爾蘭），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其他國家如承認上面的原則，並得聯盟之許可者也可加入。聯盟成立後的主要任務是發行統一貨幣，創立中央銀行，廢除盟內的關稅壁壘和旅行限制，調整盟內外貿易，促進交通發展（特別注重航空事業之提倡），其後並應着手為殖民地及委任統治地等困難問題謀一基本的解決，並以廢除盟內各國國民的國籍，設立普遍的盟籍的方法解決各國國民的移殖及「生活空間（living room）」問題，同時並努力鞏固信用，減低失業恐慌，最後完成個人自由的完全解放。

聯盟的憲法規定設上下兩院。下院代表以公民數目為單位，每五十萬或百萬公民選代表一人。上院則以入盟國為單位，每國每二千五百萬人選代表二人。行政方面最高權力為五人會，任期五年或十年，每年改選其中一人，其中三人由民衆直接投票選舉，二人由上下兩院選舉。盟中總統或總理即由五人輪流擔任，每人一年或二年，由輪值之人自由組織內閣。五人有解散上下兩院之權，有改訂法律之權，有宣戰，議和，締結條約之權，盟內海陸空軍總司令即由五人擔任。盟中法官亦由五人指派，五人之外有最高法院，但改變憲法必須由公民投票。

斯特來特認為聯邦主義之精粹即在於一方面係代表大眾而另一方面則由少數握統制權。如是則所謂驕狂的群眾心理既可避免而個人之野心亦無所逞。至於一般人所云在民主主義之下民衆將趨於懶惰因循並且缺乏政治意志，聯盟主義者並不

承認。他們相信政治意志是由信念中迸發出來。聯邦主義雖以個人之價值爲主要基調，但一切真實宗教莫不皆然，若能具有信念，均可精進不懈，而且聯邦主義雖係代表個人，尊重人類自由及基本權利，但在自由所允許之範圍內可以採用任何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故絕對不至再蹈覆轍，流爲腐敗的布爾喬亞式的官僚民主主義。

據斯氏統計，上述十五國聯盟與樞軸國家相較，面積人口相差懸殊，聯盟方面人口總數爲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樞軸方面爲一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土地面積聯盟方面爲六一、五九九方公里，樞軸方面爲五、八六八方公里，而且全世界重要軍需原料資源及經濟命脈幾全在聯盟範圍之內，任何盟外國絕對無力發動今日之全體戰爭。如是民主國家即可在各方面穩執世界的牛耳。

自然，目前在民主國中，除去「斯特來特主義」之外尚有不少計畫比較簡略，規模比較狹小的聯盟主義，但其中要點不外放棄國家主權，變更選舉制度（以人數而不以國家爲單位），促進經濟統一，防止政治疆界成爲經濟壁壘等等，只是有人主張聯盟應以歐洲爲單位，包括德國在內，又有人主張在初步階段只包括意大利而將德國除外，他們所持各有理由，但俱不承認他們的計畫是幻想的。他們說至少他們的計畫並不比蘇維埃憲法，納粹憲法，法西斯憲法更爲託邦化。對於此點，只是英國邱吉爾首相的左右手蕭、達爾頓博士（Hugh Dalton）曾說過：「我不敢信美國願意把他們的主權和這古老的歐洲匯集在一處，反對這個計畫的人將有不少的意志薄弱者，自私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

最近德國軍事節節勝利，一個民主主義和平的前途已是黯淡，故議論亦趨沉寂，但是「聯合起來」仍在廣泛的流行着。尤以美國對於民主主義前途益爲關切。美國很多人認爲那種種計畫與提案在目前也許消沉一時，但戰爭一旦停止，一定會重行提起而且使很多人從夢中醒來。然而實際上世界的目光已經轉移到德國方面。

英法方面對於未來新秩序懷着一種迷濛的幻想，德國國民則懷着蓬勃的雄心。儘管英法怎樣反宣傳，據很多人說本次戰爭開始之時，德國國民即相信德國可操必勝。他們對於自國力量有深切的認識。他們確信「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渴望着力的正義的伸張。在凡爾塞和約簽字之次日，當威爾遜總統向國中拍電盛稱此次戰爭終於把個人專制主義永遠剷除的時候，德國的報紙也載出：「德國國民將再度奮鬥獲得其應有的地位。誓復一九一九年之血仇！」對於德國人一九一

四至一八的大戰並未終止，只是暫時的停歇，啻騰臥薪，以圖再舉。希特勒登台之初，納粹的突擊隊就高唱着：「我們今天克服了德國，明天世界便是我們的。」果然在短短的七年間，歐洲十個獨立國相繼倒在他們的前面，對這戰後的歐洲，希特勒究將怎樣完成他的使命呢？

第一，在本年五月底德軍在荷比大勝時，希特勒曾經表示本次和約一定要在門斯特(Münster)簽訂。門斯特乃是二百九十二年前威斯特斐利亞和約簽字之一個漢撒小城。由於這個和約神聖羅馬帝國便永遠從地圖上消滅下去。其後德國努力謀恢復，始終未果。這次和約要在該城簽訂，其意義即在標明第三帝國之真正開始。不過這個帝國的名稱也許一變而為德意志之歐羅巴(Europa Germanica)。

未來的「門斯特和約」中至少有兩點已經確定：(一)英國退出大陸，只成為普通商業國家而且他的通商系統要由德國參加。(二)法國降為二三等國家，賴德國以生存。希特勒深知對待一個戰敗的敵人只有兩種辦法：若不使其能力完全毀滅絕無再戰可能，即須以寬大為懷使其感恩而不再戰。如採第一條途徑，戰勝國一定被痛詆為野蠻的國家。採第二條途徑又一定會被譏為自殺式的慈悲。凡爾塞條約的失敗即由於民主國家沒有迎頭接受這種詆責與譏笑的膽量，於是簽訂了一個既嚴厲又慈悲的條約。慈悲得使德國尚能保相當實力，同時又嚴厲得使德國民眾永遠不能忘所受到的恥辱。希特勒決不屑重蹈凡爾塞條約的覆轍。他準備探的途徑已在月前的「德軍」新聞中預示出來：「全體的勝利後，隨之者必為對戰敗國的全體的毀滅，使其永遠消滅於歷史上。」英法的命運將封鎖在這段言詞裏。

其次，希特勒是否將索要賠款，現在無人能够確定。不過希特勒是主張要有代價的。據名記者涅克巴克(H. R. Kitchin-Kerboker)所云希特勒屢次宣明戰爭的責任不在德國而在英法，即預為將來索要賠款之地，而且他除索要本次戰爭的賠款並索回德國上次大戰所付之賠款外且將反向英法要求賠償第一次大戰德國所蒙之損失。德國上次賠款總數一百六十萬萬美元，因為當時英法的國富係三倍於德國，故德國要求英法對第一次大戰之賠款亦將為一百六十萬萬元之三倍，即四百八十萬萬元。本次大戰德國所要賠款大約亦在四百八十萬萬元，三數總共一千一百二十萬萬元為全世界存金額之六倍。但據涅氏云希特勒並不愁戰敗國無力償還此款。以此為理由，他可以設法沒收戰敗國所有土地，工廠，機械與原料。(見

Look, Oct. 10, 1939)

再次是索還殖民地與生活空間的問題。前一個問題的解決自爲當然之事，後者自希特勒合併捷克後，他的口號卽由「德國人必須由德國統治」變成「德國人缺乏生活空間」。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提出一個堅定的要求：使二萬萬德人在歐洲繁殖起來。殖民地的退還並不能解決如此龐大的歐洲生活空間問題。所以一般人推測希特勒或將使法國或東歐國家的國民讓出一部土地供德國殖民之用。不過這種殖民需要很長的時間。問題似極爲遼遠浩大，但據說納粹官方現正在考慮着。

最後，關於新秩序問題，在一九三四年之際希特勒卽和羅士寧 (Hermann Rauschning) 說(羅氏在今日刊行 Hitler Speaks 一書中載希特勒歷次與羅氏關於其未來目的的談話)：「除去一個具有奧大利，捷克斯拉夫，和西部波蘭的大德意志而外將來尚應有一種並無獨立政策，無軍隊，無獨立經濟系統的附庸國聯盟。在西方我將聯結荷蘭，福蘭得爾與北法，在北方我要造成一個丹麥，瑞典，那威的聯盟。——在東方我要聯結起匈牙利，巴爾幹諸國，烏克蘭，伏爾加河盆地和佐治亞。」現在希特勒所計畫的據說正是這一種「歐羅巴聯邦」，不過他的聯邦却迥非白里安或斯特來特所想像者，而是以樞軸國家，或寧說以德意志爲中心的國際社會，其中網羅所有戰敗國家及小中立國家，剝奪他們的一切實力，使其無論在軍事或經濟方面均無反抗的可能，而由德國單獨負起歐洲的保衛者的責任，那時德國的國際地位也許只有古代的羅馬可以與之媲美。但是最主要者德國人相信政治勢力是隨着經濟勢力而來的。所以他們也許不注重疆域的變遷，對於政府的組織也許認爲無關宏旨。將來比利時的國王也許回到他的寶座，或更獲得荷蘭的王位以爲報酬，其他的政府也許相繼建立，但是沒有一國能够獲得經濟的自由。據美國女政評家桃樂塞、湯姆孫 (Dorothy Thomson) 所云，希特勒的聯盟將以經濟聯盟或關稅聯盟的形式而出現，卽打破過去各國的關稅壁壘而創立起一個世界最大之自由貿易區域和統制經濟制度。在這區域內現共有四萬萬文化程度及生活標準甚高而技能優秀的白人，對這些人德國將實行他們最擅長的 *Coop-straumwirtschaft*，一種超國家的計畫的統制經濟。

負責起草這種計畫的是德國經濟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馮克博士。馮克會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柏林接見記者發表談

話，暢論他所期待的新歐洲經濟秩序。從他的談話我們可以得到一些一般的指示。第一，他說：「戰後德國將與意大利密切合作，集中兩國全部經濟力量共同再建歐洲。德國在戰前及戰爭期間所利用的經濟政策會使德國獲得鉅大的經濟勝利，現在德國將以之施於全歐洲。我們決不容許以前使德國經濟陷於最大困難的諸勢力的無統制的活動。」

所謂德國在戰前及戰爭期間特以大獲經濟勝利的政策固然極爲錯綜複雜，但是其主要內容不外對內實行嚴格的統制經濟，對外實行清算制度。德國自希特勒登台之日即實行統制經濟或戰時經濟（*Wirtschaft*）。對於國外貿易，金融保險市場均行嚴厲統制。至於工業方面，對於各業間的分工及供求的調節，對於貨物之存儲與賣買均依詳密計畫，加以管理。勞工方面更專門設有勞工部及德國勞工信託會統制工資，照護工人環境，廠方不得減低工資，工人亦不得擅離工廠。七年以來，逐步推進，始終不懈，故德國的工業早已入戰時系統，人民的戰時經濟亦早已組織就緒。一旦大戰爆發即可發動全部力量與敵人以重大打擊。去年開戰前夕之八月三十日德國又成立德國內閣國防會議，以戈林爲主腦，各地官吏均受其支配。各地並設地方經濟局，深入社會各部門，負責統制一切經濟機構之活動。統制經濟遂達到最高度的發展。

但是國內統制之進展全賴外匯及國外貿易的嚴格管理爲基礎。關於此點，我們不能不提以經濟界拿破崙自命之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在上次大戰時爲駐比財政長官，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馬克之狂跌却是他一生最重要之時刻。平時每一金鎊可換二十馬克而那時每鎊竟折合一千五百萬馬克。坐一次電車須要五十萬馬克。在萬難中沙赫特被任爲幣制局總裁。他以堅定的頭腦和嚴酷的手段與一切困難奮鬥。結果居然在一星期內穩定了馬克的價值。其後十年他始終任中央銀行總裁，希特勒登台時，他正在主持五年計畫，從事國內工業之整理。當時因國社黨初握政權，國外感情極壞，德國既需一面購入大批原料，一面爲其高度發展之工業製成品尋求市場，同時又無黃金準備，一時貿易情形極爲惡劣。於是巧妙的清算制度乃應運而生。所謂清算協定，除去專家以外，很少人能够明瞭是怎樣運用的。即使最簡單的協定其條文也是非常繁冗而且其解釋與應用亦隨時隨地而不相同。但是他的原則却是易於解釋。假若甲有一把手鎊，閒置無用，但却需要一輛小車，乙有一輛閒放着的小車但却需要一把小鎊。於是甲說那麼讓我們不必管車子與小鎊的各自價值，乾

乾脆交換一下好了。這樣就成功了一個清算協定。注意不必管車子與鑷子的各自價值一個條件。假若你能用一把鑷子把你鄰居的嶄新汽車換了來，你便締結成功了一個最理想的清算協定。不過這種清算協定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締結的。其先決條件在於你的鄰居沒有其他地方去出脫他的車子的時候，他纔肯把車子和你交換。一九三四——三六年的歐洲却正好給與沙赫特一個發展這種制度的好機會。那時正當世界經濟恐慌正深的時候，因為奧大瓦會議的結果，英國又採用了所謂帝國內優先制，帝國以外各原料輸出國大受影響而尤以巴爾幹各國爲最。恰巧一九三五年國聯又宣布對義經濟制裁。巴爾幹各國既失了義國市場，各種原料均堆集如山。沙赫特既得此機會乃遍遊東南歐各國。其時德國對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都是債務國。原因是歷年各國對德國輸入貨物，德國都無外匯付還物價，積累起來總數已達一萬萬馬克以上。沙氏此行表面上係報聘性質，實際上乃提出「以貨償貨」的辦法。當時德國以軍火爲其主要輸出品，沙氏遂表示各國若不肯接受軍火，則債務只好永遠拖欠。各國以貨價既無法撈還，權以軍火補償，未嘗不聊勝於無，於是德國也就不名一文而坐得所需原料。

但清算協定的祕密並不只此。其利益全在運用的繁複與附帶的條件上。如只以一輛車子直接抵一把鑷子，自然無須計算，更無所謂清算制度。實際上這種制度之運用多是以某一時期內某國某種貨物輸入之總價經過雙方銀行來清算。因此貨幣仍不能不出現。普通清算協定多在第一項中規定原料商人出售貨物，索還物價時應接受購買國的貨幣，即馬克。德國普通馬克根本是封鎖的，原料商得之惟有仍用以購買德國貨物。如是數目愈積愈多，有時德國貨物亦竟供不應求。賣主爲了避免損失，欲罷不能，只有接受德國任意給與的貨物。某一時期德國竟以四萬隻手風琴作爲償付保加利亞大批煙草的代價，以總量足供南斯拉夫十五年應用之阿斯匹靈換取南國的小麥。尤其苦者，關於機械一類貨物，一旦使用德國出品，則以後必須源源倚賴德國供給零件，有時甚至須將以前非德國出品之機械拆去，否則補配零件極感困難。其次清算協定亦多附帶規定貨物的價格和兩國貨幣的比率，故馬克價格雖然低落，貨價不能相反的高漲，受損失者仍是原料商。總之清算協定隨時間之進展終必可將力量薄弱之原料輸出國拖入德國的經濟系統，仰望德國的鼻息並無抵抗能力。德國最初所恃不過一大批協定和一大筆債務，並不藉一文外匯而儼然爲各國的盟主。

根據馮克的表示，歐洲的新經濟體制也許要依據上面的輪廓而建築起來。德國將製就綿密的計畫重行調整歐洲的經濟生活，規定一切供求的關係。重工業將集中於萊茵一帶，法國將成爲農產及製造精製品的區域，也「還可以製造女人的服裝和手提包。」巴爾幹將專爲歐洲的穀倉和油庫。然後是一大批複雜的清算協定和統一的幣制把他們聯結在一起。馮克在同一談話中曾提到下面的話：

「由於農業與工業經驗的交換，食料品與原料品均可望達到最高的生產量，同時並可完成歐洲的合理的經濟分工。……」

「由於經濟的各部門（貨幣，信用，生產，通商及其他）的合作，歐洲經濟團結的信念必可加強。」

他又說：

「以向來歐洲所利用的二國交易方法及清算協定爲基礎，將來更要進一步走向多邊的經濟交易和各國間彼此清算的制度。這樣，各國將通過這個清算機關而進入於互相調整的經濟關係。」

其次關於貨幣和黃金問題，桃樂塞、湯姆孫曾預測：美國的黃金在歐洲看來也許將不值一文，國際的貨幣將是一種統制的貨幣——德國的馬克，對歐洲以外的貿易將以交換協定行之。紐約泰晤士報六月十五日的柏林通訊也說：「現在馬克已成爲九個被征服國家的法幣。任何旅客如有德國證明書可以通過十個國境不必護照及檢查。德國自稱這是有史以來所未有的，並說對於一般懷疑在德國的統治下，歐洲將要變成怎樣的人們，這事實當可以使他們恍然醒悟。而且現在德國財界已在研究所謂「標準幣」問題，由樞軸國家監督發行用以代替現在正在通行而一出國門便等於廢紙的五十餘國國幣。這種「標準幣」自然不以黃金爲準備而是以參加發行各國的工業出產及勞動總量爲準備的。」關於此點馮克在其談話中也說：「美國以保有的金塊作甚濫用，我不得而知。金塊決不能成爲歐洲通貨的根柢，因爲通貨並不是依賴金準備的而是依賴國家的經濟組織所給與他的價值。金是否爲決算各國間支付帳目的有效手段，那是另一問題。然而我們決不採取依存金的政策，因爲把那自己力量不能決定其價值的金與一國的通貨聯合，那是愚蠢的事。……如今即使把美國的金塊運至大西洋用德國炸彈永久擊沉在海底，對於人類經濟生活也不會發生甚麼變化。」

現在全世界黃金共值二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美國現具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約為全世界存金總額的百分之六十。而且隨着戰爭的演進，黃金仍在不斷的向美國流入。這種黃金集中的威脅，美國早已感到。參議員凡登伯 (Arthur H. Vandenberg) 在修改中立法時曾致函財長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特別提出所謂「現金本國船」條款是否將招致美國對於黃金的獨佔，因而影響各國之重返金本位及美國存金的根本價值。除凡氏外，並有多人懷疑各國是否心懷叵測，希圖把黃金盡量向美國傾瀉，待傾瀉完了時，便一旦宣布採用德國一向所用的「無金制度」。參議員瓦格納 (R. F. Wagner) 也曾向摩根索警告是否美國儘量收買黃金，將來會陷於侏儒飽欲死的程度。然而事實上美國只有坐視黃金存量的增長。因為鉅額出超的原故，美國不能停止在國際市場上收買黃金或是減低黃金的價格。二者都會使美元價格增高（除非其他各國貨幣同時增長）因而引起國際滙兌市場的大亂，同時影響到美國的輸出貿易並使美國國庫蒙重大損失。一九四〇年前三個月中美國因出超而得之黃金共值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假若美國不將他的黃金出借，則將不能繼續維持他的出超地位。如果出借黃金，結局仍須使輸入超過輸出，各債務者方有力償付利息。馮克在其談話中也曾指明其癥結：「爲了扮演再安定世界經濟的角色，美國必須放棄世界最大債權國或最大輸出國的地位。二者是不能並立的。如果美國是最大債權國，則不要努力獎勵輸出，並有組織的防止輸入。……：如果美國要重新分配現在無用的黃金，他必須提高美元平價。這對於美國經濟制度必將招致鉅大困難，但黃金却可因此流出美國——易言之，即美國將成爲其他各國出口的良好市場。貨物將開始大量的流入美國。不過這種辦法是否能實行將視美國的民主政府究竟有多大毅力來推行而定。」美國本身對此亦有覺悟。聯邦研究所研究統計部主任戈登維塞會說：「這問題的最後解決繫於世界安定與國際貿易的恢復，同時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合理化亦有關係。」經濟學者比德爾也說：「假若美國欲享過去百年來英國所享的地位，我們便必須接受債權國的角色，調整現在的關稅政策。這也要看我們願意協力促進世界和平和政治信賴的程度而定。」總之，德國領導歐洲廢棄金準備對於美國必有重大影響，因而發生遙遠的波紋。據聞現在國際市場中已有要求以貨物及代表實際資產之公司股票爲支付手段者，黃金的將來地位也許被貨物代替。西班牙某作家曾預言謂數萬年後的人類對於他們祖先所用的貨幣，信用等名詞的意義恐怕需要專門學者的考訂。現在也許是

貨幣意義轉化的初步吧！

馮克並且提到歐洲自給自足問題。他說：「歐洲也缺乏某某種生產物，我以為新歐洲將來的經濟不會成爲完全自給自足經濟，依然與世界經濟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尤其希望德國的高度發表的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上能夠與原料品交換，然而這是有限制的，易言之，爲防止新歐洲的經濟圈依賴其他經濟圈的弊害起見，必須時常考慮到新歐洲在遇有意外之變時應擁有一切重要物資，決不仰他人鼻息。」據桃樂塞、湯姆孫在紐約先鋒論壇報中所寫，德國人已預測在未來的一個時期，美國一定要與之斷絕交易，因爲黃金既然廢棄而特交換制度德國又並無美國大量需要之貨。但德國也正要藉斷絕交易以窘弄美國。因爲美國將失去西半球的原料品與農業品的市場，而且並法國的名酒與香水亦不能享用。如此則美國將逐漸失去其經濟獨立性而成爲德國的一個經濟殖民地。德國將以高度工業品換取美國南部及中西部各省的棉花，小麥及其他各省的礦產。同樣的德國對南美也將以「抵貨」爲恫嚇使其就範。

新歐洲將不干涉私人企業，但是他的主人必須是傾向納粹而能與納粹合作的。特殊的贏利將被課以重稅，遺產稅率亦將增高，使任何人子女所得除勉足維生外毫無盈餘。同時納粹更絕對不許人間居浪費精力。富人子弟亦須工作，凡勤苦學生均可自由受得較高的教育。

馮克在他談話之最後一段說：

「這種歐洲諸國的結合將對國際經濟系統中之任何經濟合作一個歐洲經濟利益的良好代表。這樣一致團結的歐洲，不許歐洲以外的國家施以政治的經濟的壓力。這歐洲站在平等的基礎上任何時都可以與其他國家通商。這時將發揮全歐大陸的經濟實力。我在草擬這計畫的和平經濟中，對大德國將保障最大限度的經濟安定，對德國國民將保障消費最大限度的物資以及增進國民的幸福。全歐洲的經濟將向着這目的結合。」

德國人並預言：到最後歐洲將成爲一個人間樂園，每人都克享有汽車，無線電，家宅，薪金照發的假日，便宜的旅行，包括海上游艇在內。

以上是世界兩大思想勢力對於新秩序的期待。然而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在戰爭終止以前，無人能臆測新的和平

秩序是否將如他們所預言的，也許在戰爭正酣時，兩個勢力的領袖忽然覺悟戰爭之愚蠢，於是放下干戈，關起會議室的大門——又是一個凡爾塞。但是我們可以把握得住的是我們現在正處在歷史上某一個階段的末期，世界的經濟現正向一個新的方向轉去，而這次的戰爭就是一個新時代產生的陣痛。所謂民主主義的經濟秩序對於人類確會有過他的功績，確曾給世界帶來了一個長時期的繁榮。然而這種經濟秩序，以自由及個人創意為基調的經濟秩序，却並不如十九世紀自由經濟學家所云永遠是一種最好的秩序。過去十年來國際的禍亂現在已經被許多經濟學家確認是由於盲目競爭所產生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所招致，換言之，也就是由於經濟自由的濫用。人類的文明是不停的演進的。民主主義的經濟已經自己造成了一種超人的力量在阻礙着人類的進化。經濟學家大致公認失業問題和一部生產工具的閒置是自由的工業制度的必然產物。但是「想工作而不得」乃是人類最大的不自由，也是一個最高貴的人權的剝奪。有時民主主義學者用「失業保險」，「失業救濟」等藉以安慰他們的良心，但他們沒有想到多少創造的精力因此而浪擲。人類財富的集積與幸福的增進只能藉不斷的生產獲得，並不能由限制生產而將有限的生產物作一比例的分配，即為滿足。統制經濟之出現即是一部國家，親見這種因經濟無政府狀態而日趨頹敗的世界，奮勇起來和他們奮鬥的一種嘗試。他們犧牲了一部舊經濟秩序的生活標準，但是把經濟生活整個的在一個較小的國家基礎上組織起來。這種制度的實際價值也許我們還不熟悉，但是德國的四年計畫與蘇聯兩次五年計畫的實績却在我們目前。開戰一年以來，這種經濟勢力較過去十年有更飛躍的進展。英國是最嫌惡統制經濟的國家，然而在開戰以後即陸續與南美，巴爾幹各國竭力進行締結秘密的清算協定。荷比大敗之後，又將所謂緊急國防法(The Emergency Powers Defense Act)於一百六十三分鐘之內匆遽的通過兩院。送請國王簽字而立即施行。邱吉爾已不啻為英國的獨裁者。固然許多人答應這不過是一時的措置，然而事實的表現却似正向另一種趨勢走去。現在英國內閣兩位巨頭，一是農業部長賀得孫(Robert Hudson)，一是經濟作戰部長蕭，達爾頓。兩位都是英國的上等階級出身，兩位都代表一切英國傳統的議會政客，然而兩位都不相信民主主義與計畫的統制經濟不能並存，反之，他們都確信如果不行統制經濟，民主主義恐不能存在下去。賀得孫在兩年以前即主張英國應仿德國之前例，將國外貿易組織起來，與德國對抗。本次開戰後他先就任海外貿易部長，因得盡力將其主張見諸實行。達爾頓原在倫敦大學任經濟學教授，多年來即是著名主張統制經濟的學者。他又是目前最有力的英國貿易協會的經濟顧問，會

著「英國之實用的社會主義」一書，書中是一個詳細的統制與計畫的經濟草案。在一個戰後疲敝的世界，這種趨勢更似必然。英國觀察報的主筆曾寫道：「將來我們不變成納粹即將變成國家資本主義者，因為十九世紀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將不能應付第二個長期戰後的需要。」倫敦泰晤士報在討論英國對於和平的態度時也曾說：「美國人應覺悟，戰爭完了時，所有歐洲的國家經濟，在其原質上，都將是統制經濟。目前的統制不會像一九一八以後大部因美國之請求而消滅。」

總之，這次戰爭如果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麼目前雙方的一致趨勢是要打倒狹隘的國家主義，取消關稅壁壘，把疆界推開，使無數個國家經濟變成一個地域經濟，若不是世界經濟的話。固然人類不會再叫此次戰爭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但每個人至少都在如此希望着。美國歷史學者房龍(H. W. Van Loon)在他的「人類的家」中會有下面一段話：

「……一切活的有機體之中，惟有「人」是仇視他的同類的。狗不吃狗，老虎不吃老虎——甚至那可厭的土狼，也是和他的同族和平相處的。但是「人」要仇恨「人」，「人」要殺「人」，且在今日的世界，每個民族最所關心的任務，就是準備將來再去屠殺他的鄰人。」

「我們按諸創造萬物的大法典，其第一條就是要同族的各員之中維持着和平和善意，如今對於這條法律既已公然破壞，那麼人類不久就要有完全毀滅的可能。因為我們的仇敵是一遲在窺伺着的。如果我們人類不能勝任或不願任這萬物靈長的職務，那麼儘有許多別的生物會出來補這個缺，而且我們往往感覺，彷彿一個由貓，狗，象，或者比較高等的昆蟲(而他們是何等的熱心伺候着機會的啊!)統治的世界，也許要比如今這個被戰鬥艦和攻城炮裝得頭重腳輕的行星要強得多吧。」

「那麼該用什麼方法來打開這種可怕而又可羞的事態呢？」

「我們要尋得那條真正可以自救的路，固然需要時間，需要數百年遲緩辛勤的教育方可達到。但是那條路立刻可使我們發生一種自覺，自覺我們大家都是同一行星上的同伴的旅客。我們一經把捉着這個絕對真理——我們一經認定這個行星好歹總是我們共同的住家，再沒有別的地方可作住處——那麼我們對於一切困難所基的那個可怕問題的解決，就算已經走上最重要的第一步了。」

讀了房龍的話，我們衷心希望這次戰爭已把我們引上了那重要的一步。

中國溝渠史料

盧傑

中國溝渠制度。見於周禮遂人：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又稻人職云：

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爰作田。

此治野蕪田之溝洫。爲後世談農村水利者之圭臬。其都市河道溝渠之設置。見於考工記：

匠人營國。爲溝洫。竇其崇三尺。鄭注：『宮中水道。』疏云：『言爲竇通水。高不得過此。』

又地官載師注曰：

王畿內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疏云：『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

又管子度地篇曰：

內爲落渠寫。因大川而注焉。注云：『謂於都內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

蓋是以言。則古人經營都邑。於此未嘗不重視之也。惟溝渠與河道初無甚大區別。所異者。僅在濶狹之不同。蓋溝渠雖爲流惡之捷徑。然必藉大川以傾寫。而更賴大川以冲刷。如清代北京之溝渠。其口均與河道潛通。上游則有玉河以

貫注。下游則有大通河爲之宜洩。故每一疏濬。河道溝渠。同時並舉。卽此故也。然河渠之功。除洩霖滂。流污穢。調空氣。便汲引之外。其主要因素。仍在轉漕運。通財貨。防不虞。

朱文公吳帝神道碑：「：城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瘵。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

嘉慶四川通志二十三：宋吳師孟導水記：「成都之中。皆可行舟。……其五門之南江及錦江二水之名爲最著。而渠稍廣。且汙濘填闕。或濺或漶。則編戶夾街之小渠可知矣。間有鬱攸蓄。以無水故。難於撲滅。曩雖以壅貯水爲備。然器小而易壞。非應猝救焚之具。放水不足用。當平居無事時。追郵氣象。湮塞之生疾。而火災之爲害興。」咸淳臨安志三十三：「清波門外水口。其始導湖由聚景園。經張府小寨。分爲兩路。並通流福芳井。折入左司理院前。乃置陂池之。以防虞。」

向前書三十五：「湖水所過。皆闔闔曲折之間。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澆灌。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

向前書：「又因申儆防虞。復命說友卽和寧門外河之上流開淘。爲積水計。自登平橋至六部橋。凡四十丈。海子口居四之一。甃砌板築。置水閘。關水門。工役一視諸河而有加焉。」

乾隆濟源縣志十八：「段志熙字百惟……開藩兩浙。……杭城民居稠密。而竹籬板壁。不戒於火。延燒千百餘家……志熙爲捐修沿城石塘。並濬城中河道。」

盧熊蘇州府志：「吳郡號稱澤國。因震澤巨浸。東接五湖。又東注入城闔。縱橫交流。居民賴以灌漑。凡舟楫輿販。悉由是而旁通焉。」

姑蘇志：「支川曲渠。吐納交貫。舟楫旁通。井邑羅絡。則未有如吳城者。」

是以漢西京溝渠之盛。實不遜於今日之北京。

漢舊儀：「長安城十二門九市十六橋。」築城中有橋。必有河道。

三輔黃圖六：「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礪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

水經注十九：『昆明故渠逕青門外與汝水枝渠會。渠上承汝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卽漢書所謂王渠者也。』

漢書王嘉傳：『哀帝爲董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注：『蘇林曰王渠宮渠也。猶今御溝。』

漢書劉屈氂傳：『血流入溝中。』顏注：『溝、街衢之旁通水也。』

三輔黃圖六：『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上也。』

漢武帝鑿龍首渠。是爲井渠之始。亦卽暗溝之先河。後又行於塞外。此法遂傳入歐西。

史記河渠書：『於是爲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案梁任公先生謂此卽陰溝。見所著中國都市小史。

法人伯希和君。謂中國之井渠。與波斯地下水道相似。疑自波斯傳來。王靜菴先生因作西域井渠考。據史記所載之龍首渠。證明此法原發生於中土。漢通西域。塞外乏水。因施於塞下。遂傳入波斯。（見觀堂集林十三。）

洎後東都洛陽。亦盛行之。曹魏時有所損益。至東魏太和中。凡四百餘年。其溝石曾無毀壞。

洛陽伽藍記一：『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

魏略：『明帝青龍三年。起太極殿。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案水經注云：『井悉以珉玉爲之。以縑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瓌焉如新。』殆井渠也。

水經注十六：『陽渠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曾無毀壞。又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遂因用之。』

鄴都之河渠。唯長明溝爲最著。亦曹魏所創。東魏孝靜帝因爲萬金渠。

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秋九月。作金虎堂。鑿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水經注十：『鄴郡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堰下。注之涅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魏都賦：『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注云：『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

魏書一〇六地形志上：『鄴石竇堰。有南部、右部、西部、天平（東魏孝靜帝年號）中決漳水爲萬金渠。今世號爲天平渠。』

六朝之南齊。於建康引湖水爲溝。

南齊書六明帝紀：『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宮。行水溝左右。』

北朝之後魏。於雲中引渠穿池。

魏書二太祖紀：『天興二年。起鹿苑於內臺陰。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宮城內外。』

同前書：『天興三年春三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漁池。』

同前書：『天賜三年夏六月。築澤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

降及隋唐之兩都。河渠猶衆。

唐兩京城坊考四：『龍首渠一名灑水渠。隋開皇三年開。自東南龍首堰下。支分灑水北流。至長樂坡……貞元十三年又自永嘉之西北。分支至大寧宮前。』

同前書：『永安渠。隋開皇三年開。亦謂之交渠。』注：『唐會要元和八年。修城南交渠。』

同前書：『清明渠。在永安渠東。亦隋開皇初開。引汝水。』

同前書：『漕渠。天寶元年開。』

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秋七月。辛亥。宴五品以上於飛霜殿。引水爲潔滌池。』

同前書：『玄宗開元十九年夏六月。詔修兩都街市溝渠橋道。』

同前書：『代宗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禧門入苑。濶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御安福門以觀之。』

中朝故事：『駱賓王詩。楊溝連鳳闕。』

張說獨孤公燕夫人李氏墓誌：『永寧里。先人之舊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嶽嶻。』案以上長安。

唐六典七：『東都城隋煬帝大業元年造。洛水貫都。有銀漢之象。』

御覽：『隋煬帝遷洛陽於故周之王城。即今東都城也。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唐兩京城坊考五：『通津渠。隋大業元年開於午橋莊……由厚載門入都城。』

同前書：『漕渠。本名通遠渠。隋開。』

同前書：『魏王池。與雒水隔隄。此池與雒水潛通。』案此陰溝也。

同前書：『通濟渠。自苑內支分穀雒水。流經都城通濟坊之南。故以名渠焉。』

同前書：『運渠自都之東。西北流至外郭之東南隅。屈而北流。經永通建春門外。又屈而西流入城。』

同前書：『灑渠自修義坊西南流入外郭城。過宣仁門南流。經歸義坊入漕渠。』

同前書：『洩城渠。自含嘉倉出。循城南流。至宣仁門南屈而東流。經立德坊之北。至東北隅逸其坊。屈而南流入漕渠。』

漕渠。』

同前書：『寫口渠。自宣仁門南枝分洩城渠南流。與皇城中渠合。東流入漕渠。』

韋述兩京記：『自端門至定鼎門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時種櫻桃石榴榆柳。中爲御道。通泉流渠。』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罷杭州歸雒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爲池上篇曰。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角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

兩京記：『白居易宅在履道里西門。宅西牆下臨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案唐六典二七都水丞條云：『其應入內諸水。有餘。則任王公公主百官家。節而用之。』蓋白氏引伊水渠之水注其宅也。

唐律疏義二六：『其有穿穴垣牆。以出污穢之物於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案唐兩京坊外皆有溝渠圍遶。如白氏第即其一例。而穴牆出穢。易致壅塞。故直出水者無罪。以上洛陽。

五代時南唐都江寧。貫秦淮于城中。其溝道至明猶存。

明陳沂金陵古今圖考：『石晉天福元年。爲吳天祚二年。徐溫假子知誥。篡吳。以金陵爲西都。改金陵府爲江寧府。遂以府治爲宮。以城爲都。國號唐。復姓李。更名昇。城周二十五里。北近六朝都城。南貫秦淮于城中。西據石頭。卽今石城三山二門。南接長干。卽今聚寶門。東門以白下橋爲限。卽今大中橋。北門以玄武橋爲限。卽今北門橋。橋所跨水。皆昔所鑿城濠也。今通濟三山水關。卽當時淮水出入處。青溪九曲。至是爲築城絕其流。今竹橋下水西入舊城濠者。乃自潮溝從西南流之故道。自舊內傍南流。經淮清橋。合秦淮者。則內所存之一曲。內橋之北。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至小虹橋。此宮城之限。內橋南直抵聚寶門大街。卽當時御街也。按志。宮前御街傍夾大溝。雜植槐柳。臺省相望。今溝猶存。』

迨及趙宋。溝洫尤爲發達。明李濂著汴京遺蹟志卷七。言之極詳。文繁不錄。茲節宋史及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數則。以見其概。

宋史九四河渠志：『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眞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

東京夢華錄一：『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中曰汴河。……東北曰五丈河。……西北曰金水河。』

同前書二：『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濶二百餘步。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爲御道。朱杈子之外。黑杈子裏。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

靖康以後。遷都臨安。地毗西湖。河道之外。井渠暗溝尤盛。其井渠爲唐李泌所刱建。白樂天復加開浚。入宋屢經修

葺。

案臨安城內有大河道。小河道。見宋吳自牧夢梁錄。文冗從略。

咸淳臨安志三十五：『城中四河。茅山中廢已久。而鹽橋河。市河。日納潮水。……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闔閭中蓋十四五里。』

同前書：『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皆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

同前書：『乾道四年周安撫濬出公帑錢。大浚治城內外河凡六千二百五十丈。』

同前書：『咸淳六年。朝廷命安撫潛說友措置開修。且斥幣餘庚其費。一自斷河至清湖橋凡四千二百一十尺。一自觀橋西至楊四姑橋凡二千三百三十五尺。淺者浚。狹者拓。圯者築。闕者補。楫以堅木。甃以巨石。欄垣門步。煥然一新。徑術坦夷。人行砥上。斷河地連吳山。每大雨。流潦挾草壤雜至。乃卽其處穿海子口。深三丈餘。置鐵窗欄以灑之。使浮穢不入於海。置澄水閘以限之。使惡流不入於河。夾河人家。濯清挹潔。與濱湖無異。』

李季譯馬可孛羅遊記第二卷七十六章：『杭州城位於一淡水湖上。一方面的水甚爲清徹。另一方面有一條河經過。由無數大小運河引其水入全城各處。使一切污穢流入湖中。終注于海。除去陸上交通外。又有這種水上交通。可以達到本城各處。舉凡運河與街道都甚寬廣。使船與車載運居民所必需的物品。容易通過。』

夢梁錄七：『鑄子井橋。永安橋。石橋。此三橋俱不通舟。湖水溢于橋下暗溝。注于曲阜橋下流出。』

馬可孛羅遊記第二卷第七七章：『城中大街用石頭和磚塊鋪砌。每邊十步寬。中間鋪沙子。並設有拱形的陰溝。以便將水輸入鄰近的運河中。故街道常是乾的。』

夢梁錄十三：『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渠。』

咸淳臨安志三十三：『自相國井而下六井。始唐刺史李鄴侯。以郡城水泉惡。引湖水以便民汲。白樂天復加開浚。』

唐書白居易傳：『居易遷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浚李泌六井。民賴以汲。』

白香山集五十九。錢塘湖石記：『錢塘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

蘇東坡集三十一。錢塘六井記：『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湖。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牖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牖。此六井之大略也。』

咸淳臨安志三十二：『紹興十九年以西湖近穢濁壅塞。詔郡守湯鵬舉措置。遂用工開撩。及修砌六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閘板。量度水勢。通放入井。』

同前書：『乾道五年周安撫淙奏。臣竊惟西湖所貴深濶。而引水入城中諸井。尤在涓潔……深慮歲久西湖愈狹。水源不通。臣近已重修諸井溝口了畢。』

其時溝渠之盛。已如上述。然更有二事。極應重視。其一卽爲井渠之構造係用石瓦竹木等。製爲空筩。盛以石槽。更於相當距離。並有淘洗。沉澱。排惡諸設備。思慮之周密。視今日之給水工程不少遜。實中國文化史上極燦爛之一頁。

東坡奏議集八。乞子珪師號狀：『勘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遵。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製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浚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博。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浚。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鋼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挖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偏一城。軍民相慶。』

咸淳臨安志三十三：『乾道四年。周安撫淙重修諸井。時坡所刻記已廢。迺復刻諸石。且識其後。今又百餘年。所謂惠遷井者（案卽僧子珪以瓦筒引水之井。惠遷者。子珪之賜號也。）石勸流壅。泥不可食久矣。頃嘗修治。乃反以木爲管。

苟簡特甚。」

同前書：「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乃更作石甯。袤一千七百尺。深廣倍舊。外捍內鋼益堅纘。然後水大至。每五十尺。穴而封之。以備洶浣。且於水所從分之處。浚海子口以澄其源。井之上覆以巨石。爲四穿。以便民汲。南爲溝以達於金文橋之河。俾船水以售者取焉。又別爲溝疏惡水行於路之北。所以爲井慮者備矣。」

盧鉞咸淳重修六井記：「……惠遷者。溝低於河。泥不可食。寬舊用木。歲久輒壞。迺培而高之。復治石爲渠。以尺計一千七百有奇。表捍裏鋼。既廣既深。水始大至。覆之巨石。而竅其上。可用汲。流溢而南。注於金文橋之河。舟者載以粥焉。民且鑿水矣。然猶慮衆流之合汙也。迺浚受海水。以澄其源。迺鑿別溝以疏其惡。」

其二則爲宋代都市長官。爲便於後人疏浚計。嘗刊圖記於石。如席益之成都溝渠圖。及宋平江圖是其例也。惟前者已不存。後者今猶完在。觀圖中溝派交通之蹟。各隨徑術。枝分脈連。足可藉以追溯唐漢都邑之規模。其價值不在唐賈耽之禹貢圖以下。

嘉慶四川通志二十三宋席益淘渠記：「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其餘小渠。本起無所考。各隨徑術。枝分根連。同赴大渠。以流其惡。……大觀丁亥冬……後三十年。益忝世官。以春末視事。……引江水入城如其故。……今歲繪爲圖以從事矣。圖可據乎。皆曰圖如不可據。則時雨旣降。必有受弊之處。今積陰每霽。衢路如汎掃。是圖之功也。益曰。邑之有溝渠。猶人之有脈絡也。一縷不通。舉體皆病。按圖而治之。則毫無敢鬱滯者矣。益刊圖以示後之君子。如志於民。意誠而令信。於斯圖也。將有考焉。」

宋平江圖石刻。在今吳縣文廟。近人王君憲著宋平江城坊考。謂此圖刻於紹定二年。案席益於紹興二年曾任吳郡牧（見吳郡志）。未審與此圖有無關係。待考。

金源崛起東北。嚮慕中原文化。滅遼侵宋。據有河北。爰建都於燕京。強效華風。街衢溝渠。設有專官。而馳道御溝。純爲摹仿宋之汴京者。

金史百官志：「街道司管勾。掌洒掃街道。修治溝渠。」

范成大攬轡錄：「宣陽門中馳道甚濶。兩旁有溝。上植柳。煬王亮始營此都。……強效華風。往往不遺餘力。」案張棟金樓圖經云：「亮欲都燕。先遣畫工寫京師（宋汴京）宮室制度。至於濶狹修短。曲盡其數。」又宋汴京御溝見東京夢華錄。

元自世祖。肇建大都。宮庭壯麗。擬跡古昔。金水通惠。有銀漢之象。而積水潭其總匯焉。

元史河渠志：「金水河出於宛平縣玉泉山。流至和義門南水門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

舊聞考引析津志：「通惠河水門在和義門北。金水河水門在和義門南。」案京師坊巷志五：「今西直門。元之和義門也。」

元史河渠志：「海子一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舊聞考引元一統志：「諸水畢合。遂建澄清閣。（即今地安橋）於海子之東。有橋。南直御苑。通惠河碑有云：取象星辰紫宮之後。閣道橫貫。天之銀漢也。擬跡古昔。悉民漁採。澤梁無禁。周之靈沼也。」

宋本都水監記：「通惠河繇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瀾。東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即今地安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案即麗正門東水門）又東至於潞陽。」

蓋元時海運直達京師積水潭。故都城內外之橋梁。凡一百五十餘。可見昔日之盛。降及明初。徐達改築北平城。運河

漸子。截而爲二。城內積土日高。雖有舟楫橋梁。不能度矣。

元名臣事略：「至元二十八年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

詠歸錄：「元時運船直至積水潭。王元章詩。燕山三月風和柔。海子酒船如畫樓。想見舟楫之盛。自徐武寧改築北平城後。運河海子截而爲二。城內積土日高。雖有舟楫橋梁。不能度矣。」

惟今日北京市內之溝渠。是否即爲元時所建。未敢臆言。今姑不論。然考之明代載籍。知京師各街俱有長溝。但未詳其本起。至於疏濬事宜。則屬於五城兵馬司。

神宗實錄：「萬曆八年五月庚寅。工部奏京師城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橋。東有泡子河。西有河漕。各街俱有長溝。中城有臭水溝。此皆各通脈絡。今多壅塞。乞給銀開濬。」

明史河渠志：「正統四年疏京師城內溝渠。」

萬歷會典：「五城兵馬指揮司。凡京城該管地方街道坍塌。溝渠壅塞。及皇城周圍坍塌。工部都水司行委分管。填墊疏通。」

天府廣記二：「成化六年。尙書姚瓊白圭等言。兵馬之設置。專防察奸宄。禁捕賊盜。疏通溝渠。巡視風火。其責頗重。」

今就下列各溝言。多與清溝渠圖相合。據此以證神宗實錄。『各街俱有長溝』一語。殆非誣也。

憲宗實錄：「成化二年六月。疏通東西公生門（即今長安左門外南嚮之門。與東交民巷北口相對。及長安右門外南嚮之門。與司法部街相對。）至大明門（即今中華門）溝渠。各二百十五丈。東安門至牆角溝渠二百二十五丈。」

光緒順天府志十三引明太學志：「櫺星門前舊有小巷。橫溝積穢。」注：「大溝巷俗訛打狗巷。」案今改爲大格巷。

明吳士雲水塘庵記：「都城圓通庵。世爲吾家社館。何以呼爲水塘庵也。以庵外兩旁餘地。存玉水也。通溝洫也。」清世祖入關。定鼎燕京。一切多仍明舊。然據官書及私人記載。溝渠段落。竟達八百有奇。不下百萬尺。今列表於下：

光緒會典卷六十	光緒二十八年奏稿
鑲黃旗滿洲六十段	鑲黃旗滿洲皇城內七段濠長六八四四尺 內城小巷六二段濠長七五三三九尺 內城大街（與正白滿合）二四段濠長六五七〇四尺
鑲黃旗蒙古十四段	鑲黃旗蒙古內城小巷九段濠長一〇四一五尺

鑲黃旗漢軍八段	鑲黃旗滿洲內城小巷八段濠長八八、五尺
正黃旗滿洲三十八段	正黃旗滿洲皇城內八段濠長七六〇五尺 正黃旗滿洲內城小巷四八段濠長四六五二七尺 正黃旗滿洲內城大街(與正紅旗合)二十段濠長五〇九四〇尺
正黃旗蒙古十八段	正黃旗蒙古內城小巷四一段濠長二二七五尺
正黃旗漢軍十九段	正黃旗漢軍內城小巷二八段濠長二二三七〇尺
正白旗滿洲五十五段	正白旗滿洲皇城內六段濠長一五四〇尺 正白旗滿洲內城小巷四五四段濠長七一九九五尺
正白旗蒙古十八段	正白旗蒙古內城小巷十五段濠長一五〇四八尺
正白旗漢軍九段	正白旗漢軍內城小巷十段濠長八八三〇尺
正紅旗滿洲三十五段	正紅旗滿洲皇城內八段濠長八〇五五尺 正紅旗滿洲內城小巷六五四段濠長五二二二〇尺
正紅旗蒙古七段	正紅旗蒙古內城小巷二六段濠長二三〇八〇尺
正紅旗漢軍十段	正紅旗漢軍內城小巷六段濠長一〇八〇五尺
鑲白旗滿洲五十三段	鑲白旗滿洲皇城內五段濠長二一一八尺 鑲白旗滿洲城內小巷三一一段濠長五〇四五〇尺 鑲白旗滿洲城內大街(與正藍合)二二段濠長五五三七五尺
鑲白旗蒙古二十二段	鑲白旗蒙古城內小巷十段濠長一三〇七五尺
鑲白旗漢軍十二段	鑲白旗漢軍城內小巷十段濠長二四五四〇尺

正藍旗滿洲四十八段	正藍旗滿洲皇城內四段濬長二一七〇尺
正藍旗蒙古二十三段	正藍旗滿洲城內小巷三四段濬長三九八五〇尺
正藍旗漢軍十二段	正藍旗蒙古城內小巷三一段濬長二一五七四・五尺
鑲藍旗滿洲六十四段	正藍旗漢軍城內小巷四段濬長三六九五尺
鑲藍旗蒙古十一段	鑲藍旗滿洲皇城內七段濬長一三三五尺
鑲藍旗漢軍十三段	鑲藍旗滿洲城內小巷六〇段濬長四七二四四尺
鑲紅旗滿洲二十七段	鑲藍旗滿洲城內大街(與鑲紅旗合)十九段濬長二六七七〇尺
鑲紅旗蒙古十三段	鑲藍旗蒙古城內小巷二〇段濬長二三八一七尺
鑲紅旗漢軍二十九段	鑲藍旗漢軍城內小巷十九段濬長一五六六三尺
外城中城十五段	鑲紅旗滿洲皇城內五段濬長五三〇五尺
南城十二段	鑲紅旗滿洲城內小巷四六段濬長六七三八〇尺
東城六段	鑲紅旗蒙古城內小巷十七段濬長一三五七二尺
西城六段	鑲紅旗漢軍城內小巷二六段濬長二六一一五尺
北城十八段	
總計六百七十七段	總計八〇六段濬長九六九〇三五・五尺

雖然溝渠段落若是之鉅。其為清代初造者。據官書所載。其在內城者。僅下列三段而已。

一 錢糧胡同暗溝。

光緒會典事例九三四：「乾隆二十七年奏准。東四牌樓北錢糧胡同暗溝。按舊基成砌磚溝一道。以資宣洩。」

二 西安門內甬路南北磚溝。

同前書：「又奏准西安門內甬路南邊。於福華門牆外。自西至東接連舊溝。添砌磚溝一道。使南邊一帶雨水。俱由此溝入中海。甬路北邊天慶宮前以南至官草欄子。改砌磚溝一道。接至南口外舊溝。使水流入大街。」

三 珍珠境至陽澤門外磚溝。

同前書：「珍珠境巷口起接連舊溝。東至陽澤門外。添砌磚溝一道。使甬路北邊一帶雨水。俱由此溝歸入北海。」綜上所述知溝渠為都市中必不可少之建設。其功用有六。即（一）洩澇流穢。（二）點綴園林增加都市美。（三）調節空氣。（四）便民汲飲。（五）轉漕運通財貨（六）可補足消防建設之不備。至於暗溝之興建。始於漢武帝。流入歐西。中國遞演其法。至宋為大備。而給水工程（猶今之自來水）。亦至宋而建全。實為中國文化史上極燦爛之一頁。

淘溝

竹

北京舊日淘溝、例於二三月間舉行、開時穢氣四達、車馬不通、蔣心餘（士銓）開溝詩云：「井田雖壞古法留、街衢下列行水溝、道旁錯落列溝眼、穢穢所入淤不流、一歲一開夏政修、五城官役役溝頭、溝頭斂錢按門籍、溝夫舂糶啓溝石、窈然深黑惡氣騰、往往溝夫死絡繹、左溝先開右溝遲、街面土作街心池、溝中滓穢汲萬斛、傾注池內日曝之、康莊坎坷行不得、二月車輪暫休息、官人騎馬體昏黑、陷附在旁君可識、左溝將閉右溝開、驗溝官吏次第來、疫氣流行借溝氣、月令觸犯人身災、君不見路人握椒相引遮、掩鼻如遊鮑魚肆、江南此日夏初臨、紫陌風傳穢氣、」描繪當時情景可謂妙肖。

科 舉 概 詠

子 厂

三年大比著於周官。所謂大胥之頒次辨異。諸子之考藝進退。皆董嘗之於平日者。至漢始有策對。蓋試士所由昉也。其所以試之者。代各不同。南北朝以經策。唐以經策及雜文詩賦。宋以經義論策。明以後乃用八股。而兼取經策詩賦。要其得人則一。非其法之足以得人也。上以是爲求才之鵠。士之有志用世者。舍是無登進之途。於是下材跋而赴之。上智亦俛而就之。而人才萃焉矣。吾嘗聞先輩之言曰。吾人必早成科第。乃能進而求有用之學。然則科舉之學。固不適於世用。更有致力於科舉之外者明矣。往在先朝。京曹清暇。如何願船程春海。曾滌生邵位西諸公。莫不淬志於學。雖伸誦不同。而皆有所成就。晚近士大夫風尚頹靡。若簿書外無事業。卷摺外無學問。依流平進。坐致通顯。委蛇伴食而已。則科舉之爲人詭病也亦宜。自變法議起。論者痛訾八股。因及科舉。欲盡廢之。而以學校爲求官之徑。一時牙科翰林。獸醫進士。並登朝列。言夫其藝似優矣。而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亦猶之八股也。且亦幸而行之未久。使推衍至於今日。若是者車載而斗量。翰林無識字之人。州邑無曉事之吏。其貽笑更不知胡底也。主是說者謂取法歐西。而徵諸西制。亦不盡然。彼所謂學士博士者學位耳。非如翰林之名列朝籍。其取士雖限於學校。而官曹需材。猶必特試而後用之。學校與考選並重。固截然兩事也。不覈其實。而但驚其名。乃至去實益遠。

毋乃謬乎。自來言學者固有形上形下之分。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術也。二者未可偏廢。今鄙形上之學爲空言。徒恃聲光化電之術。欲以經緯天下。是無本之治也。藝術偏進。則功利益張。將以圖治。適以長亂。卽所謂政治經濟之學。亦刀筆筐篋之末。非治本也。故居今日而言治平。必有致力於學科之外者。於何倡之。亦倡之以考試而已。上以是爲求才之鹄。士之有志用世者。舍是無致身之途。則相率而驚趨之矣。今之人固嘗昌言考試之重。然所試仍學校之學也。且士之躋高位膺華選者。不必盡出於考試。下材或跛而赴之。上智則望望然去之矣。乃欲以此萃天下之人材。與之規治平。圖上理。奚可得哉。故吾謂必有往昔科學之精神。然後可以行考試。必以注重考試者壹天下之心志。使之競奮於有用之學。然後可以策治平。夫是非亦難言哉。居今日而言科學。鮮有不非議之者。然吾聞歐西注重考試之精神。猶科學也。將非議科學。而並議西制之非乎。抑古人之則爲非。西人之則爲是乎。請以質今之談政治者。至於取士之法。因時而異。八股亦猶昔之經策詩賦。特適乘其敝。致滋謗議。若科學之制。歐陽公所謂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固百世不易之良法。吾國行之且千數百年。其致治也。科學不居其功。其致亂也。科學豈尸其咎哉。是又當於科學之外觀其通也。輯科學概詠竟因識此。

庚辰立秋子广

詠生童小考軼事律十二韻

抱 冬

老眼雲程過不留。童場故事偶追求。黌門酸子誰成果。(解人頤所載。有咬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蓋嘲頑皮秀才也。)大水秀才亦出頭。(咸豐末浙江遭髮匪之擾。人多死亡。應童子試者。以考生少。皆倖取。時人呼爲大水秀才。迨同治丁卯補秋試。蘭墨乃絕佳。見者異之。)全國上庠歸列郡。(府學爲上庠。縣學爲下庠。)京師小試在通州。(順天學政衙署久燬。考棚在通州。大宛生童皆赴通應考。)糊名納卷從茲始。(鄉會試之制。皆糊名易書。小試則只糊名而不易書。)

片紙藏身亦要搜。(大小考皆搜檢。會試及京兆試。且欽派搜檢王大臣。然近年皆有無實。惟小試搜檢特嚴。雖片紙隻字。不許帶入。)三載兩經科歲試。諸生滿願廩增優。(會典凡入學者稱生員。嗣推廣名額。謂之附學生員。又增廣名額。謂之增廣生員。食廩餼者。謂之廩膳生員。保優行者。謂之優行生員。年資既滿。貢入國學者。謂之歲貢生員。逢恩之年。格外得貢。謂之恩貢生員。凡貢生作爲正途。以教職直州判候銓。)白雲紅葉尋題目。(當日以舉貢爲重。巫卜之事甚多。有向乩壇問題目者。關帝判曰白雲紅葉之間。嗣知乃飯疏食二章。可謂巧矣。)故燕落花無怨尤。(自唐以來。下第者每借詠之。)一品官兒兄嫂語。(相傳于忠肅與嫂不睦。應試求夢。神告以問嫂便知。公敬問之。答云爾不過一品官兒耳。意以品多爲貴也。其言竟驗。)兩開鴻博小姑愁。(或改唐詩云。閩中小姑不知樂。悔教夫婿考鴻博。)疲癯門斗催場費。復設官師計束脩。(各府州縣教官。或裁而仍設。謂之復設。)無忌相如成巧對。(相傳考童有名相如者。學使笑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考童對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前無忌後亦無忌。)阮元伊尹許同舟。(此阮文達督浙學時對話。其先有熊伯龍獅子狗巧對。)匿名槍替工趨避。(時科舉弊端迭出。小試防之尤嚴。)怕考神仙報出游。(明制生員考四等者。當堂戒飭。故有秀才怕歲考之諺。或造八仙怕考笑話。呂仙獨不怕。曰可報游學。時因病或游學不與歲考者。有補考之例。但若欠考三次。則除名矣。)富或輸財捐教職。(遇開捐增廩各生可捐訓導。)貢如入閣好歸休。(自設軍機處。大學士入閣者。等於開曹。故歲貢有此語。)泮宮軼事何能盡。學政全書多不收。

抱冬同年見示生童軼事排律余忝上庠未經歲科試但就所聞於老輩者似小試軼事猶有述
之未盡者因爲作俳體排律二十八韻補之

子 厂

邑試纔過郡試忙。迨逢院試閱多場。墨圈張榜趙錢李。(府縣試皆以圓式書榜。故有第幾圈之目。歷經五試。互爭前列。)紅號呼名天地黃。(試卷紅號。以千字文編列。)前列互爭如奪幟。案批以次各升堂。(小試第一人謂之批首。亦曰案批。前列三五十名調堂曰堂號。)榜花闈姓無嫌僻。(粵中小試。亦賭闈姓。以僻姓爲貴。)卷蕸場文不在長。(不

及與府縣試。而徑赴院試者。必先倩人代試於府縣。只求有名。不求高列。謂之卷帶。此閩俗也。粵中預作大姓花名多卷。以待出售。亦相類。擊出燈牌分隊點。(點名時天尚未明。以燈牌預示點名次序。量其時刻赴之可矣。)捉來綫袋挾書防。(考童所帶筆墨點心等物皆置之綫袋中。取其易見。)揆名冊似編團練。唱保聲如贊太常。(凡報告小試。必有廩生作保。目爲廩保。又有揆名歸何人作保者。是曰揆保。點名時唱至某名。某答曰有。其廩保從旁高唱曰某人保。聲以洪亮爲貴。)受卷入門心始定。連裾並坐肘相妨。(小試以長木案。考童連裾就坐。)雕蟲最苦無情搭。(小試搭截題。有有情無情之別。)騎馬須求熟手槍。(閩俗覓人槍替者。謂之騎馬。)八字蒼蒼窮學究。(老童年至五六十。或六七十。猶有報考未冠者。徐花農侍郎督粵學。最惡老童。於名冊下加八字或个字。類多不取。)五經了了小兒郎。(十歲內外幼童。有以嘿五經入泮者。)偏場尊古詞章重。(院試別考經古。謂之偏場。)官韻頒新義釋詳。(歷任學使。每刊大本詩韻。用昇生童。)卷繳浮簽還自揭。(考童姓名。書於浮簽之上。於交卷時揭去。)名登草案要重量。(院試發榜曰浮案。亦曰草案。逾日面試。乃定去取。有侷失者。)重趨面試光梁帽。爭搶頭排短炷香。(面試以捷才爲尙。故有限香者。)老鼠有時騰戲謔。(烏拉布督閩學。或謔之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一牛長日坐堂皇。(某學使出小試詩題。曰萬馬無聲聽號令。一生笑曰。吾知其對句乃一牛高坐看文章也。衆爲之闕堂。)三聲鳴礮催張榜。萬衆擎燈看照牆。(面試即日出榜。)秘訣誰語明短快。高名或倒賂盧王。謁宮如例瞻先聖。(學使率新生拜孔廟曰謁宮。亦曰謁聖。)撥府何人寵上庠。(府庠例由各學撥入。)傳寫清供苛議價。(清供由教官掌之。傳寫時於紳富子弟。不免勒索。由廩保爲之居間。)默鈔聖諭恪遵章。卷因涉草敦重錄。望到簪花始滿償。藍色衫披紅錦燦。竹枝旗並彩帷揚。(南中新入泮者。冠雀頂。衣藍衫。披紅簪花。鼓吹游街。以青竹枝挂紅綢曰彩旗。以紅呢幃列四大金字張之曰彩幃。見者榮之。)綸扉佳兆同人誦。(俗云秀才爲宰相根苗。)翰苑先聲大字張。(彩幃往往書此四字。)飾帽欣看金雀頂。合筵交拜繡鴛牀。(閩俗新入泮者。夫婦再合筵交拜。以爲榮寵。)崇祠華仗聯宗譜。(鄉間同姓者。恆與新貴聯宗誼。邀往其鄉。啓祠開賀。且厚饋之。)高館雕龕接婿鄉。(婦家於是日爲新貴設宴。謂之接尊。)謁客錦箋三代列。(新入泮者名刺書新進某學某人。背列三代名諱。)欄街金鼓一時忙。紫袍待換誇榮遇。(俗有脫了藍衫換紫袍之語。)白

面爭看豔俗匪。(凡清供皆書身中面白。俗有白面書生之稱。)老百姓教新貴識。(相傳鄉間有入泮者。其父母曰。吾兒且立高處。與老百姓看看。蓋得意之語。)小三元亦舊聞光。(縣府院試皆第一。謂之小三元。鄉里榮之。亦不多見。)臥碑此日須勤守。(庠有臥碑。爲訓誡諸生之語。)立繳前朝執敢當。(明代秀才出門。亦張青繳。使門斗執之。)增廣迭因捐例闢。(同光後恆有以捐賑特廣學額者。)重游嬰及耄年康。(入泮滿六十年。謂之重游泮水。)鼈生鴻願休嗤點。(搭截題有鼈生焉。鴻願等等。論者以割裂太甚。頗相疵議。)雙屈龍伸足激昂。

同人謂鄉會試制度今之人亦罕知者屬悉詠之以存故實因復分場襍詠仍用俳體

鄉試襍詠十首

決科 (每遇鄉試之年。本省大吏集與試諸生命題考試。前列者優予獎金。名曰決科。以卜何人命中也。)

節樓餘暇亦論文。果是龍頭定不羣。前列獎教分鶴俸。高標氣已壓鷺軍。石榴郡舍同占驗。(邵武郡庭有石榴。以結實多寡。爲郡人中第之數。詳見海錄碎事。)玉筍門生預沐薰。最憶趙徐連榜首。當年衡尺仰先君。(先文安公典山東試。所中前二名趙正印徐金銘。與中丞決科名次適合。傳爲佳話。)

錄科

(每鄉試由學政試各生以送於監臨。曰錄科。不及錄科則補試而續送之。曰錄遺才。臨場續到者又破格錄送。是曰大收。)

科考新登幾秀才。錄科試罷錄遺來。客歸投牒稱遊幕。事急攔輿籲學台。(凡游幕於外者。得由居停備文送考。其或考期已迫。學署更不肯收文。則有攔輿請命者。學使憫爲寒士。每曲成之。)別署官生華閥貴。(官生錄科須自填祖父某某官。)大收貢監席棚開。(所收過廣。號舍不足容之。則別添席號。)卻憐桂苑掄元手。拜倒紅裙爲乞哀。(十朝詩乘。載有提督夫人送考事。其人卽不及錄科者。是科掄元。以門生禮調夫人焉。)

填卷

(試卷卷面姓名年歲籍貫。及三代脚色。必由考生領卷親自填寫。)

年齡里貫細安排。彩筆親濡卷面開。三代書明參脚色。一中注就是身材。（大抵皆書身中面白。或有鬚或無鬚。）登名便有元魁想。列籍會容竈匠陪。畢竟後來科目濫。忍看冒考到輿僮。（相傳何某以翰林爲督部。其父卽門丁也。又有某門丁之子。冒考中舉。并捐主事。爲鄧鐵香劾革。往時有商籍工籍竈籍匠籍之分。今但署民籍而已。）

領卷

（凡試卷皆於龍門口點名給領）

聽點傳呼第幾牌。行如聚蟻應如蛙。編名號列東西巷。（卷上印明所坐號舍。）授簡官區上下階。紅袋隨身防露雨。（各舉人咸製有紅油綢卷袋。以之貯試卷挂於項下。防失落也。）黑旗招鬼怯陰霾。（相傳官點名分卷既畢。麾紅黑旗。曰有恩者報恩。有仇者報仇。）龍門一入分投去。幾許親朋送自崖。（凡應試親友。多有送考者。）

入號

天地元黃路不迷。燈竿列並水缸齊。（各號卷有大書某字號。以千字文爲序。各置號燈及水缸。）乍經立柵疑幽圍。（號有柵欄。）急卸提籃授老奚。（號舍中伺應舉子者皆派綠營兵。謂之號軍。亦曰老將。）白鐵鍋偎爐火小。黃油簾護幔天低。（洋鐵爐鍋及油簾布幔。皆考具所携。）遮牆支板匆匆了。又聽前頭喚接題。（每場試題。皆於初更時發下。）

交卷

脫草從容補草成。上堂已了下堂行。（故事不許挾片紙。故試卷後另備草稿。近時皆於臚正後補草。真草不符者。磨勘有罰。）頭牌未放須停待。肩具分齎有候迎。酒辦接場呼得意。（凡出場相見者皆稱賀曰。得意得意。）簽名照出好催生。（闈中照出簽。相傳催生奇效。）功夫待到三關透。歸及中秋看月明。（京兆闈中秋夜卽放牌。完卷者猶及到家賞月。）

候榜

何人得雋許稱雄。喫夢先邀醉菊叢。(與試者相約集飲。孰得中者則任其飲資。號爲喫夢。)藍榜未登俱有望。(場中犯規。或不完卷者。貼出其名。謂之藍榜。)朱衣作主恐非公。(故事謂場中有朱衣神。中式者則朱衣點頭。)年衰倍覺功名切。報到還防姓字同。偏是五魁遲送喜。燈花要待夜深紅。(向來填榜。皆從第六名起。及填到五魁。滿堂燈火。魚更三躍矣。)

與宴

(監臨主司率新舉人宴於明倫堂上。曰鹿鳴宴。)

明倫堂上鹿鳴賓。都是名場得意身。壓帽金花誇早貴。釘筵泥果比天珍。(席間果餌。多以泥飾之。備式而已。)同年漫擬江山嫂。(江山船妓有同年嫂同年妹之稱。)再宴時逢館閣人。(重宴鹿鳴者。雖館閣先輩。亦與新貴叙同年之誼。張叔未以解元重逢秋榜。其幼子適於是科領解。最稱佳話。)留得銀杯傳故事。(康乾盛日。與宴者人給銀杯各一。鏤其姓名。)明年應醉杏林春。

旗匾

文魁題匾又文元。鄉里居然一第尊。殊卷分來如散葉。華宗認得是同根。儘多祠產歸書種。已見旗竿擬鼎門。彩仗迎歸人似玉。珠簾偷眼有嬋媛。(鄉間中學。有豎旗竿者。豪宗右族。每於祠產預積金。以爲族人登科之犒。)

磨勘

登科人已賦霓裳。解到春曹幾幾箱。坐罰每愁連座主。(凡試卷磨勘有疵者。由部議停會試一二科不等。重者或至斥革。主司及同考官。亦分別議處有差。)生風最怕遇魔王。(同治間御史梁僧寶遇磨勘試卷。吹求特苛。時謂魔王。)扛鷄陋俗原多弊。(粵中賭闖姓者。爲所買僻姓人雇槍替通關節。不遺餘力。謂之扛鷄。)伏獵微疵或不妨。縱免停科須覆試。秋筮一集太郎賞。(覆試列四等者。仍罰停科。吳漢槎以覆試曳白。戍甯古塔。因著有秋筮一集。)

會試雜詠十首

計偕

一隊黃旗赴上都。(凡赴會試者。皆揭黃旗。曰禮部會試。)相逢關吏奈揄揄。(往時崇文門稅吏鷹張。會試者例得免稅放行。乃亦不免。)粵閩士子頒船券。滇蜀關山給驛符。(遠省舉人。例許馳驛。海通後粵閩赴試者皆航海北上。因改給招商局船票。)新進到門皆致費。大挑及歲暫留鬚。(會試三科不中。准與大挑。大挑者以貌取之。故多有留鬚。飾爲老成者。)卸裝先叩文昌閣。曲苑看花許我無。(京師陶然亭文昌閣。籤詩皆集唐句。每會試之年。問科名多驗。)

小寓

紛紛鄉館各棲塵。賃廡還依棘院隣。(小廡皆在舉場左近。雖在京有宅者。亦臨時租屋數間。取其離場咫尺。便於休憩。)掩面仍愁三尺土。(往時京師塵土最重。小廡在內城較勝。)定巢先付幾流銀。(俗云定銀。)地居馬市方求駿。路接龍門待躍鱗。閒聽居停談利市。臣家桃李占先春。

投卷

春官投卷費青錢。依樣親瞻脚色全。任保具名原古制。(凡投卷例須取同鄉官印結。)曹司列冊半丁年。誰憐千里舟車瘁。已結三場粥飯緣。盧後王前多俊彥。不知誰是玉堂仙。

考具

問名恰喚喜三元。(往時琉璃廠有是肆。專售考具。)布幔油簾舊樣存。白木籃輕憑滿載。青雲梯迥許高援。(考具中有名青雲梯者。爲壁間废物之用。見花農詞。)鷓鴣巢睫何妨隘。賴版勞形不憚煩。留與風簷傳故事。寒氈一例付兒

孫。

入闈

列冊加硃似點兵。千文列號記分明。會攀仙桂文心壯。近接高槐御氣盈。（京闈龍字三號有古槐。相傳高宗臨御於此。因有從今不薄讀書人之句。）倚斗光分蓮燭燦。（巷口咸列高檠。有古制白蓮千朶之概。）庇寒恩賜絮袍輕。（康熙時嘗勅製青布棉裘多件。備士子禦寒。）文成都負珠璣選。十卷知誰契聖明。（會試及京兆試。所取前十名卷。皆先呈御覽。）

出闈

三場已了一身輕。文字從渠月旦評。賓宴連裾多老宿。師門投謁幾公卿。閒窓卷摺須勤習。香廠笙歌莫浪行。（前人嘲落第八股。有香廠魚池語。蓋當日暗娼所在。）眼鏡風光春又到。道旁翦柳正歡迎。（京師舊多剪綵者。亦曰剪柳。每會試之年。專劫士子眼鏡。彼中有眼鏡春之目。）

揭曉

鳳城此日榜花開。誼蕩千門走馬來。紅錄六街爭探索。（都人刊中式姓名。沿街喚賣。曰賣紅錄。）朱箋三報聽喧騰。（報喜者皆有一二三報到門喧賀。賞滿其意乃去。）東西南北殊名額。（發榜前先得諭旨定各省取中名額。）正大光明各主裁。（四總裁分正大光明四字。以爲記別。）僥倖登科君莫傲。有人避氣泣金臺。（下第者相約宴游。俗有避氣之稱。張亨甫試春官不第。乃甲乙諸伶爲金臺殘淚記。）

謁師

到門莫怨下車頻。(凡調師門。必下車自通於司闈之僕。衣鉢恩情此最親。調座不嫌雙錠薄。(初調座師房師。必具贊敬。自十六金至二金。不計厚薄。)撥房兼認兩家春。(有由甲房撥入乙房者。於兩房皆認師生。)新栽桃李都成徑。細指蓬萊許問津。(師門關切者。恆指點楷法。及館閣途徑。)門下門生還帶見。累人連日拜車塵。

覆試

布几藤匡稱一肩。(殿廷考具。以藤匡盛布箱。貯應用之物。其匡即爲坐椅。而另有布几。并荷之。)紫毫選罷選松煙。幸容借榻依儒館。乍喜彈冠近御筵。(覆試例於殿廷。必著衣冠。前夕即借居國史方略館爲小寓。)竟畧殿廷懲繼燭。通風臺省急馳箋。(晚近陋習。試訖書前數行。徧送知好之可望閱卷者。謂之詩片。余通籍時。以先公嚴諭幸未蹈此。)不爭魁首爭高等。一畫初開混沌天。(進士登用以畫計。覆試一等。殿試二甲。朝考一等。爲四畫。無不用翰林者。若至五六畫以外。則玉堂難望矣。)

團拜

請期先日向師門。提調由來屬會元。新貴簪裾連杏苑。舊家絃管選梨園。似聞宰相就秦曲。絕倒俳優演魯論。(南皮張文達嗜椰子秦腔。每門生公宴亦點之。又伶部老丑劉趕三善詠諧。遇新貴團拜。恆演連升三級。曲解本科試題。四座軒渠。)唱到花溪休縱譎。一重樓上是魚軒。(往時團拜。以樓座爲官眷坐所。)

內外簾制度前人多詠之樊山方伯紫泥酬唱集所詠尤備茲恐蹈勦襲之嫌擇要各綴一絕句
存其制度而已凡得詩二十有六首

主司墨筆

彩筆紛紛各擅場。玉堂舊樣重龍香。尋常青紫無顏色。管領春風讓墨皇。

房考藍筆

青眼論文見至公。薦條取次擢蘭叢。（房考薦卷於主司。則有薦條。）出藍幾輩居高選。命中先收一半功。

監臨監試提調紫筆

程文三楚重金闈。傳筆燕支到浙西。（先中丞公監臨鄂闈。有擬作二首。以紫筆書之。廉訪公屢充浙闈提調。闈中所作紫筆家書尙在。文安公題鄂闈擬作句云。傳家別有燕支筆。即謂此也。）閱徧方圖與樊集。紫泥只覺愛家鷄。（樊山紫泥酬唱集。余見於沽市。以議價不諧失之。前年購得方月樵觀察桂嶺賞秋圖。即監試時所作。自題圖。及同人題什。亦皆紫筆。）

臆錄硃筆

行行朱字認迴環。定制原從景德頒。（糊名易書始自北宋景德四年。）何事爲人輕作嫁。自家會不惜紅顏。（充臆錄者。類皆不第舉人。及丁憂生監。故多能文者。南中有臆錄寄改之風。依功令添注塗改不得過百字。名手稍稍點竄。便已改觀。俟得雙厚酬之而已。）

對讀黃筆

細點官黃筆一枝。關關對話莫參差。用紅爲憶前朝式。數典今人恐未知。（近時對讀者。皆以黃筆加點。考明洪武時頒科舉定式。臆錄對讀皆紅筆。用紅處不得用墨。用墨處不得用紅。）

迴避

（按科場條例。主考同考之宗族。不計親疎。以及壻甥妻兄弟兒女親家皆迴避。）

避親唐制有由來。猶憶先朝別試開。三避禮闈仍早貴。抱水原是不凡材。（張文襄年十六中解。以迴避族兄文達公。三次未與會試。唐宋有別頭試。以待迴避諸生。國初猶有之。至乾隆時詔罷。）

關防

玉尺冰壺地位嚴。縱無關節也防嫌。重門便似銀河限。燕子飛來莫入簾。（主考房考在京簡放日。卽大書迴避二字。貼於門外。并加封條。出京經過各地方。皆由州縣官於轎上加封。入闈後悉絕外事。雖家書亦不得送入。監臨有事欲與主考晤談。必於開門時在門次一見。監臨立門外。主考立門內。匆匆數語而已。）

搜檢

腹笥元須熟典墳。挾書禁自後唐聞。一聲搜過曾無事。欲勝金源弩手軍。（挾書之禁。始自後唐長興五年。金時策進士亦差弩手親軍。甚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近時雖派搜檢王大臣。亦只虛應故事。但呼一聲搜過。）

彌封

通榜唐風本自寬。權衡造化有遮瞞。（糊名宋制也。歐陽公謂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此中春色何人識。桃李開時始折看。

紅號

排比千文待鑿衡。奇花幽草總無名。虛聲麗六傳千古。勝似圖稔字不成。（司馬溫公覆考應制舉人。得圖稔兩號。卽東坡兄弟。又近人入闈擬元。而二場不至。遂僥失之。自賦詩云。虛名麗六流傳徧。下第江南第一人。麗六卽其紅號也。）

封門

一道原如畫地牢。騰騰萬馬各歸槽。化鱗未就應難躍。始信龍門占地高。

巡綽

(聞中例派巡綽官。以佐雜充之。)

可有行人唱避驪。卑官原是叩頭蟲。有時束帶忙迎候。監試來時一傘紅。(監試在關中。得張傘。其在京關亦然。)

收掌

珠璣萬卷歸箱束。簾外官曹此最清。不爲鴛鴦教替寫。掌書誰識是傾城。(相傳有散館縣令。調簾乃不與同考之列。而派充收卷。意甚不平。適有曳白者。因爲代作。二三場亦然。竟獲中。是人先夢其父。謂關中不可著一字。著一字則不中矣。如其言竟驗。)

供給

內簾傳索敬趨承。數米居然到號棚。最是三場分月餅。酸丁也抵宴紅綾。(舉子各場皆有米飯餛飩。三場值秋節。更頒給月餅。)

刷題

(凡刷題皆於主考居處。主考親督視之。)

白雲紅葉怕通風。(或叩亂試題。亂曰在白雲紅葉之間。)
落紙如飛屬目中。只有粵閩須補發。祠堂待此換花紅。(京關及各省。皆人給一紙。惟廣東關姓盛行。爲防弊計。每號只發一紙。仍於各人出場時補給之。蓋豪宗右族之子弟。必持此題紙。乃得領祠堂犒金也。)

進卷

入簾束筭簇丹黃。次第平分十八房。（京闈爲十八房。各省不一。）得失不爭先後到。就中夾卷最難防。（往時舉子之不肖者。或賄外簾。以己卷雜於衆劣卷之中。冀其易取。）

薦卷

堂薦傳聞利市多。（初進卷主司與各房皆於堂上公閱之。所薦必各中一二本。既中者卽不復易。）後來叢雜選殊苛。昏眸一笑逢珠玉。如唱宏農得寶歌。

中卷

披榛著意采芳蘭。墨筆加批在卷端。偏是元魁難得定。白蓮燭底幾傳觀。

搜遺

（主司閱所薦卷訖。得徧搜各房落卷。謂之搜遺。）

選及遺珠意最深。網羅費盡愛才心。主司不是矜宏獎。卻憶年時泣爨琴。

補薦

（首場未薦。因二三場出色。然後補薦。亦多有之。）

由來經策見專長。俗眼如何重首場。只恐相逢偏恨晚。明珠還汝一悽惶。（李若農批梁卓如卷。有還君明珠雙淚垂之句。）

備卷

（備取之卷曰堂備。）

此意兼之去取間。暫儲鐵網亦青瑯。京闈別有旁挑例。三館還叨禁近班。（會試及京兆試各備卷。挑取謄錄。由吏部分送各館。書成叙勞。得以知縣或通判錄用。亦捷徑也。）

落卷

也等蟲沙戰骨看。情天無缺本來難。行行都是秋風淚。携向空山罵試官。

闈墨

（主司選刊場作。以爲程文。曰闈墨。）

紅號重刊記姓名。清真雅正此爲程。揣摩賺盡儒酸輩。偷取霓裳曲裏聲。（往時闈墨出。凡應試者皆力效揣摩。徐季和侍郎之中會元。卽效張文襄發解原文科白也。）

書榜

拆封唱第更書名。紅錄偷傳徧四城。燈火遙連星斗影。五魁填就滿堂明。（寫榜皆於堂上。監臨監視。提調及主司房考咸列坐於堂。監同拆號。夜燃巨燭。及全榜填竟。補填五魁。則滿堂燈火皆明。俗云是燭亦可催產。）

抽換

（凡書榜臨時發覺殊墨不符。或有大疵者。則於備卷中抽補之。）

上枝重見落花紅。茵濁無心一霎中。科第雖微天意在。此中有命有陰功。

公讌

主賓堂上各專筵。宴罷東堂蠟燭傳。得士功成如飲至。饒歌唱入鹿鳴篇。

殿試朝考之制大廷尤重爲五言排律紀之

自古臨軒重。衡才帝即師。策廷追漢制。奪席溯齊規。(策士之法。自漢始。南北朝皆策試秀才。北齊試士。書劣者飲墨水。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蓋已漸重書法矣。)長壽參儒老。熙寧罷賦詩。(唐明經進士之試。初以經策。後乃試雜文詩賦。而試明經以經義。長壽間且令貢舉人試老子。宋制猶兼試詩賦策論。至熙寧二年始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用王安石之議也。)登名材必廣。分甲令初垂。(宋太平興國。始分甲。而一甲不止三人。有至三百二人者。且有四五甲之分。至五甲乃至賜同進士出身。與今制異。)雙眼聞前語。(唐宋時二三名皆曰榜眼。故孫若拙素無文。中第二名時。人有瞎榜眼之目。見宋史陳思讓傳。思讓若拙之祖也。宋太宗時朱巖以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稱榜眼之證。若探花則唐時以榜中年最少者爲之。翰苑名談載西方號登第年最少。告狀元鄭毅夫求探花郎。則宋時猶沿之。惟戴埴鼠璞云。蔡寬夫詩話但言期集所擇少年爲探花。而今獨以稱鼎魁。埴宋末人。或其時始以第三人爲探花耳。)三元重往時。(狀元爲唐時之稱。如武后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以居首者爲狀頭。亦曰狀元。又李固言擢狀元詩。有芙蓉人鏡之目。類此者尙多。蓋由來久矣。唐時張又新崔元翰即有三元之目。宋時尤盛。如孫何、王曾、宋庠、楊真、馮京、王巖叟皆是。後來每代不過一二人。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國朝錢棨陳繼昌。如是而已。)古風由嬗衍。今法始孳滋。鼎立從元始。廷除亦肇茲。(一甲限以三人賜及第。自元順帝癸酉始。其時狀元即授脩撰。如張起巖宋本皆是。並見元史。但明初練子寧以第二名授脩撰。又胡廣王良李貴三人皆一甲。並授脩撰。則於今制尙未盡合。)近臣充讀卷。(王沔最善讀舉人試卷。見宋史。金世宗召李晏讀進士所對策。今沿稱讀卷本此。明宣宗嘗賦策士歌以示讀卷官。卽今之讀卷大臣也。池北偶談云。國初內閣九卿。讀卷候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是令甲固以讀爲職。後來列聖勤於乙覽。遂成具文。)太學記刊碑。(宋元以來。太學建碑列進士姓名。卽唐人雁塔題名遺意。)部試叨新進。朝趨參末隨。館棲方畧近。(余廷對時借居於方畧館。)殿許保和親。(殿試朝考皆於保和殿。)初日金釭耀。(殿前列金釭四。)薰風御座吹。(殿有御座。)點名當右闕。(於闕右門點名給卷。)列坐傍前楹。藍布行箱荷。黃藤矮榻支。(此

爲殿廷考試常用之考具。翰林等官考試試差亦用之。衣冠寬負載。語默暗矜持。黃紙傳宣下。丹墀肅跪宜。鶴行嚴糾視。鳳紵重詢咨。忌諱臣何識。策末咸曰草茅新進。罔識忌諱。殿憂聖可知。千言揮立就。四事答無遺。比格先填草。對策文成。先填於比格。以罩於大卷之上。對之填寫。可免舛漏。寫訖撕去。分行若界絲。詞原參諷頌。技或妙剗削。殿試卷有疵。則以刮補刀刮去。而重書之。以刮補無痕爲貴。賜餌剛天午。臨毫屢暑移。七開徐就琢。一字慎防疵。收掌皆先輩。稽查有八旗。殿試收卷官。皆翰林充之。另派稽查接談換卷大臣。則八旗王公都統也。押看簽鳳尾。快若展蠶眉。繼燭欣差免。迴車意已疲。庶無閭面諂。文芸閣列一甲第二。卷中間閭誤作閭面。爲言官所劾。讀卷大臣議處。肯效卷頭施。應殿試者以前數行分送貴游預通關節。謂之卷頭。臚唱當先日。聽宣復載馳。懶防三甲黜。拙詎十名期。傳臚前一日先傳前十名引見。若十名內有不到者降三甲末。宋典規隨久。歐文考鏡資。宋開慶五年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制放榜。又歐陽公文有云。凡進士當賜第者。攷定必有其高等數人並見。參擇其才質可者然後賜第。是爲前十名先日引見之昉。參衡原慎重。前拔偶移推。詰且當隆典。天門集庶司。鳴鞭看引薦。唱榜羨探驪。姓字聯三俊。聲華耀一夔。臚卿供玉醴。京兆控金羈。列仗辭重陸。聯鑣出九邊。笙歌鄉館裏。甲第帝京涓。傳臚日。光祿寺進酒。府尹備旌仗鞍馬。導三鼎甲自大清門出。至本省會館。張樂與宴。然後歸第。門帖題黃燦。官袍賜綵披。鼎甲之家。及會館。皆黏黃紙。朱書楹帖云。禹門三激浪。平地一聲雷。不知所昉。卽時膺館職。於此見朝儀。別試闕清選。前期溯肇基。朝考始於明宏治四年。用徐溥言。令新進士呈平日所作文字。由禮部會翰林考訂。擇其詞藻可取者。吏禮部借閣臣於東閣出題考試。嘉崇中間有數科未選。餘悉依是例。衡文兼楷法。計畫似官資。館選以覆試殿試朝考等甲並計。四畫者必選庶常。若至五六畫以外。則必朝考列在一等。乃可望清選。朶殿仍濡翰。蓬山各奮鬚。彩毫矜夢錦。白摺鬪沙錐。朝考以白摺爲試卷。其格別套於內。窳塔尖初合。邯鄲步可追。登瀛比鸞鳳。分路聘驪騏。朝考後由翰林院帶領引見。上御硃筆加圈者爲庶吉士。尖者分部主事。點者以知縣卽用。璧水容申拜。瓊林待舉卮。舊制鼎甲釋褐後。詣國子監謁先師。遂卽祭酒於彝倫堂。祭酒巍坐受之。按是制始於唐開元五年。令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因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

咸往觀禮。其典制視後來尤重。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亦載新進士於朝謝後。赴國子監謁先聖先師。立題名石刻。於禮部賜宴。是此例相沿亦久。今恩榮宴亦於禮部舉之。徵歌黃甲會。宋人新進士拜黃甲。叙同年。卽晚近之團拜也。謁客赤氈持。新進士謁前輩。必携紅氈。用白帖三道。一曰某名頓首拜。一曰年家眷侍生某名頓首拜。一曰侍生某名頓首拜。上學書親捧。拈題賦試。庶常館有大小教習。大教習以一二品大臣。小教習以資深前輩。上館日各携大學尚書。以爲吉兆。既開館則教習命題。課之以律賦試帖各一篇。首列者保送武英殿差。亦內廷榮選。三年託桑館。再試定蓬池。庶常館有老桑。其葉能治目疾。庶常在館三年。俟下科會試年分舉行散館。考試優者授職編檢。其次仍分別以主事知縣用。雲路爭摩眼。英年喻摘髭。微名良不易。殊典固非私。擢穎參蘭艾。儲材貴箭芝。班行居切近。人物集雍熙。鄂那錢鯨鰐。會胡擁虎貔。科名奪國負。幹濟亦人爲。太息儒風墜。從茲殿體卑。百家恣傾詖。八股極驚訾。絃改琴終轍。枰收局更歧。久知非勝是。坐閱盛成衰。司馬心如見。公羊獄亦疑。袖中霓譜在。重撫涕漣而。

癸卯甲辰二科爲千三百年科舉之殿時方改制試論義廢謄錄借地汴闡獲隽者復入學堂習法
政此皆異於歷來科舉者都下同人曩設癸甲同學會親厚有加良以此故比旅津同人倡爲消
寒之集因作詩紀事且述其旨趣焉

梯園

劫燹初平榜再開。英雄接踵毅中來。卅年科第餘風漢。三館生徒此別裁。初設進士館。與師範仕學譯學三館。並隸於京師大學堂之下。東海遠游徐福島。南宮就試孝王臺。滄桑幾度同無恙。排日相期數酒杯。

梯園同年詩述癸甲兩科異於歷來春試者紀事殊有未盡俾體補述博同人一笑

子 厂

三度春闈兩度開。癸卯爲補行辛丑壬寅恩正併科。甲辰爲東朝七旬萬壽恩榜。使星廿二汴州來。四總裁及十八同考

官。俱馳驛至河南省。(細書白摺增朱格。(朝考白摺增縱橫朱絲格。自癸卯始。)行卷黃皮換墨裁。(往時新貴刊闈作。分致於人。曰硃卷。至是悉改稱墨卷。以功令廢謄錄也。)儘許陳情求虎縣。(庶常部曹畢業於進士館。有願改外者。均照老虎彘即選。此歷來所無也。)何曾監試出烏臺。(監試春闈。向由科道簡派。是科借汴闈。即以河南道府充之。)館餐任說魚羔美。(進士館庖人製魚羔羊肉特美。)卻負團筵酒幾杯。(歷科團拜。歲必一舉。癸甲兩科。僅各舉行一次而已。)太僕衙前講舍開。(進士館在西城太僕寺街。)扶桑島上擔簦來。(甲辰同人在館一年。即移赴日本。入補習科。癸卯同人畢業後。亦派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聽講。並考察政治。)掄才虛望三清出。(留館後科舉已停。學試差俱輟。)觀政俄驚六部裁。(往日六部俱裁併改名。)新制廢興操外鎖。(直鄂兩督。主廢科舉最力。)老臣去就重中臺。(仁和王文勤當議廢科舉。以去就力爭不得。遂引疾以歸。)當時已視科名賤。賺與今朝話酒杯。

雜述進士館舊事以資談柄仍疊前韻

鳴鐘曉日講樓開。(每上課以鳴鐘爲號。)入彀諸君次第來。(教員學員不叙師生。其稱學員曰某某君。或曰諸君。)黑板畫爐新意識。(教員某。講生理學。謂人身如爐。其進食如添炭。因大畫火爐於板。同人爲之闕堂。且挪揄之。因慙而謝去。)粉牌書秩舊風裁。(齋舍外書白粉小牌。曰某太史。或某中書。某某部。)秦關入手如金穴。(學員每人月給津貼二十金。由各省籌解。恆半年一解。有秦關之目。)唐苑蠶衣夢玉臺。(齋舍同役曰齋夫。同人戲謂當易以侍女。如唐代省郎蠶衣待朝故事。余作駢文呈牘有云。在監督日擁梅妻。老子興復不淺。而學員身非桐子。太上豈能忘情。傳以爲笑。)吏部將無慙畢卓。泥人搏戰欠傳杯。(同年王莪孫吏部好猜拳。每於齋舍泥人角勝。叫呼之聲大振。)奪得元燈笑口開。牟尼一串拜恩來。(庶常館課首列者。得依舊例保送武英殿。制視內廷。在京許朝珠衣貂。)人情只恨慳推獎。(原議畢業最優者比照大考擢用。以前輩諸公開爭。乃改爲最優記名題奏。優等加銜。皆虛也。同人憾之。)物理何須識化裁。(館以法政爲主。而加入物理化學。爲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爭。始罷之。)疥賂當時難就勸。禿鷲幾輩怯登臺。(翰林向有疥賂駝之目。館中教員皆留日學生。多未留髮。目以禿鷲。每授課有所問難。輒至詞

窮。仙槎浮海紛紛去。長憶宣南舉錢盃。進士館之議發自蒙古榮文恪。至是欲劾學員之不馴者。孫文正同管學。力持不可。乃分遣東西洋留學。

槐陰夏課記初開。進士館開課。在甲辰四月。燈影鈴聲入夢來。館中入夜搖鈴。則須滅燈就寢。三願望衡多雅聽。顧伯寅仲平爲癸卯同年。其弟叔豐成甲辰進士。在館比舍而居。余課餘輒約爲看花之游。四聲結社有新裁。在館日與胡翼仲溫毅夫林寄湖結社爲詩鐘。名所作曰四聲集。于同赴齋僧饌。齋中會食以搖鈴爲號。聞鈴則于赴之。一一相磨點將臺。每上堂。教員按簿呼名曰某某君。應之曰到。爲謁觀音歸路晚。鴻印三眷一私妓。謂面似觀音。實俗品也。同和館近好呼杯。

零落鵝行半館開。癸甲同人。分派留學。在館人數。驟減大半。支麥卿學士。不滿於館員引去。張鐵君侍郎代之。潛郎破例容游衍。部曹入館者。至是悉改爲外班。只領講義。仍應月考季考。拗相持衡故抑裁。榮文恪劾諸人不果。則遇事故抑之。絕笑搜書如棘院。同年胡某。兩年未到館。已捐道員矣。及來應畢業試。深恐曳白。余爲設法坐於顧伯寅仲平之間。每場照錄完卷。孟黼臣參議監試。攫其片紙。指爲傳遞。勢張甚。余恐二願且罹罰。無以對之。乃迫而與爭。黼臣亦拗。相持不下。至於罷考。事由鐵君轉圜。而由是益忤文恪。幾罹彈章。儘多捧檄厭蘭臺。同年中郭侗白吳康伯皆以庶常改外。棄材虛冠蓬山遠。乞向東溟更渡杯。

補述進士館同人游歷東瀛軼事仍疊前韻

早稻田中文庫開。同人俱在早稻田大學聽講。其圖書館標曰文庫。儒冠一隊小車來。同人不識途。皆乘人力車。旅行稱啞勞繙譯。游歷名官具體裁。彼中目爲游歷官。有稱大人者。到處參觀須挾刺。逢場演說偶登臺。集賢館近龍濤館。幾度經過話茗杯。二館皆華人所設。同人多居於此。

臥病秋懷鬱不開。列桑叩戶故人來。列桑爲下女譯音。唐風按曲饒新賞。東瀛宴席。舞衫歌扇。猶有唐風。月落烏啼霜滿天一詩。尤膾炙人口。漢服隨身愛舊裁。同人俱未改裝。忍見御名污雪隱。彼中謂則曰雪隱。其名乃奇雅。

時留學生昌言排滿。乃至廁所大書御名。加以侮辱。見者無敢置喙。(已聞士議薄雲臺。竹枝百詠蓬窗續。(余在東瀛。江戶竹枝詞百首。未竟。歸舟風浪中支枕足成之。)澆塊聊當借酒杯。

題科舉槩詠倒疊前韻

西來傳法誤浮杯。會笑牛醫入省台。致士豈徒尊術藝。經邦未可廢衡裁。觀型殊域寧如是。(各國考試取士。與學校皆非一事。英國尤重考試。)立法先朝有自來。他日巖廊求墜典。吾斯未信漆雕開。

搜 遺

冉

左文襄(宗棠)。道光壬辰膺鄉舉。與其兄慎齋(宗植)同榜。慎齋領解。文襄則為同考官所擯。考官徐熙庵(法績)搜遺而取中者也。文襄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銘云。「其年秋。公以禮科掌印給事中主湖南鄉試。特詔考官搜遺卷。副考官以疾卒於試院。公獨校五千餘卷。得士如額。解首為湘陰左宗植。搜遺所得首卷為左宗棠。榜吏啓糊名。監臨巡撫使者吳榮光避席揖公賀得人。四座驚歎。」又書徐熙庵師家書後云。「故事。鄉試同考官以各省州縣官由科目進者為之。凡試卷經同考官閱薦而後考官取中。同考所斥為遺卷。考官不復閱也。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閱遺卷。胡編修既以疾卒。公獨披覽五千餘卷。搜遺得六人。余忝居首。書中所稱十八名者也。當取中時。公令同考官補薦不應。徐以新奉諭旨曉之。旋調次場經文卷。傳視各同考。乃無異議。禮經文尤為公所欣賞。題為選士厲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書中所稱經文甚佳者也。後并進覽。當時闈中自內籛監試官以下頗疑是卷為溫卷也。比啓糊名。巡撫南海吳公榮光賀得人。在事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羣疑益解。」文襄一代偉人。斯亦科場搜遺之一段佳話也。見賞之經文。題若預兆文襄異日之勳業者。尤足資談柄。徐氏搜遺所得吳南屏(敏樹)楊性農(彝珍)。亦有名。王益吾(光謙)贈楊性農先生重宴鹿鳴序云。「光緒十七年辛卯。直省舉行鄉試。武陵楊性農先生於其年九月望日循例重赴鹿鳴之宴。……先生年二十六領鄉薦。踰四十成進士入詞林。願不樂仕宦。既改部曹。假歸不出。此非浮雲富貴者而能然乎。先生之舉於鄉也。房考擯不薦。主司搜遺得先生及左文襄吳南屏先生三人。大喜過望。其後左公用勛業顯。先生與吳先生古文之學為海內宗。而吳先生以一第終老。視先生資望足以進取者固殊。故世尤高先生志節。以為不可及。」三人科名。楊氏獨優。其早退與吳氏略同。而文譽之隆。蓋視吳猶差不及焉。(壬辰非恒例鄉科年分。故歸入辛卯重宴鹿鳴。)

周秦印談

予向

周秦印談

或有問於余曰。涇水殷契。指曰質鼎。秦印朱文。號爲六朝。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子胡不許鄭之墨守。而沾沾於三代爲也。一印之微。單詞臆義。搜剔叢殘。惕時玩日。果有說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在先哲人。道彌於中。操之以藝。古今制作。嬗變因之。首觀文字。次論形式。物質色澤。鑒賞收藏。固其下也。近百餘年。士夫攷訂金石。駸駸日盛。匱齋萬印。憲齋千鉢。器物雖小。搜集益繁。始知前人譜錄。雖云秦漢。多自新莽。訖於六朝。陳陳相因。編次成帙。而先秦前漢之遺。恆視爲不合六書而擯斥之。甚或糅雜宋仿。珍若瓊寶。言秦璽者。傳本有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向巨源也。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蔡仲平也。璽方四寸。紐交盤龍。文字臨摹。支離已甚。謂出斯手。當不其然。至於小璽官印。悉取平方正直。文字如莽泉貨布。非不精美。殊乏古致。蓋印譜之作。昉自宣和。宋元而後。其書不傳。晁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印古式。姜夔集古印。吾邱衍古印式。趙子昂印史。久已無存。所得見者。雲間潘源常。江都張學禮。京口劉汝立。金陵甘旭朱簡。各家印譜行世者。要皆以上海顧汝修印藪爲藍本。而惟歙人羅王常。集古印譜。甄擇尤精。爲辨出宋元印十之二而刪訂之。似駕顧氏印藪而上。惟謂未識私印。及子孫日利單字象形等印。附於卷末。僅誌銅玉諸紐形式。爲壇爲鼻爲覆斗爲子母爲兩面之類。中有周秦古印。全無攷釋。雜廁於漢魏唐宋之間。蕪穢芟除。猶有未盡。豈不惜哉。

三代無印。斯言發於吾邱子行。固非不知周禮所謂節璽。鄭注謂璽即今之印章。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淮南子言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稽之載籍。班班可攷。代遠年湮。旣經秦火。咸陽一炬。彝器銷亡。正如許叔重說文叙所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而說文所收古文。又與鼎彝文字不類。今見周秦古

印。恆多六國文字。每合於說文之古文。因知吾邱子行言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吾邱子行之不見周秦古印。猶之許叔重不見山川所得鼎彝。其謂三代時卻又無印。是據趙宋之世。絕少周秦古印。雖有字皆反而不可印。所以云然。而實未明平方正直之文字。祇可以論東漢之印。未可以說周秦古印。兩漢隸書。且分有波無波。顯然各殊。秦隸八分。文別款識。印近隸體。宜取爲證。西漢隸書石刻。一婁山上麤。二鳳皇。三魯孝王。四朱博殘碑。五上谷府卿墳壇。視其卿墳壇。六美子侯。後世所存。寥寥數種。皆無波隸。與東漢隸書有波磔者異。吳憲齋言秦漢以前。古印文字。流利生動。西漢去古未遠。其意尙存。斯論甚確。印中一種白文有關。形式似周印。字體近小篆。頗難辨其爲晚周。爲先秦。爲西漢。陳篋齋名之曰周秦之間。又一種壇紐。白文無關。字體近漢印。頗多詭異。尤覺奇古。前人渾雜於私印之中。未遑審察。似當列入周秦之間。不得以尋常私印視之者。未可忽也。

至若朱文小印。概稱秦印。近代篆刻家沿習舊說。謂爲六朝印非也。秦印文字。詭變恢奇。證之古陶古泉。三體石經。汗簡古文。多有合者。是卽六國時代器物無疑。與漢魏六朝朱文之子母印。及朱白相間之文私印不同。獨有朱文白文周印。大者徑寸。小或累黍。中有璽字。兩省作爾。从土从金。變體不一。審釋文字。要以地名官名人名爲多。筆畫結構。布白分行。較之甲骨彝器。雄奇渾厚。趣味橫溢。不相上下。舊有印譜精拓。如武平郭宗昌松談印史。四明萬大徹集古印譜。太倉趙宦光摹古印譜。當湖陸光旭居易軒漢印譜。長沙吳觀均稽古齋印譜。歙汪啓淑古銅印叢。及集古印存。蒐羅富有。尙於周印。曾不多觀。且不能明其爲周秦時代而分別之。美猶有憾。而洪稚存釋璽。言古人制璽。皆以土爲之。引呂氏春秋適威篇。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此誤以陶璽爲古制。不知蔡邕獨斷。璽古者尊卑用之。衛宏言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好。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璽。古印用泥封。印有方圓。質有銅玉。經學之士。專攷經籍。未睹古物制作。是爲失之。篆刻摹秦印。自歙程穆倩以詩文書畫奔走天下。偶然作印。力變文壽承何主臣舊習。崇尙古文。當時非之者曰。舍秦漢而必曰三代鐘鼎之文。此固爲好奇而已。然知古印中有秦小璽。應自穆倩始。泊程易疇叙南海聽颺樓印譜。釋林之爲璽。因知有周印。潘伯寅有論周印詩云。篋齋初入譜。刀幣六書通。似在先秦上。曾收攬古中。官楷名異制。鑄與鑿同工。吾桂何曾見。休論厲太鴻。是言周印自陳壽卿入印譜。吳子苾著攬古錄。爲吾

邱子行桂未谷所未見。又何論厲樊榭耶。張孝達和詩云。嘯堂集古印。尙不及先秦。豈知蒼姬物。疊疊彌足珍。吾行翫異說。鑿空徒紛紜。璽書與璽節。乃忘經傳文。又云。繆篆已絕學。殊異六書云。陳吳勿侈大。鼎足將在君。是言吾邱子行學古編謂三代無印之非。繆篆摹印。不必合於六書。陳壽卿得周印二。吳子苾得周印六。文有璽字。可爲周印之證。然不特此也。福山王廉生於蜀得大圓印。其文奇古不可識。光緒辛巳秋靈齋手拓裝成冊頁。且謂爲非夏卽商。託云異品。余游蜀中。亦於市上購得大圓印。文中有申字。結體相類。既而有人携成都梁氏印譜來。卽以此印冠其首。詢知藏於梁氏二百餘年矣。按詩毛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尙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國語堯阼四岳國。命爲侯伯。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李愛伯慈銘詠郢鐘詩。注云。春秋不見有甫國詩。王風以戌申成甫成許並言。謂昔有申呂。今有齊許耳。足以想見申爲古國。遠在夏商之時。此卽其分封之節璽耶。吳憲齋言古印皆當時通行文字。六國時人好異。所見古印文字。往往有不可識。漢書藝文志。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周秦古印文字。書之時代。似乎難分。靈齋謂多見可定。李斯之書。今旣裏集。其古於斯者卽周末書。秦漢印相近。惟書與印制少異。異於漢者卽秦印。由此推之。雖言夏商。亦不爲過。今有其說。不見器物。甚爲無謂。茲附印拓。備觀覽焉。

附拓夏商印一周印二秦印二三紙計五組別有攷釋俟錄出



王字上下文不可識相疑衆字

申夏商古國名福山王氏大圓有申字同

上據陳靈齋說當爲夏商時古印



官鉢新邦

右行文字

右周印一銅一玉玉印王靜安氏有文錄刻觀堂集林中



邦司馬印

銅印

右秦印二邦字不諱均屬西漢以前司馬印汪詒荃舊藏見集古印存中



匈奴相邦

玉印



邦孟

玉印

記清代則例

曹宗儒

(一) 檔案與則例之關係

檔案與則例。關係雖切。但種類不一。非盡有關係也。說者或泛謂則例即昔時檔案之擇要彙存者。此實對於則例及檔案未盡曉其真際。茲將檔案假定爲甲乙丙三類。分別述其概略。

甲類 故宮博物院所存內閣大庫檔案。宮中檔案。軍機處檔案屬之。其中包括實錄。起居注。諭旨。奏摺。紅本。史書……等，多關於國事。國史之修。其史料多從此類檔案中蒐集。清會典事例一〇五一載：「乾隆四十六年又諭。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其未編列傳之文武大臣。內自卿貳以上。外自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綜其生平實蹟。各爲立傳。恭照紅本。據事直書。……」又四十八年諭：「國史體例。與歷代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事直書……至該館採錄事蹟。向俱恭照實錄。紅本。覈實紀載。第自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以來。五十餘年。所有諭旨批奏專件。未經發鈔者尙多。著先將乾隆四十年以前軍機處所存檔案。令該館總裁纂修等。詳晰查閱纂輯。以昭典覈。……」故在故宮博物院所存之此類檔案。皆爲史料。多與

小泉八雲贅記

丁仁

小泉八雲第一次到出雲那是在一八九〇年八月。他從 Yonago 搭乘小汽船抵達此間，登陸後換乘人力車，經過遠近馳名的松江大橋，下榻於富田旅舍。

富田旅舍所佔的樓房，是一座三層大廈，與現在的工商會館大樓，相對輝映。小泉氏偕同他的翻譯 Mr. M. 先生倉猝抵此，爲避免引人注意起見，馬上更換了旅舍所備的和服。旅舍中的招待組三位身着洋裝的青年，輕快的拿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送到他的室內，但是小泉八雲將三把椅子還給他們，很出他們意料之外。他自己卻坐在中央的座蒲團上。據說他到旅舍以後，總是穿着旅舍所備的和服，過其優裕的夏天的餘日。

那時，Kotoko 先生正做出雲郡的長官。他是民黨的一位忠實黨

則例無關。

乙類 故宮所存內務府衙門檔案。以及現在已經散失之京中各部院衙門檔案屬之。其中包括諭旨。奏案。往來公文……等。此種檔案。上關國事。下繫民情。其所掌之事。無論巨細。凡每年或每月必照案辦理者。此之謂例。其檔案即纂修則例之材料。據總管內務府則例中載。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奏云：「茲查近年節次欽奉諭旨。及臣工條奏。並臣衙門以及所屬各等處歷年稿案。應入例者。約計百有餘件。」欽定吏部章程載：「同治十二年五月吏部奏……令大小各衙門，遴派司員。將嘉慶十八年以後案件。逐細檢查。編次成帙。事繁各衙門。予限三年。俟限期將次屆滿。再行奏明開館。」以此推論。各衙門所存檔案雖多。其中所載之事。皆在則例以內。其在則例以外之事。則於下次纂修則例時纂入。故曰「歷年稿案。應入例者」云云。其不入例之稿案。蓋已在例中矣。故宮博物院印行之總管內務府則例有叙云：「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例者。聚已成之事。刪定編次之也。」此語深中肯綮。則是與則例關係最深者。當爲此乙類檔案。

丙類 外省自督撫以下之檔案屬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奏有云：「……各省官員。既無新例可遵。又謂舊例已改。茫無所措。」蓋外省機關惟依例行事。則例一書與此類檔案無關。

(二) 則例與會典及其他各書之關係

則例爲會典之藍本。欽定吏部章程載同治十二年吏部奏：「臣等查章程初定。原補則例之未周。而則例既修。始能遵循而不易。……臣部事務極繁。案卷繁多。尤當將則

員，也是一位軍事訓練的獎勵者。有一天他和一位身穿制服的青年隨從，在往官署去的途中，看見小泉身著和服，像軍人似的，挺着腰板，在街上往前直走，在松江真算是一種美景。這位長官對他格外謙恭，並且還請他加入軍事訓練，小泉也感覺非常有趣。

一次小泉氏患病，這位長官的女兒，她也是精於軍事訓練的，拿一隻日本鶯當禮物，送給他藉資慰問。不料這鳥表示一種微妙乖張的神態，他就把牠轉送給松江中學的主任教師，他的知己，西田先生。那養鳥的籠子，現時還保存在小泉八雲氏的紀念館中。

那時松江的生活程度很低，三十錢一天的宿費是很有餘裕，五元以上月租，甚屬罕見。小泉氏在松江最後所住的房子，月租僅是三元，經租處雖然打算增加租金，房主卻主張減低租價，因爲他看租戶是洋人，不願給他一種不良的印象。故此這所能鋪五十二張蓆子的十間房子，結果他們規定每月租金三元。那時候紙煙尙未普遍，這種

例經纂修。以備續修會典。」是會典與則例關聯甚切。而因此奏又得知章程一書爲則例之所取材。又章程中載同治五年吏部奏：「……其章程原印稿。印簿。仍交各司則例館收存備查。如此以則例爲綱。以章程爲目。綱舉目張。有條不紊。」又同治十二年正月奏：「……按照則例門類。分別纂輯。……」又光緒十一年奏：「……以後有關入例各件。均由臣部另立簿冊。歸入現行章程外。俟此次則例告成後。再由臣等詳細酌核。分別應存應銷。歸入續纂案內。」詳考以上各奏。是則例之上有會典。則例之下爲章程。會典。則例。章程三者。有相互之關係。

惟章程一書。余所見者。祇兵部有籌餉章程。吏部有處分章程。此外有白塔信礮章程。其他未嘗見之。是章程似非各部門衙門俱有。或係因時制宜。以備其隨時損益者。

刑部設律例館。另有律例。其部中記載事務之則例。當列於六部處分則例內。兵部則有中樞政考。道光二年兵部處分則例內載有兵部奏：「臣部處分則例。專歸職方司辦理。其中樞政考。係四司通例。向來各司分辦。」又道光二年奏：「臣部分設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司。其四司統共則例曰中樞政考。」又：「中樞政考。刊刻漢本。係臣部四司總例。內亦有關係處分條件。」又道光三年奏：「臣部職方司處分則例清書。並通例中樞政考……臣等因處分則例。係由中樞政考摘出先辦……」以上所載。曰通例。曰統共則例。曰總例。俱係中樞政考。其處分則例。不過爲中樞政考之一部分耳。

其他如戶部海運新案。海運續案。科場條例。武場條例。蒙古律例。欽定臺規。金吾事例。學政全書。晉政輯要。粵東省例。荒政輯要。工程做法。內庭工程做法。物料價值。乘輿儀仗做法。壇廟祀典。皇子事例等書。內容大概與則例等。

嗜好，幾乎算是摩登人物們的專用。『日出牌』紙煙的芬芳氣味，便象徵着維新與文明。

適值這樣的日子，小泉八雲來到松江，度着簡單的生活，不顧他那孤獨的客居和含羞的長縮，交了不少的朋友。

他的翻譯 Monabe 先生回東京後，女店主 Osune San 接續着擔任這種職務。她和他的談話，常常是借助一部小字典。

小泉氏雖是一位腸胃健強的人，可是他的早餐，不過僅是一杯牛奶和幾個雞蛋，午飯和晚餐也非常簡單，和一般普通人家所用的和食無異。那時小鷄和牛肉都不很常用，主要的食品，只是青菜與鮮魚。最初他對於使用筷子尚不熟習，連魚中骨刺，都無暇兼顧，所以廚師在事先就給檢除淨盡，省去他的麻煩。

小泉八雲雖然喜歡吃和食，不久以後，爲了遵從醫生的勸告，遂又改用西餐。那時在松江會做西餐的廚師不多，只有名叫 Doshai 的一位。他最喜歡吃的是牛肉排和葡萄

會典雖集其大成。而研究清代典制。在今各部檔案已經散失之後。自不能不兼求之則例等書。而現在除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所存者不計外。舉北京全市各書肆所有。是否能蒐集完全不闕。實爲一大疑問。因之則例之修纂年月問題。及已刊未刊之分別。並則例之種類多寡。皆吾人之所欲知者。

(三) 則例之修纂

則例始修之年月。在今日尙未敢肯定言之。其原因一爲各機關檔案之散失。二爲則例原書之簡缺。間有能考得者。實屬僅有。且其始修年月。多不一致。故蒐集研討。甚感困難。今約略言之。大概俱在乾隆朝以後。因統計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圖書館所存。未嘗見乾隆朝以上之寫本及刊本。而北京市書肆。不但絕無寫本。即刊本亦爲兩圖書館之已有者。蓋當乾隆時。正值有清鼎盛。在理想上當亦在斯際纂刊爲多。今僅就所知者而言。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卷四太監條中載：「乾隆七年十月初五日奉上諭。自今年欽定宮中現行則例爲始。宮內一切事務。宮殿監督領侍等。須恪遵定例。每年年底。仍將緊要事件。遵旨彙奏。有不遵者。以違制論。」再查北平圖書館所存書目有欽定吏部則例。爲乾隆七年張廷玉等奉勅纂。銓選滿官則例。銓選漢官則例。六部處分則例。乾隆四年勅修。欽定戶部旗務則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故宮圖書館所存書目有吏部則例。朱格寫本。乾隆四年。漕運則例纂。乾隆年纂。鼓鑄則例。乾隆三十一年纂。戶部軍需則例。兵部軍需則例。工部軍需則例。俱乾隆四十一年編。科場條例。附繙譯考試條例。乾隆六年纂。壇廟祀典。乾隆二十三年纂刊。國子監則例。乾隆二十七年纂。中樞政考。乾隆六年纂。八旗則例。乾隆十一年刊。督捕則例。乾隆八年

乾布丁；汽水加夏密柑汁是他最中意的飲料。在他晚年的時候，喜歡在飯前用一點百蘭地酒。據說當他客居松江，與朋友相聚的時候，常用日本酒，還愛和人唱日本語的流行歌。兩餐之間他好吃一些日本點心或西洋糕餅。

新年將屆，他預備一套合乎季節的衣履，爲選擇衣料，曾經發生了小小的枝節。那個時代最流行的衣料以無條格爲時尚，所以爲取悅他起見，女店主遂選了這類衣料爲他縫製。後來他見朋友們所穿的盡係老式都帶條格，起初懷疑繼而發怒，還猜想女店主賺了他的錢，最後經松江中學校長佐藤和他的好友西田兩位先生給他詳細的解釋，這才重歸舊好。

衣裳的問題是解決了，登木屐穿白襪又成了當前的緊要工作，同居的人們，全體動員來幫助他。後來雖然他自己也可以處理一切，可是不斷的失足，結果只好再換上原來的鞋。

那年八月，富田旅舍的女主人伴着他，搭乘湖中小艇往 Takibata。

刊。工程做法。乾隆元年刊。內庭工程做法。乾隆元年刊。物料價值。乾隆元年刊。乘輿儀仗做法。乾隆十四年刊。蒙古律例。乾隆年纂刊。太常寺則例。乾隆五十年刊。……統以上各書。並未見有康熙雍正刊本。蓋可爲則例大多數在乾隆時初纂之證也。

在道光十年以前。則例每十年修輯一次。以後則不拘年數矣。欽定吏部銓選則例有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奏：「……向例每屆十年。修輯則例一次。嗣於道光十年二月奉上諭。御史王璋慶奏。六部重修則例。宜率由舊章。如有更改。應專摺奏明通行一摺。各衙門頒行律令。原期垂諸久遠。其有今昔異宜者。固應隨時酌改。然不必定限十年即開館一次。若如該御史所稱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往往不能依限告成。每遲至六七年始刊印完竣。又未能即時頒發。其間數年之久。各省官員。既無新例可遵。又謂舊例已改。茫無所措。而書吏得以上下其手。及至刊刻頒行。將屆則例重修之時。新例又成廢本。……嗣後各部已頒成例。毋得輕議更張。如有因時制宜。必應更正之處。隨時專摺奏明改定。……不必定限十年。開館重修。」此奏深切時弊。又同治十二年吏部奏：「查臣部自道光十九年奏明續修則例。至二十三年修竣以後。迄今三十年之久……」按以上二摺。則十年一修之例。在道光朝已不拘執。以後每朝或一修或數修不等。至刑部之律例館。清會典事例謂「以滿漢司員提調纂修。五年一編輯」。與則例另爲一事。

修纂則例。原無固定機關。與刑部之律例館異。大都各部院衙門臨時開館自修。如吏部所奏：「……謹將臣部請開則例館緣由。恭摺奏聞……」又禮部奏：「……臣部於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奏准開館。當即揀派提調。總纂。纂修。校對等官。督率供事

Yakubli去朝拜。人家告訴他說：「凡眼部發生障礙的人都到那裡去求醫。」那時候的交通尚未十分發達，不像現在沿岸都有火車或電車，所以要往那裡去，除了沿着北岸步行，或是搭乘湖中小艇外，別無其他辦法。那時，小汽艇是甚快無比的交通便利器。到了碼頭，碼頭，他們下船登岸，急赴目的地。可是小泉八雲在沿路上每途遇到一座菩薩，他便止步稍停，表示敬意。

因此他們的進行非常遲緩。女店主爲了關懷當日能否回寓，所以她在前面引導的很快，惟恐趕不上回航的小船，但是小泉氏不知道她的意思，還不斷的稱道她是善走的能手。費了千辛萬苦，才登上那斷崖絕壁的山巔。他在神前焚香默禱，並且還供獻上日金十元，得了護符一束。到了午餐的時節，桌上的素齋，使他覺着失望，因爲沒有他可吃的，就是鷄子在那神社附近都很難得，無奈只得空着肚子，回到湖邊碼頭，在那裡買了幾個鷄子，生着喝下去了。

等。將歷年增刪更改各條。有關科場事宜者。分門別類。悉心修纂。」又兵部奏：「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欽奉諭旨。着吏。兵。工部。各將處分則例悉心確覈……」內務府則例內載內務府奏：「……臣衙門以及所屬各等處。歷年稿案。應入例者。百有餘件……臣等公同商酌。擬派司員。逐一檢查。將入例者分類續纂。再由臣等詳加斟酌……至三院各處。均有專管堂官。一切事宜。請仍照道光二十年辦過成案。交該管堂官自行詳細酌核。辦理妥協。編輯成書。送交臣衙門彙總。繕寫正本……」是則例館係屬臨時機關。或竟有不設館者也。

附 表 (本表所注年份係記載纂修時期)

宮中現行則例	乾隆朝	同治九年	光緒朝排印本
宗人府則例	道光三年	十九年	二十九年
王公處分則例	咸豐六年		十四年
六部則例	乾隆五十五年		三十四年
吏部則例	乾隆七年	二十六年	四十八年
	光緒十二年		六十年
吏部稽勳司則例	嘉慶朝	道光朝	嘉慶五年
吏部驗封司則例	道光朝		道光二十三年
處分章程	道光朝	同治五年	十二年
吏部滿官銓選則例	乾隆七年	五十五年	道光二十三年
吏部漢官銓選則例	同上		同治十二年
戶部則例	乾隆二十年	四十六年	道光十一年
			二十八年
			咸豐朝
			同治四年
			十三年

那天所遭遇的不幸，不僅是這一項。到了原來登岸的碼頭又發覺小艇的汽機生了障礙，難以起錨。他便高聲大呼：「日本船！請來一隻日本船！」結果來了一隻六隻船，但是那位好心的船夫，又允許一位第三者加入，這天的乖運纔算完結。

那年十月他與一位姓小泉的女子結婚，純日本式的生活遂於此時開始。每屆冬季，日本海面上的寒風，對他十分難堪，不得已乃於十一月轉至熊本，在熊本高等學校擔任英語教師，一直任教四年。一八九四年的秋天他離去熊本，次年的春天他又接受了神戶紀開的約請，擔任文藝欄的主幹。一八九五年他取得日本國籍，從他妻子的姓，改名為小泉八雲。一八九六年他轉職東京帝國大學，擔任英國文學系教授，直到一九〇三年以事辭職。最後他又執教於早稻田大學，為時不久，因罹心臟重病，名醫束手，遂於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與世長辭了。

他逝世以後，學術界的名流認他

- 戶部旗務則例 乾隆三十四年
 戶部鼓鑄則例 乾隆三十四年
 戶部軍需則例 乾隆四十一年 乾隆五十年
 禮部則例 乾隆四十九年 嘉慶九年 道光二十年
 科場條例 乾隆六年 道光二十九年 咸豐朝 光緒十一年 十三年 二十八年
 學政全書 嘉慶十年 十七年
 兵部處分則例 道光三年
 又續纂 道光九年
 兵部武場條例 同治朝 光緒二十一年
 督捕則例 乾隆八年
 兵部籌餉章程
 兵部軍需則例 乾隆四十一年 四十九年
 兵部八旗則例 乾隆六年 十一年 三十九年 四十九年
 中樞政考 乾隆六年 二十九年 三十九年 四十九年 嘉慶十三年 道光九年 十二年
 光緒十六年
 工部則例 乾隆朝 嘉慶三年 十七年 二十六年 光緒十年 十九年
 工部軍器則例 乾隆五十六年 嘉慶二十一年
 工部軍需則例 乾隆四十一年
 工程做法 乾隆元年
 內庭工程做法 乾隆元年
 物料價值 乾隆元年

爲西洋人中最能了解東方文化的一員大將，並且稱讚他是解釋東方文化給西洋人的唯一功臣，所以替他創立了一所紀念館，凡與他有關的文物，盡都羅列其中。他生前性極好學，博覽群書，所以他的收藏非常宏富，洋書二千餘種，和文書亦將近五百餘種之多，文學書佔多數，法德語的書籍也相當的可觀。後人類之曰：「小泉八雲文庫」。

困他涉獵既廣，蘊蓄又深，再加上天賦的寫作奇才，所以他的著述非常之多。一九三三年東京北星堂刊行了一部パーキンズ氏所編的小泉八雲書誌，全書計四百四十四頁，洋裝一巨冊。同年美國的書誌學彙報也刊登一篇 *M. H. Sison* 氏所編的小泉八雲著述目錄，連載四期，一九三四年又復刊行單行本，流通甚廣。他的寫作生涯遠始於新奧爾良斯泰姆士報，擔任文藝部主幹的時候，自從異文學遺聞、佛領西印度二年記、支那怪談等書問世以後，隨得讀書界的好評，他的文名從此亦就遍傳了歐美。到日本後，他以多年留心觀察所得，

- 乘輿儀仗做法 乾隆十四年
理藩院則例 附通例 回疆則例 道光十三年 光緒十七年 三十四年
蒙古律例 乾隆朝 嘉慶朝
欽定臺規 道光七年 光緒十八年
太常寺則例 乾隆五十年 道光朝
壇廟祀典 乾隆二十三年
國子監則例 乾隆三十七年 嘉慶二年 道光四年
金吾事例 咸豐元年
白塔信礮章程
總管內務府則例 同治九年 光緒十年 宣統三年 民國二十四年故宮文獻館刊本
內務府廣儲司則例 民國二十四年故宮文獻館刊本
內務府掌儀司則例 同上
內務府都虞司則例 同上
內務府會計司則例 同上
內務府慶豐司則例 同上
晉政輯要 光緒十三年
粵東省例
以上已刊
皇子事例
六部則例

Hearn, Lafcadio. Writings, K-oizumi edition.

16 vols. Boston, Houghton, 1932
Hearn Learns Japan, by p. D. Perkins.

In Japan News-Week, same cond. China Digest, April, 1920.
A bibliography of Lafcadio Hearn 4 pts. by Matha Howard S-isson. Bulletin of Bibliography, vol. 15 nos. 1-4, May-August, 1933 to May-August, 1934.

寫了下列各書：日本瞥見錄、異國情趣與回顧、心、神國日本、影、日本雜錄、骨董、怪談、蟲的研究、天河之緣起等。其中多半是描寫東方人的內心生活，東方精神文明的的作品，每部書出版以後，銷路甚廣，歐美讀書界爲之一震，爭先翻譯，中法德荷意丹瑞西俄九國，無不有譯本出現，其影響之大，不可可知。

今年值他出生九十年紀念，也是他旅日的第五十週年，草此短文聊示紀念，並就正文藝先進之前。

參考書：

戶部鑰藏則例 光緒二十五年鈔本

戶部海運新案 道光二十八年

戶部海運續案 咸豐元年

漕運則例纂 乾隆朝

都察院則例

順天府則例

光祿司則例 道光八年續纂本

太僕寺則例

護軍統領則例

內務府營造司則例 故宮藏本

內務府慎刑司則例 同上

內務府上駟院則例 同上

內務府武備院則例 同上

內務府奉宸院則例 同上

內務府圓明園則例 同上

內務府靜明園則例 同上

內務府靜宜園則例 同上

內務府清漪園則例 宮故藏本

內務府掌關防管理內管領事務處則例 同上

內務府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則例 同上

內務府官房租庫則例 同上

內務府中正殿則例 同上

內務府造辦處則例 同上

內務府武英殿修書處則例 同上

內務府御藥房則例 同上

內務府寧壽宮則例 同上

內務府雍和宮則例 同上

內務府南苑則例 同上

內務府景山官學則例 同上

內務府咸安宮官學則例 同上

內務府管轄番役處則例 同上

內務府犧牲所則例 同上

以上未刊

按此表係僅就所知者列出。難免挂一漏萬。仍望大雅君子。補我闕漏。是為幸焉。

小來禽館帖跋

晉祠銘

行草書碑。自文皇始。銘石簡牘之體。一合不復可分。此碑繫書體變遷。鮮有知者。舊唐書東夷傳。文皇以溫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賜新羅朝使。溫湯久佚。絳帖只有銘辭。宋人謂之秀岳銘。敦煌出唐拓本。序文亦失前半。原題溫湯抑溫泉。遂不可知。其書秀潤過此。雄厚不逮。文皇傳書。晉祠第一。晉祠墨本。此拓第一。所見如歸玄恭翁蘇齋題者。皆經重刻。肥濁可厭。重刻未知何時。清初諸老。無得見未鑿本者。金石萃編悉沿重刻之誤。如花作筵。耶作鄙。夢作慶。非見此拓。無由考訂。茲補正萃編三十許字。文全可讀。爲讀碑之一快。若欄曲流平流字。翻霞散錦霞字。英聲不匱之聲不字。此本皆漫。新拓雖明晰。不足據也。刻本直成劣匠之書。卽字形未變者。無復

筆勢。似此晶光灑氣。震蕩豪楮間。以媿溫泉唐拓。殆無愧色。

古今帝王書。文皇爲冠。資性超卓。拔奇於歐虞之外。高宗萬年宮碑李英公碑。雖力學乃翁。薄怯甚矣。屏風帖自宋以來謂文皇書。字形筆法皆不類。取此銘校之。顯非一手。而莫有知者。孫北海謂此不及淳化帖中文皇書。淳化摹自真迹。自與劣匠刻鑿之本有殊。蘇齋駁斥北海。而所選此碑二百二十三字。鑿懷之字。亦多入選。似不知此銘重刻何也。蘇齋又云有楊氏新刻。楊氏何人。所據何本。惜不獲見。若用未鑿本精刻。猶當勝於原碑。吾不解晉人何憾於文皇。而摧殘遺迹至於此極耶。

泉州殘帖

閣帖第四卷。存褚虞歐柳四家。曲沃衛氏所藏。泉州真本

勺圃

也。衛尹東錄泉南雜誌。衛周胤錄格古要論各一則。明人記述泉帖。二書爲詳也。要論言洪武四年常性序刊釋文。而孫北海誤謂刻帖。沈子培氏辨之矣。泉南雜誌引沈源釋文序云。泉帖納郡庠。歲久剝蝕。莊少師重摹以傳。莊夏。字子禮。嘗與樓攻媿校刻東觀餘論。刻帖自宜精善。（閩小記云。莊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楊大瓢因誤作莊夏登。）原刻木板。南宋時已不可搨。故莊易以石。石復散存諸家。不易得全。故宋時少傳本。福清依此重摹。而法帖譜系。以直承淳化。蓋曹士冕未見此帖。王佐云無以考究摹手。則由未見沈源序也。帖每卷有裂痕。福清亦如是。裂痕猶在宋時。決非馬蹄所損。莊刻具有本末。決非南狩遺石。二說顯爲矛盾。而陳懋仁兩存之。怪妄之談。易於聳聽。馬蹄之名特著。王虛舟楊大瓢乃分泉與晉江馬蹄爲二。直可笑也。前人記載。不無歧異。作帖考者。先自不能了然於心。徵引舊說。無判別之識。是非相貿。致閱者如墮雲霧。泉帖孤行於明代。垂二百年。於此帖不得要領。卽於一切閣本。罔不隔闕。所以姚惜抱以翻泉帖爲古本。包安吳以翻泉帖爲裏板也。宋刻閣帖固多。至明而泉僅存。泉帖雖有真本。明季無復完帙。衛氏稱此殘冊。可謂識帖者矣。所錄二書。未加論斷。因書所見於後。

泉州帖石。分藏數家。至洪武時。常氏以官力聚之一處。傳揚遂多。予所見凡三。曲沃衛氏。武林高氏。義陽吳氏。吳正志。字澈如。香光所稱吳光祿者。藏第一卷。缺唐太宗書七十餘行。高氏本有武功郡王印記。清景祖第一子。禮敦巴圖魯。太祖之伯父也。所藏或全部。而今餘三之一。各本悉用寬簾竹紙。與孫月峰所言相合。其餘紛紛稱宋揚者。都無影響也。

書譜江陰本

書譜最先之刻。爲太清樓。以二十行爲一石。清迥絕倫。明時已不可得。停雲所摹。有宣和政和印記。則宋別本也。嘉靖二十二年。江陰曹氏所刻。一依太清樓形式。非若停雲變易行次。曹驂作跋。泛論孫書。不言何本。孫月峯書畫跋跋。謂與停雲伯仲。近世通行者。乃有元祐二年河東薛氏之刻。竟在太清樓以前。而自宋迄明。無言及者。太清樓絕迹已久。而薛刻隨在皆是。蓄帖者家有其物。凡帖曰宋刻則寶貴。曰明刻則輕視。帖賈翻摹江陰本。僞爲元祐薛款。因之大爲世重。其稍精者。便稱宋拓。於所自出之江陰本。亦皆撤去曹跋。妄云宋刻。是以滬上影印。直謂江陰本爲太清樓。題識纍纍。悉同夢囈。孰

後孰前。莫名其妙。標曰宋拓宋本。罔非明清所刻。顛倒紊亂。莫可究詰。豈惟書譜爲然。此本曹跋具在。足證薛刻僞妄。太清樓不可見。見此尚有叔敖之似。停雲逾勁過此。則章簡父之鐵筆。優於梁元壽。惟移行則非。月峰伯仲之言。自是定論。二刻同見抑於僞薛。吾故揭明之。爲真刻吐氣。

淳熙秘閣續法帖

淳熙續閣帖。見宋曾宏父石刻鋪叙。其前帖則脩內司重摹淳化也。海上影印劉鐵雲藏者。吳讓之吳平齋題識。同深激賞。乃與鋪叙不合。心知其非。莫由取證。己卯夏。碑估自津門携來八冊。失末兩冊。匆遽持去。恒往來於懷也。帖肆因異於影本故不售。歲晏聞猶在津。告碑估取回。嘉平二十五日實至。復覓影本校之。同者只力命一帖。尙非此本。季直戎路摹麟岡。思想奉橋時晴枯樹摹戲鴻。餘雜取十七淳化。都非此帖所應有。十三行有永和十年三月望日山陰王獻之書二行。洛神旣失首尾。題字奚以不失。大令右軍少子。蘭亭稷集。其齡甚稚。未能成詩。甫及一年。便有十三行之妙蹟出世耶。二吳曰宋紙宋墨。曰的係宋搨。鐵雲謂鋪叙錯簡。爲之迴護。鋪叙未嘗錯。

諸賢之目錯耳。淳化覆本。隨在皆是。元祐淳熙兩續帖。雖覆本亦罕見。明帖中採及一二。皆不言其所出。以故知之者少。南宋國勢孱弱。內府藏書。不能比淳化。並不能及元祐。質迹亦所不免。而摹勒之精。氈蠟之美。非其他宋帖所及。張叔未言求此帖五十年。朋舊贈遺。僅及其半。所記帖目。如長史懷素。尙疑誤收他刻。吾帖已及八卷。侈於清儀閣矣。程蘭川南邨帖考。宋帖略備。而此獨缺。鋪叙有書人。無帖目。茲詳著之。

第一

魏鍾繇書力命帖

王惲玉堂嘉話謂之議事表。後有錢文僊題。此與快雪堂本大小稍有出入。劉東武謂虞永興臨。固是臆說。其書體自不類魏晉。

晉王羲之蜀都帖(十行)。諸從帖(四行)。頤養帖(六行)。且夕帖(五行)。省別帖(二行)。重告帖(四行)。快雨帖(六行)。道護帖(六行)。諸賢帖(六行)。善和帖(九行)。州民帖(四行)。今遣帖(七行)。玉潤帖(十一行)。送梨帖(二行)。數有帖(八行)。寒切帖(五行)。適書帖(二行)。弘遠帖(二行)。感情帖(八行)。蜀都以下二十七行。同十七帖。而書則不同。蓋不知誰氏所臨。

今遺寒切二帖同淳化。時內府尚存原迹。非若偽本摘摹淳化。毫無意識也。寒切視前帖爲瘦。是一是二。不可知矣。

玉潤帖包安吳謂是王凝之之書。大令之小女發癩。非右軍所及見。其論甚精。

數有感情二帖。澄清堂即摹此本。

王虛舟曰。右軍帖淳熙秘閣續帖所刻。比於淳化。殊清迥有出塵之致。此論未然。淳化中真蹟。氣象俊偉。右軍字勢雄強。往往可見。此刻固清。而薄怯已甚。岳倦翁云。所見二王書。只有唐臨。因知南宋內府所儲。亦無復二王手迹矣。

第二

樂毅論

存十八行及年月一行。尚多缺字。不詳所出。

黃庭經

後有臣遂良臨四字。及昇元間題名。此與穎上同出一本。而字形筆法。都不相似。

晉王獻之草書洛神賦(二十七行)

草書不類晉人。因柳誠懸有子敬好寫洛神之語。歸之子敬耳。

第三

唐歐陽詢書道失詩 度尚帖並米芾跋

戲鴻堂均重摹。

唐蕭瑀書歲旦詩

唐褚庭誨書孝經(四行)

此摹淳化帖中蕭確之書。注褚庭誨三字。非唐迹。確書即偽也。

唐孫思邈草書(二行)

甚有六朝格韻。王虛舟謂魏晉門法入其手都無所用。孫氏深於晉法。故爾超妙。虛舟之論。非蒙所解。

唐狄仁傑尺牘

唐張長史率意帖(五行)

故作奇狀。意味淺薄。偽也。張叔未云。長史三帖。清過拔俗。不審何以有三帖。

陸放翁云。故簽書樞密王倫出使時得此帖於故都。予少日見之。今四十有五年。初不言其得失。殆以御製之帖。不敢輕議耶。

唐顏真卿祭豪州文送劉太冲序

第四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戲鴻摹奏狀。明皇大書特佳。非鶴鵠頌所及。偽絳帖摘桓山六字以充大令。王虛舟張叔未皆疑大令有桓山全碑。包安吳亦屢稱之。不知唐以前不用行草入石也。劉東武未見此帖。謂六字只唐人。其識遠出諸賢上矣。

第五

唐李白書醉起詩 送賀八詩 皆偽。

唐胡英樂府詩

唐李邕尺牘

上二帖戲鴻重摹

唐白居易尺牘二

其一與劉夢得。香山遺迹。惟此及越州石氏刻耳。

第六

唐張九齡告 李紳告

南海潘氏刻之海山仙館帖。太白長史書。亦併入此卷。

第七

李陽冰篆章處厚題

篆題均軟弱。殆是偽本。非因摹失。

唐李德裕尺牘

唐畢誠尺牘

唐李商隱書月賦

字體長而逾制。文學家之書。不必盡工。皆有雅韻。如杜紫微張好好詩。其體亦長。而高情逸致。在筆墨外。豈有玉溪乘筆。成此俗狀者乎。曹娥碑玉溪題名。殘餘數字。應規入矩。當是真蹟。此賦亦見悅生堂古蹟記。吾不知其古也。

第八

懷素自叙

石刻鋪叙云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此本失之。蓋缺末一葉。張叔未曰。懷素草書橫行破漢祖七行。馮氏快雪堂亦刻之。右軍云至當不虛也止。未見他刻。聖母帖全。按寶真齋法書贊。懷素自叙。在淳熙祕閣續帖。自叙篇幅較長。已視他卷為多。再益以三帖。非此卷所能容矣。橫行七行。快雪摹自絳帖。右軍云一帖。淳化及絳均有之。何云未見他刻。

第九

高閑亞棲齋已書。謹存高閑八行。附八卷後。餘缺。

第十

楊凝式並無名人書皆缺。

戲鴻楊少師新步虛詞。不審是否出此。

有宋名刻。汨沒於偽帖久矣。藏有此帖九卷十卷者。幸以帖目相示。俾存其真。則功在藝林。詎惟蠶生永銘嘉惠。

題此帖竟。適見香光與晉陵唐君俞札云。淳熙閣續帖。金壇所刻止有八卷。尙少二卷。在尊府君處。曾於長安出以相示。有褚遂良李後主書。亦求一摹。據此則今帖八卷。金壇刻也。香光之藏以及南海潘氏嘉興張氏所得。皆金壇刻也。洞天清祿集云。寶慶火災。其石不存。此刻是木非石。其非原本審矣。褚遂良李後主書。曾宏父何以略而不言。自不應在無名人書之列。新步虛詞從何而得。更無從稽考矣

熙續帖也。但不見思翁此札。則不知淳熙帖有金壇本。是諸家記載所未及。至以李褚書爲此帖。乃思翁失考耳。按鴻堂帖褚中令帝京篇云。唐荆川家傳本。君俞荆川裔也。帝京篇爲羣玉堂刻。見趙子固倪寬贊跋。李主書爲太白詩及自作櫻桃落盡春歸去詞。思翁有臨本。見劔合齋帖。是思翁誤以羣玉爲淳熙。無可疑矣。張叔未與程蘭川書云。承惠淳熙秘閣續帖。首卷殘拓王書千文四十七行。卽裝於淳熙帖未全本之首。並裝尊札。以當題跋。此本王書無千文。不知程氏何由知爲續帖。

文 教 月 刊

論說 文學 經解 文藝 雜俎

山東省文化教育委員會編

濟南市新東門外華美街十三號

舊畿水利述 (二)

蔡申之

水利之義有二。就廣義言之。舉凡排水防洪濟運灌溉皆是也。其狹義則灌溉而已。惟水害不除。則水利不興。說者謂水分之則爲利。聚之則爲害。用之則爲利。棄之則爲害。然其所謂分之用之云者。又不能捨排水防洪而不用。興利卽所以除害。害除而利亦自興。此固一而二而一者。吳邦慶序潞水客談云。天下之水。未收其利。須先去其患。水利在灌溉。而患在衝決淹浸。故興水利者。留水以爲用。而除患者。排之而使去也。事雖殊途。而功歸一致。故以探討所得。按廣義區爲宣防濟運灌溉三項。又吳邦慶畿輔河道水利叢書序云。嘗觀史傳。於疏濬蓄洩之事。見後人所用之法。多前賢已用者。後不嫌於襲前。以水性終古不易。其不效者。特用之不當耳。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凡事皆然。行水亦其一也。雖然兵家不能執輜鈴而求勝。醫者不能泥古方以活人。而孔子則曰三人行必有師。前車之鑒。何可忽諸。要在融其意以善用之而已。

關於宣防之舉。以永定爲最要。滹沱等河次焉。蓋以其挾沙帶泥。善淤易潰。茲據史乘有事功可言者述之。惟古者地曠人稀。縮於此者伸於彼。其來也漸。不難徙而避之。爲患未甚顯也。自遼金建都而後。畿輔根本之地。時慮水害。因爲遏止之謀。且生齒漸繁。草萊漸闢。與水爭地。勢所難免。從而隄防之。非得已也。而河患乃以日亟。至於黃河。雖曾爲巨患。自金代徙而南行。濮陽長垣東明等縣。固間受水害。而旋決旋塞。未爲大患。時異勢殊。不足借鏡。以故略焉。今言永定等河。自金始。

金世宗大定八年濬泚河犯正定。命發民夫繕完隄岸。二十五年五月。蘆溝水決於上陽邨。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物力。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牻。下視都城高一百二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倘暴漲人或爲奸。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牻。仍於岸上置埽官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章宗明昌三年六月。蘆溝隄決。詔速邊塞之。無令氾濫爲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元洞口以下丁邨以上舊隄。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尙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見金史河渠志。）

至於元代。太宗七年八月勅曰。近劉冲祿言率水工二百餘人。已依期築閉蘆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隄固護。恐水漲冲壞。或利徒盜決灌漑。請令禁止。劉冲祿可就主領。毋致冲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徒二年決杖七十。如遇修築時。所用丁夫器具。應差處調發之。其舊有水手人夫內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領常切巡視訪究。歲一交番。所司有不應副者罪之。（見元史河渠志）。是不特築有隄防。且定搶護之制矣。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因水勢浩大。郭太史守敬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見元史許有壬傳）。六年四月修蘆溝上游石徑山隄。乙亥修永清縣南河。（見本紀）。武宗至大二年十月。左都威衛言十月五日水決永清縣王甫村隄。闊五十餘步。深五尺許。水西南漫。平地環流。綠營倉局不沒者無幾。恐來歲春冰消。夏雨作。冲決成渠。軍民被害。或遷置營司。或多差軍民修塞。庶免墊溺。三年二月下左右翊及後衛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五月工畢。仁宗皇慶元年二月。東安州言渾河水溢。決黃蠅隄一十七所。都水監計工物。移文工部樞密。知院答失帖睦爾奏左衛言渾河決隄口二處。屯田不耕種。已發軍五百修治。臣等議治水有司職耳。宜令中書戒所屬用心修治。從之。七月省議。委工部員外郎張彬言巡視渾河。六月大雨。水漲逾丈。決隄口二百餘步。漂民廬。沒禾稼。乞委官修治。發民兵刈雜草興築。延祐元年。左衛言六月渾河決武清縣劉家莊隄口。差軍七百興築。並同東安州民夫協力修治。三年省議。渾河決隄堰。沒田禾。軍民蒙害。既已奏聞。差官相視。自石徑山金口下至武清縣界。舊隄長計三百四十八里。中間因舊修築者。大小四十七處。漲水所害。合修補者一十九處。無隄創修者八處。宜疏通者二處。計工三十八萬一百。

役軍夫三萬五千。九十六日可畢。如邇築則役大難成。就令分作三年爲之。省院差官。先發軍民夫近萬人。修其要處。是月樞府奏撥軍三千。委中衛僉事督修之。七年五月。營田提舉事言去歲十二月屯戶巡視。廣賦屯北渾河隄二百餘步將崩。恐春首土解水漲。浸沒爲患。乞修治。都水監委濠寨營提舉司官武清縣官督夫修完。廣武屯陷薄隄一處。永興屯北低薄一處。落堡邨西冲圯一處。永濟屯北崩圯一處。王邨莊西河東岸。北至北墳兒。南至韓村西道口。劉邢莊西河東岸。北至寶僧百戶屯。南至白墳兒。總用工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二。延祐七年。正定路言正定縣滹沱河北決隄。寢近城。每歲修築。聞其源甚微。與冶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勢遂猛。惟關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水十退三四。今議於冶河故道。自平山縣西北河內改修滾水石隄。下修龍塘隄。東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橋西改關河道一里。上至平山縣西北。下至寧晉縣。疏其淤澱。築隄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復有程同程章二橋阻咽水勢。擬開減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此卽引冶河由欒城逕趙州。南會於浚河之道也。見元史河渠志。英宗至治二年六月。修渾河隄。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甲子。發兵民築渾河隄。三年四年渾河連決。發軍民萬人塞之。見元史本紀。又三年七月。修灤河。先是三年三月永平路屯田總管府言。國家經費。咸出于民。民之所生。無過農作。本屯關田收糧。以供內府。不爲不重。在昔有司於馬城東北築隄。以防灤水。西南連清水河至公安橋衝盪皆盡。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隙。若不預修。必致爲害。工部移文都水監委官相視。至是發軍治之。見文獻通考。則元代所以致力者。惟隄防而已。至於明代。太祖洪武十六年濬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見明史河渠志。成祖永樂二年十月。修順天府固安縣渾河決岸。七年六月。固安縣渾河決賀家口。傷禾。命工部急遣官修築。十五年閏五月。修固安縣孫家口隄岸。見明史本紀。仁宗洪熙元年七月。水決蘆溝橋東狼窩口岸一百餘丈。命行後軍都督府行部發軍修築。見明史本紀。宣宗宣德三年。潰蘆溝隄。發卒治之。見明史河渠志。四年二月。修蘆溝橋凌水所決河口。四月命侍郎羅汝敬往督。六年五月壬申。順天府奏霸州保定縣地低窪。臨邊渾河。往者河岸缺壞。皆是保定文安大城諸縣民夫同軍衛修築。今河水冲缺。岸土漸薄。且有坍塌之處。若水溢決潰。必傷田苗。請如舊集衆預修。庶幾有備無患。從之。六月丁未。順天府固安縣奏今夏久雨。渾河漲溢。冲決徐家等口。上命工部撥工修理之。七年三月壬戌。渾水決固安縣馬莊

等處隄岸。命順天府發民修築。九年六月。水決渾河東岸。自狼窩口至小屯廠。行在工部請修治。從之。命都督鄭銘董其役。(見明史本紀)英宗正統間。復命侍郎李庸修築東狼窩口等處並及蘆溝橋小屯廠潰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溝渾河二水俱溢。決保定縣安州隄五十餘處。復命庸治之。築龍王廟南石隄。(見明史河渠志)。憲宗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抵州。屢層次爲害。近決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請因其自然之勢。修築隄岸。詔順天府官相度行之。(見明史河渠志)十二年二月。工部言保定等縣言各縣河岸沖決數多。有妨耕種。乞存留原借通惠河人夫以便修築。本部委官徐九思等亦各言蘆溝橋及直沽天津迤北南營要兒渡口一帶河道。沖決淤塞。有妨漕運。比之通惠河尤急。宜卽如所奏。准其存留。其直沽蘆溝一帶河岸道路。亦宜酌量緩急。暫撥通惠河人夫用工。從之。(見明史本紀)孝宗弘治二年。決楊木廠隄。命新寧伯譚祐侍郎陳政內官李興等督官軍二萬人築之。(見明史河渠志)世宗嘉靖十一年五月。太僕寺卿何棟言看得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近以渾河沙壅。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淹沒。瀰漫至數十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卽爲疏濬。工部覆奏。得旨允行。四十一年八月。蘆溝西南隄壞。命工部尙書雷禮往視。禮還。上修築事宜。又言當委幹局九人。分任九區。並力責成。又言橋東西岸。甃石不堅。當俟決隄工完之日加工繕治。報可。(見本紀)神宗萬曆三年。撫臣王一鶚修築渾河隄。延袤五十餘里。障水東流。(永清縣志)十一年。渾河決隄口水失故道。(見永定河志)。

至於清代。於河之修治更勤。世祖順治十一年。永定河由固安西宮村與清水合。經霸州東。出清河。又決九花臺南里諸口。霸州西南遂成巨浸。聖祖康熙三十一年。以永定河道漸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時被水災。用直隸巡撫郭世隆議。疏永清東北故道。使順流歸淀。三十七年。以保定以南諸水與渾水滙流。勢不能容。時有汎溢。巡撫于成龍疏築兼施。自良鄉老君堂起。逕固安北十里鋪永清東南朱家莊。會東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達西沽入海。潯河百四十五里。築南北隄百八十餘里。賜名永定。自是渾流改注東北。無遷徙者垂四十年。三十九年郎城淀淤且平。上游阻塞。

命河督王新命開新河。改南岸爲北岸。南岸接築西隄。自郭家務起。北岸接築東隄。自何麻子營起。均至柳岔口止。四十年。加築永定河南岸排椿遙隄。修金門閘。雍正二年。修永定河郭家務大隄。築清涼寺月隄。三年。因郭家務以下兩岸頓狹。永清受害特重。命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引渾水別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遂於柳岔口少北。改爲下口。開新河自郭家務至長淘河。凡七十里。經三角淀。達津歸海。築三角淀圍隄。以妨北軼。又築南隄。自武家莊至王慶坨。北隄自何麻子營至范甕口。其冰窖至柳岔口隄工遂廢。十二年。永定河決梁格莊四聖口等處三百餘丈。黃家灣河溜全奪。水穿永定縣郭。下注霸州之津水窪歸淀。總河顧琮督兵夫塞之。十三年永定河決南岸朱家莊北岸趙家樓。水由六道口小隄。仍歸三角淀。高宗乾隆二年。總河劉勳勘修永定河南北隄。開黃家灣求賢莊曹家新莊各引河。濬雙口下口黃花套。六月。漲漫南岸鐵狗北岸張客等村四十餘處。奪溜由張客決口下歸鳳河。命吏部尚書顧琮察勘。請做黃河築遙隄之法。大學士鄂爾泰持不可。議於北截河隄北改挑新河。以北隄爲南隄。沿之東下。下游作洩潮埝數段。復於南北岸分建滾水石壩四。各開引河。一於北岸張家水口建壩。卽以所沖水道爲引河。東匯鳳河。一於南岸寺臺建壩。以民間洩水舊渠入小清河者爲引河。一於南岸金門閘建壩。以渾河故道接牝牛河者爲引河。一於南岸郭家務建壩。卽以舊河身爲引河。合清隔濁。修理自明。詔從其請。四年。直督孫嘉淦請移永定河寺臺壩於曹家務。張客壩於求賢莊。又於金門閘長安城添築草壩。定以四分過水。顧琮言金門閘長安城兩壩水勢。僅一河宣洩。恐汎發難容。擬分引河爲兩股。一由南窪入中亭河。一由楊青口入津水窪。又言郭家務小梁村等處。舊有遙河千七百丈。年久淤塞。請發帑興修。均從之。五年。孫嘉淦請開永定河金門閘重隄。濬西引河。開南隄放水。復行故道。六年。永定河凌汎漫溢。固良新派雄霸各境多淹。從鄂爾泰議。堵閉新引河。展寬雙口等河。挑葛漁城河槽。築張客曹家務月隄。改築郭家務等壩。九年。以范甕口下統以沙葉兩淀爲歸宿。而汎水多歸葉淀。遂疏注沙淀路。並將南北舊減河濬歸鳳河。御史柴潮生言北方地勢平衍。原有河渠淀泊水道可尋。如聽其自盈自涸。則有患無利。而獨受其害。請遣大臣齎幣興修。命吏部尚書劉於義往保定。會同總督高斌督率辦理。尋請將宛平良鄉涿州新城雄縣大城舊有淀渠。與擬開河道。並隄埝涵洞橋閘。次第興工。下廷議。如所請行。十五年五月永定河水驟長。由南岸第四溝奪溜出。逕固安城下。至牛坨。循黃家河入津水窪。一由牝牛河入中亭河。命

侍郎三和同直督堵禦。於口門下另挑引河。截溜築壩。遏水南溢。使歸故道。十六年。永定河凌汛水發。全河奔注冰簪隄口。卽於王慶坨南開引河。導經流入葉淀。以順水性。十九年永定河南埝水漫隄頂。決下口東西老隄。奪溜南行。漫勝芳舊淀。逕永清之武家廠三聖口霸州之信安入口。明年高宗臨視。改下游由調河頭入海。挑引河二十餘里。加培埝身二千二百餘丈。二十一年。直督方觀承請於永定河北埝外更作遙隄。鳳河東隄亦接築至遙埝尾。從之。二十四年。濬京師護城河。及圓明園一帶河。御史李宜青請疏濬幾輔水源。命直隸總督方觀承條議以聞。觀承言東西二淀。千里長隄。卽宋臣何承矩與堰遺蹟。今昔情形有異。倘泥往迹。害將莫救。如就淀言利。則三百餘里中水村物產。視昔加饒。惟遇旱而求通雨澤於水土之氣。則人事有當盡者耳。(見清史稿河渠志。)二十七年。山東道御史湯世昌言。今歲近京各處。雨水過多。低田淹損。行路泥濘。頗爲農商之病。惟於大道兩旁。開渠深廣。旱澇蓄洩。因其地勢。節節疏通。則水有歸宿。農商不致受病。(見皇朝文獻通考。)二十八年。帝以天津文安大城屬被淫潦積水未消。命大學士兆惠督辦經理。復命阿桂會同總督方觀承酌辦。阿桂等以子牙河自大城張家莊以下分爲正支二河。支河之尾。歸入正河。形勢不順。請於子牙河村南斜向東北挑河二十餘里。安州依城河爲入淀尾閘。應挑長二千二百餘丈。安肅之漕河。應挑長三千七百餘丈。其上游之姜女廟。應建滾水石壩。使水由正河歸淀。新安韓家埝一帶。爲西北諸水匯歸之所。應挑引河十三里有奇。如所議行。三十年溇沱水漲。逼臨正定城根。添築城西南新隄五百七十餘丈。迴水隄迤東築挑水壩五。河神祠前築魚鱗壩八十丈。藁城東北兩面溇水澆流。順岸築埽三百六十丈。埽後加築土埝。(見清史稿河渠志。)三十二年築淀河隄。自三灘里起。至淀格莊兒頭止。(見皇朝文獻通考。)三十五六兩年。永定河兩岸屢決。三十七年命尙書高晉奏曰修直督周元理屢勸。疏言永定河自康熙間築隄以來。凡六改道。救弊之法。惟有疏中洪挑下口以暢奔流。築隄岸以防衝突。濬減河以分盛漲。遂興大工。用帑十四萬有奇。自是水由調河頭逕毛家窪沙家淀。達津入海。三十八年調河頭受淤。其澄清之水散漫而下。別由東安響水村直趨沙家淀。四十四年。展築永定河新北隄。加培舊越隄。廢去瀕河舊隄。使河身寬展。五十九年。永定河決北二工隄。溜注求賢村引河。至下游入海。旋卽斷流。又漫南頭工隄。水由老君堂莊馬頭入大清河。凡築南隄百餘丈。又於玉皇廟前築挑水壩。仁宗嘉慶六年。文安被水。命直督陳大文詳議。疏言文地極窪。受水淺。地與河

平。自建治以來。別無疏濬章程。惟查大城河之廣安橫隄。爲文昌保障。迤南有河間千里長隄。可資外衛。兩隄之中。有新建閘座。以洩河間漫水。再於地勢稍下之龍潭灣。開溝疏濬。或不致久淹。從之。十七年永定河勢北趨。葛漁城淤塞。水由黃花店下注。乃於舊淤河內挑挖引河。並於上游築草壩。挑溜東行。另建閘隄。以防泛衍。二十年拆鳳河東隄民埝。以去下壅。宣宗道光元年。直隸總督顏檢請築滄州捷地減河閘壩。濬青縣興濟兩減河。修通州果渠村壩埝。皆如議行。三年。御史陳濤疏陳畿輔水利。請分別緩急修理。給事中張元模請於趙北口連橋以南。開橋一座。以古趙河爲引河。並挑北盧僧河。以分減白溝之濁流。帝命江西巡撫程含章署工部侍郎辦理直隸水利。會同蔣攸銛履勘。含章請先理大綱。興辦大工九。如疏天津海口。濬東西淀大清河。及相度永定下口。疏子牙河積水。復南運河舊制。估修北運河。培築千里長隄。先行擇辦。此外如三支黑龍港宣惠滹沱各舊河。沙洋洛滋浚唐龍鳳龍泉潞龍牯牛等河。及文安大城安州新安等隄工。分年次第辦理。又言勘定應濬各河道。場河浚承六減河。下達七里海。應挑寬畧口河。以洩北運大清永定子牙四河之水入淀。再挑西隄引河。添建草壩。洩淀水入七里海。挑邢家坨。洩七里海水入蘆運河。達北塘入海。至東淀西淀爲全省蓄水要區。十二連橋爲南北通途。亦應擇要修治。均如所請行。是年永定河由南八工隄盡處決而南。直趨汪兒淀。十年。直督那彥成請於大范甕口挑引河。並將新隄南遙埝加高培厚。報可。十一年春。永定河溜改向東北。逕寶淀。歷六道口。注大清河。汪兒淀口始塞。水由范甕口新槽。復歸王慶坨故道。十四年。宛平界永定河北中北下汛決口。水由龐各莊循舊減河至武清之黃花店。仍歸正河尾閘入海。良鄉界南二工決口。水由金門閘減河入清河。經白溝河。歸大清河。爰挑引河。自漫口迤下。至單家溝。間故修築二萬七千四百餘丈。二十四年。永定河南七工漫口。就迤北三里許之河西營爲河頭。挑引河七十餘里。直達鳳河。三十年五月。永定河上游山水下注。河驟漲。北七工漫三十餘丈。由舊減河逕母豬泊注鳳河。勘於馮家場北河灣開引河。十月竣工。穆宗同治元年。御史朱潮請開畿輔水利。並以田地之治否。定府縣考績之殿最。命直隸總督文煜等。將所轄境內山泉河梁淀湖。及可開渠引水地方詳查。並妥議章程。尋疏言有可舉行之處。或礙於地界。或限於力量。或當掘井製車。或須抽溝築圩。均設法催勸。推行盡利。二年。因永定河日北徙。去路淤淺。於柳坨築壩堵截北流。引歸舊河。展寬挑深張坨胡家房河身。經東安武清天津入海。八年。直

督會國藩請於永定河南七工築截水大壩。兩旁修築圈埝。並挑濬中洪。疏通下口。以免壅潰。從之。明年。永定河南岸石隄漫口奪溜。逕良鄉涿州注大清河入海。十二年。以直隸河患頻仍。命總督李鴻章做雍正間成法籌修畿輔水利。旋議定直隸諸河皆以淀池爲宣洩。西淀數百里河道。爲民生一大關鍵。先堵趙村決口。築磁河潞龍南隄。以禦外水。挑濬盧僧中亭兩河。分減大清河水勢。以免倒灌。並疏通趙王河道。將苟各莊以上巨隄。及下口鷹嘴壩。各建閘座。十三年挑濬天津陳家溝至塌河淀邊減河三千七百餘丈。又自塌河淀循金鐘河故道。斜趨入蘆運。開河萬四千一百餘丈。俾通省河流分溜由北塘歸海。又石莊戶決口。奪溜南趨。命丁寶楨速籌堵築。旋以決口驟難施工。請於迤下之賈莊建壩堵合。卽於南北岸普築長隄。而北岸濮州之上游爲開州。並飭直督堵辦。德宗光緒七年。挑濬大清河下游。使水暢入東淀。並於獻縣朱家口古羊河東岸。另闢濬沱減河。使水歸子牙河故道。達津入海。濬實坻武清境內北運減河。大學士左宗棠請興辦順直水利。以陝甘應餉之軍。助直隸治河之役。總督李鴻章言近畿水利。受病過深。凡永定大清濬沱北運南運五大河。及附麗之六十餘支河。原有閘壩隄埝。無一不壞。減河引河無一不塞。而節宣諸水之南泊北泊東淀西淀。早被濁流填淤。僅恃天津三岔河一綫海河逸瀾出口。平時既不能暢消。秋冬海潮頂托倒灌。十年以鳳河當永定河之衝。年久淤墊。以工代賑。起南苑五空閘。訖武清緜上村。間段挑濬。並培築隄壩決口。十八年夏。大雨。永定河水陡漲。南上汛灰壩漫口四十餘丈。給事中洪良品言北岸頭工關係最重。請接連石景山以下添砌石隄。以資捍衛。下所司籌議。因工艱費鉅。擇要接築石隄八里。並添修石格。十九年冬。因永定河頻年潰決爲患。命河督許振禱借直督會勘籌辦。振禱陳疏下游保近險濬中洪建隄壩治上游五事。直隸按察使周馥並建議於盧溝南岸築減水大石壩。以水抵涵洞上楣爲準。逾則洩去。詔如所請。二十五年。詔直督裕祿詳勘全河形勢。以紓水患。裕祿言永定水渾善淤。變遷無定。從前下口遙隄。寬四十餘里。分南北中三洪。嗣因南中兩洪淤墊。全由北洪穿鳳入運。因陳統籌疏築之策七。一先治海河。俾暢尾閘。然後施工上游。一宜以鳳河東隄外大窪爲永定下口。一修築北運河西隄。一規復大清河下口故道於西沽。一修築格淀。一修築韓家樹橫直各隄。一疏濬中亭河。以期一勞永逸。需費七十七萬有奇。帝命分年籌辦。適有拳匪之亂。不果行。

此外前人所有防護之方疏導之策。或統籌全局或專治一部。見仁見智固聚訟紛紛。然亦皆足借鏡未可以爲陳言而務去也。

其主張上下游均治爲全局之計畫者。怡親王畿輔西南水利疏云。京西一帶諸山實維太行之麓。逶迤環拱。遙衛神京。水勢因之。盡朝宗而左鶩。故自西北山而下者。皆東南滙於兩淀。自西南山而下者。皆東北滙於大陸二泊。兩道分流。畢同東淀。達直沽入海。下流治乃可以導上流之歸。亦必上流清乃可以分下流之勢。此相須而不可偏廢者。據其各工告竣情形疏。一以白衛二河漕運所經。疏通磚河與濟。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於靜海縣權家口沖決之處。逐段開疏。由白塘河歸入海河。一以東西二淀。統滙衆流。請多開引河。加修趙北口橋隄。疏濬中亭十望并蘇橋之三汶舊河。一子牙河請自王家口分流之處。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又尋求清河夾河月河等故道。開決分注。以緩奔放之勢。一以永定河壅淤清流。請自柳岔以下。導之北流。委令道員。自武家莊挑引入王慶坨北之長洶河。一修築欽隄。自保定之清苑。至河間之獻縣。逐段分修。一以南北二泊。水口淤塞。正順廣大諸河。宣洩無路。於南泊之穆家口淤河四十里疏濬寬深。且修橋隄。防漫溢。於北泊之黃兒營營上村等處。展挖使泊水暢流入滄。二泊迭相傳送。以消積潦。於滹沱一河。則於第四溝開引。導入木邱。尋躡舊河。由焦岡而注之澧水。一武清之鳳河。逐段疏濬。引入淀池。香河縣之牛牧屯斜築長隄。以捍運河之泛溢。通州之窩頭河。夏店之箭杆河。俱疏導分流。各依縣治南北會於八門城。達於薊運河。以消積漲。還鄉河於劉欽王木匠等莊最曲處。各開直河。與舊流分瀉。並展寬堅築沿河隄岸。灤州之別故河。疏濬淤沙。導自廟山。遶城南而入灤水。(見畿輔水利四案。)陳黃中水利議云。夫京畿水患無如盧溝滹沱二河。夏秋之際淫潦間作。決隄妨稼者。歲常不免。順天真定河間半爲沮洳。橫激壅淤。淀河均被其害。竊以爲今日治北河之法有三。其一潛下流以決其壅。自三角淀以東。廣加潛導。使沿流而下。略無阻滯。則衝決之害可息。其一則借淀以刷其流。渾河挾泥濁流。如於雄新諸淀要害之處。觀度形勢。旁通曲引。藉清水之力。刷濁流之滯。則東趨入海。當益暢流。其一則廣開支河。以殺其勢。水趨一壑。則河形隘而溢流。旁引支河。則水勢分而力弱。使於固安新城雄霸之間。隨地高下。因勢利導。多開小河。使漲水之來。有所停蓄。自無決蕩田廬之患。行此三者而永定之害可除。害除則利可興矣。(見經世文編。)白月恆水利論其籌之之法有四。一曰紆。二曰深。三曰分。四曰儲。紆者以山勢高而水性就下。一遇霖雨。則陡然奔落。而河床不能容。且無停蓄。亢旱泉乾。難乎爲繼。必紆留其水勢。不卽傾瀉。時而乏雨。泉膏滋潤。仍源源不絕。則宜

曲其直而緩其急。殺其力而節其破壞。使盤紆而下。則上流滯。而下流安。深者所以補救乎淺。淺則河易溢與涸也。深則足以免其溢。而遲其乾。又以水之敷於平地者橫。束於深渠者豎。消其橫於豎。即容其敷於平地之數於深渠。少占地區。而多容水量。則莫若於深。分謂簸散諸河之水。使與陸地平均。而盡霑其滴。將無復河水之可言。若合諸水而一之。則洪濤巨浸矣。以合則水大。而分則水小故也。若夫儲之說。則以患水之溢也。須有納之地。憂其竭也。須有輸之地。有納無溢。有輸無竭。納與輸並用。則潦與旱俱無矣。陳儀直隸河道事宜云。海河一道。南北運河澁水之所會也。自天津城東北之三岔口。迄海口之大沽。長百有二十里。洩廣崖深。潏決湍駛。潮汐迎之。則逆流而上。北抵楊村。南過靜海。西至王慶坨。每遇夏秋之交。二運並漲。澁水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拒之。抵牾洞灘。而不時下。則二運澁河宣洩不及。氾濫妄行。上游之隄岸田廬皆受其害。所謂尾閘不通。胸腹皆病。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清流。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朱子所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又治河蠡測云。從來治河者。必先定下游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顏檢直隸河道大概情形疏云。治水必先治南北兩運河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有所分。而三汶之受水較少。受水較少。則易於消納。而永定大清子牙三河乃得暢然入三汶口而東注。此治河之所以必先下游也。(見經世文編)程含章擇要疏河以紓急患疏云。欲治上游。先治下游。必尾閘暢而後陽胃之氣勢乃順。欲治旁派。先治中流。必胸腹利而後四支之血脈乃通。查天津爲衆水滙歸之處。全省之尾閘也。現止有海河一道。消水入海。每至盛漲。消洩不及。輒汪洋一片。淹沒數百里。爲害甚鉅。應請多其途以洩之。使衆水分道入海。(見經世文編)吳邦慶直隸水道管見書後云。直隸全省之水。自灤河薊運從樂亭寶坻入海而外。如濬沱滏陽永定清河。以及南北二樂東西二澁。無不由天津入海者。而天津僅以一綫海河爲尾閘。故伏秋之間。羣水奔注。爭此一路。且秋潮方盛。逆流而上。去路不暢。則上游壅阻。倒漾旁溢。田廬多沒巨浸之中。蓋水以爭流而壅。潮以勢壯而逆故也。使水多一入海之路。即津門少受一分之水。故前人於南運河。山東則有恩縣四女寺德州哨馬營二減河。直隸則有捷地興濟二減河。北運河則有筐兒港王家務二減河。今若於靜海之權家莊香河之王家務以上。各添減河一道。則南北運河共有減河八道。各自通海。其勢既

分而狂瀾自靜。且天津海河抵海百餘里。舊有東北支河一道。今亦相其地勢。於南岸添開支河。直達海口。則一河之水。三河分流。將見尾閘之立暢也。沈聯芳邦畿水利集說總論云。東淀滙畿南全局之水。有淀受停蓄之用。今日就淤淺。兼之三角淀葉淀沙家淀。俱經闢積。無可分瀦。惟與南北兩運奪三岔一門以入海。若於靜海縣權家口添挖減河一道。俾三岔口少洩一分南運之水。即多洩一分東淀之水。況該處減河。雍正年間。怡賢親王業經奏准因冲缺之路而因勢利導。旋以積水而止。在昔開之爲南運分減之法。在今日用之即爲讓流東淀之計。不特於淀有益。即於運河亦屬有裨。（見經世文編。）于振宗直隸河防輯要云。北運河有減河五。一曰王家務。即青龍灣河。一曰河西務。一曰筐兒港。一曰賈家口。一曰陳家溝。今河西務賈家口陳家溝三處。以久經淤塞。洩水無從。惟青龍灣筐兒港尙能分減北運之洪漲。然因河淤隄塌。迭遭漫溢。而下流場河淀七里海淤積日高。水道阻塞。尤爲全河之病。而畿東各縣之水患乃亟。又云海河自天津三岔河口。總滙南北各河淀藥諸水。而東南流。至大沽口入海。計長一百二十里。淤廣涯深。洪流湍駛。潮汐迎之。則逆行倒漾。清康熙時代所開引河甚多。以資分洩。乾隆十六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大修天津尾閘一次。惟海河滙合衆流。皆挾其數千百里之水勢。以爲歸墟。砥牾頂托。勢所必至。加以永定子牙之淤泥。淤伏壅塞。積久淤高。且海門高仰。出水不快。又有攔港沙壩橫互其前。此實五大河之總病也。又云天津海河爲南北運子牙大清永定各河之尾閘。萬派爭趨。群流洶湧。咸恃海河爲入海咽喉。夫海河面積之廣。豈能數倍於各河。又焉能容納莽決無涯之水。一值大水之年。各河同時暴漲。加以海河倒灌。宣洩爲難。上流各河。自難免旁溢橫流之患。前據全國水利局之調查。每秒鐘僅爲三萬立方呎。其足爲消導各河之用明矣。況各河下游受病頗深。永定河口代有遷徙。自穿運入鳳以後。北運遂不能暢流。大清河自衝決格淀隄竄入子牙。清濁合流。互相衝擊。於是獨流楊柳青一帶可危。又云減河者即正河之支流。藉以分洩盛漲者也。北運減河在直隸境者。惟隄頭金鐘霍家嘴三處。然霍家嘴已閉塞絕流。金鐘隄頭亦久失濬治。故六年七月北運下游西岸唐家灣一帶漫決數處。淹沒田禾。南運減河在直境者。惟捷地興濟斬官屯三處。然皆年久失修。且距津在一二百里以外。雖能洩上游之漲。於下游則無多裨益。故六年元家院大蔣莊各處潰決。他如子牙大清各河。莫不宜洩路寡。以致沿河各縣。十年九潦。此減河太少之患也。劉恩溥請飭疏濟南運減河疏云。竊惟運河之設有減河。因時啓

閉。所以旁殺水勢。免致橫流。山東恩縣境內之四女寺減河引入德州境內。而德州境內又有哨馬營減河。皆向東北流。入直隸吳橋縣境內之玉泉莊。而合爲一瀆。歷經寧津南皮樂陵鹽山慶雲諸縣界。至山東海豐縣老黃河口入海。往年此兩減河。每值運河漲發。則提閘洩之。以分其溜。而運河不致漫溢。故數百年畿南州縣從無水患。乃自咸豐年間。築塞四女寺減河。而哨馬營減河亦即聽其游漫。高於平地。畿南水患。從此始矣。應請飭令直隸總督會同山東巡撫。將四女寺哨馬營兩處減河開口修濬。仍以時開放。並於兩減河下流。飭各州縣挑挖疏通。更令宣惠河頭上接德州哨馬營減河。其下游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均實力修濬。庶運河水有分消。不至潰決隄防爲民巨害矣（見經世文統編。）則皆主張擴海口。開減河以治下游者也。

有主張潛淀樂者。直隸河渠志云。荒政要覽有言。立國者必有山林川澤之利。川主流。澤主聚。川則由源頭達之。澤則從委處蓄之。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爲體用。沉國有大澤。潏可爲容。旱可爲蓄。畿輔之內。大澤有六。曰大陸澤。曰寧晉泊。曰西淀。曰東淀。曰場河淀。曰七里海。皆以止川流而蓄聚潦焉。二泊兩淀。源深流長。其容蓄之功易見。惟場河淀與七里海既無大源。每多涸竭。附近居民。往往占耕。規小利而廢此大澤。所害多矣。陳儀治河蠡測云。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滙於南北二泊。翕受而停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衝水之焦岡村。會漳沱之流。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滙於西淀。翕受而停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逕保定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河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臟腹。而會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滙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滙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滯於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渺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縱橫。週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芳淀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

者。皆安歸乎。既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且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汎漲。決滌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決岸。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怡賢親王水利疏云。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餘里。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苑家口會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滙爲東淀。數年以來。各淀大半淤塞。惟憑淀河數道通流。一經暴漲。不惟淀河旁溢爲災。凡上流諸水之入淀者。皆沖突奔騰。潏決無際。總緣東淀逼窄。不能容納之故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又云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淀靡而後河有歸。（見畿輔水利四案。）李鴻章覆陳直隸河道地勢情形疏云。五大河爲一省之綱。東西淀爲各河之要。須先從此入手。王炳燮上李伯相論畿南水患書云。畿南水患。不徒在永定一河。蓋水之爲物。必有所蓄洩。斯不患其漲溢。假使各處淀藥一一深通。各州縣多有溝渠。雖遇暴水下游不及宣洩。而水有所容。亦不至泛溢爲害。似宜俟水勢退落。周視各淀藥。擇其淤淺尤關緊要處所。大加疏濬。以工代賑。當今要務似無逾此。（見經世文續編。）華燁請講求至計以開利源摺云。北方溪澗無多。亦有雨水。誠能就低窪之地。深濬爲湖。掘出之土。培隄種樹。湖寬至十丈以上。水深至五尺以上。日光消燦可積至兩月不乾。（見經世文統編。）白月恆燕趙水利論云。若寧晉泊。若潦水。若白洋三角等淀。皆逐漸淤淺。而容水量小。則平地受其害。夫有如許湖泊。是天爲我設多數蓄水倉庫。納我之溢。而灌我之旱。如能挖其淤澱。使之深廣。納水多則水陸蒙其澤。而旱潦化於無形。故大陸寧晉潦水諸泊能儲水。則溥沔滄陽流域之水利興。白陽三角四角諸泊能儲水。則京津保一帶水利興。于振宗直隸河防輯要云。直隸有大澤六。曰大陸澤。曰寧晉泊。曰西淀。曰東淀。曰場河淀。曰七里海。皆是以止川流而蓄群潦。實河道利病之關鍵也。大陸澤卽任縣之南泊。寧晉泊卽北泊也。現在兩泊日漸壅塞。半成平陸。有司不知疏濬。聽民佔耕。是以寧晉任縣兩縣水患無歲無之。場河淀在天津東北。所以蓄洩筐兒港之港水者也。今淤墊已平。久不蓄水。七里海在寶坻東南。昔爲巨浸。以久失挑濬之故。不過一盈盈淺瀨而已。至東西兩淀。本甚寬廣。後以淤出之地。鄉民逐漸侵種。聽其升科。遂致面積日狹。容納日縮。大清河病帶遂日深。而安高雄文新任等縣無寧歲矣。

更有主張廣植森林以資補救者。華燁請講求至計以開利源摺云。嘉樹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災。而根蟠土中。葉蓋地面。當大雨時行。高處泥沙。不致隨流而下。凡壅壓田畝淤塞河流之患。亦可減輕。于振宗直隸河防輯要云。雨自天空下降。沖激之力甚鉅。若在無林木之處。土質被雨。卽有渙散之虞。是以洪水下流。動輒挾帶泥沙。沉散河底。河淤愈厚。流量愈減。河槽狹水患興矣。日本瀨賀熊太郎謂地有森林。無論如何強雨。不能直接侵及地盤。猶之注水於簾云云。誠妙喻也。誠以森林之枝葉可以承受雨點。不待及地卽可蒸發。其及地之雨。又爲枯枝敗葉所阻。以障導其流行。而地下枝葉。并可吸收水分。以減少其流率。卽水之入河者。概皆流緩而水清。亦斷不至淤積河身。壅生洲塔。考永定滹沱滄陽各河發源之處。類皆童山。所挾泥沙甚多。且上游傾坡度皆高。故水如建瓴。一瀉如注。旁衝橫決。理有固然。白月恆燕趙水利論曰。西北之山。若太行。若恆山。若陰山。若燕山。皆童山。皆童山不毛。則山巔之水陡下。誠能遍植森林。則樹木排比。樹根盤結。枝條披拂。落葉瀰漫。則水之直流者曲。急流者緩。曲且緩則力薄。破壞者鮮矣。且樹根有吸水之力。落葉有滯水之能。太行之水緩。而漳衛滄陽滹沱豬龍流域無暴漲矣。恒山之水緩。則拒馬易水大清桑乾流域無暴漲矣。燕山之水緩。則白河蘆運河流域無暴漲矣。陰山之水緩。則灤河遼河大凌河流域無暴漲矣。並謂森林於早有特別之關係。畿輔東南臨海。水蒸氣未嘗缺乏。而雨澤獨少者。一爲北方燥氣所吸收。一爲北風所逆逐。有森林則放散酸素。空氣常潤。西北一帶。氤氳蔚蔚。足以引東南之雲氣。而過沙漠之狂風。則東海水氣。可以常漸被於燕趙之區。於農田殊有裨益也。茅謙水利芻議。亦謂樹根可以衛河沿。且多樹可以致雨。至如怡賢親王疏云。直隸農民向苦旱潦。其於種植之方。多所未遑。今旱潦無虞。則地利宜盡。除稻粱黍黍之屬。隨宜播種外。其有畸零閒曠之地。不能播種五穀者。俱宜種植樹木。或薪或菓。利用無窮。至各處河堤。栽種柳樹。既可保護堤根。亦可資民樵爨。尤爲有益。嗣後請著爲定例。訓飭農民。凡一村一坊之地。務令種植若干。造冊報明。本管上司。不時查視。(見畿輔水利四案。)

當時所見雖與後世不同。而其事之宜舉。則與新說暗合。未嘗不善也。

至永定河積淤易潰。又有議改河者。王炳燮與吳清卿書云。議者每以改流之策。爲當今治永定河急務。於南隄之外。平地挑河。卽以所出之土。創築新南隄。而以已前南隄。作爲北隄。順水之性。導之下趨。渾流之害庶可稍紓。(見經世

文續編。吳邦慶直隸水道管見書後。則主張改永定北岸。其言曰。不改於南岸而改於北岸者何也。曰北岸有三便焉。求賢草壩而下。沿河舊有減水河。雖不甚寬展。而歲加挑挖。頗爲深通。此可因而省工。一也。又沿而東。折而南。無州縣城郭遷建改置之費。二也。歸入舊河。或將北七工橫隄挑通。或至八工末號。引歸母豬濼。其勢皆就下。引流爲易。三也。若南岸減河引河南下。經固安霸州不可因用。且於長安城改流。則必自雙營引入舊河。其他河身高而隄外窪。又固安縣治。近在河南五里。永清縣治近在河南十餘里。恐日久不無遷改之慮。故管見謂不宜在南而宜在北耳。曾國藩則甚反對此說。其籌辦永定河工片云。議者多思更改河道。以南隄作北隄。而於南邊另築一隄。臣思數百里田廬墳墓。百姓豈肯遷改。且此河本挾泥沙而行。徙隄數年之後。新河淤成高洲。又將改徙何處。即使再增巨款。加培兩隄。隄高而河淤亦高。是勞費而終無益也。伏查乾隆年間初定章程。歲修銀一萬兩。挑挖中泓銀五千兩。疏濬下口銀五千兩。歲修者培河上之兩隄也。挑中泓者。於冬春乾涸時挖河身之淤泥也。濬下口者。疏三角隄之尾閘也。近數十年以來。三角淤成平陸。而濬下口之法廢矣。河身久不開挖。而挑中泓之法廢矣。當此窮極思通之時。宜復挑挖中泓之法。年年挑掘。節節開挖。河患或可少減。(見經世文續編)王炳燮則以爲不改河則挑挖不易。其與吳清卿論治永定河書云。今欲舉百數十年淤積沙土。一律挑使深通。非運沙土至兩隄以外。一遇水漲出槽。挑出之沙。仍隨水勢蕩入河槽之內。雖挑與不挑同。徒費多金。無益於事。然遇運至隄外。則兩隄相距。自數十丈至一二百丈不等。上下百數十里。安得如許金錢。以供挑力。(見經世文續編。)

又有主張築遙隄挑引河以洩暴漲者。金安清永定河隄壩議云。時之暴漲。惟有分其勢而平其爭。當於南北兩岸。大隄之外。寬十數里之中。另築遙隄兩道。中挑引河。下游尾閘。仍由天津入海。於蘆溝橋之下。建南北滾水壩七八座。高下不一。遇山水驟來。先啓其高者。再啓其下者。以次遞啓。先就一岸至極漲。則兩岸皆啓。使上游之水。分三路暢行。是一河而變爲三河。有一丈之水。入正河者不過三四尺。有兩丈之水。亦僅七八尺。儘足以保隄矣。雖大隄之外。遙隄之內。民田廬舍。不無被淹。然祇在十數里之內。較之一經決口。平漫寬廣者。迥不同矣。(見經世文續編。)

有主張不設隄堰者。陳儀永定引河下口私議云。督河諸臣奏改永定河。原議導之南流。不設隄堰。以遂其散漫之性。城池

專載

雪橋自訂年譜 (二)

〔原名來室家乘〕

楊鍾羲遺著

村落。逼近河流者。建築護隄。以防其衝齧之虞。疏引濁流。填淤窪鹹。以收其肥饒之利。措置上游。可謂善矣。又治河蠶測云。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釐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寧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寧缺勿合。爲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縱遇暴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見畿輔水利叢書)。沈聯芳邦畿水利集說總論。以永定河自建隄後。新雄固霸永慶安恬。惟隄內流沙易積。隄埵亦屢經改築。應復其南行故道。藉清以刷濁水。(見經世文編)。

有主張截灣取直者。石贊清豫籌永定河患疏云。籌畫經費。使河兵足數。工料足敷。嚴督飭各汛官激發天良。先截灣取直。去其險工。深挖中泓。俾水由地中行。庶可使河流順軌。而漸消閘閘之害。(見經世文編)。

咸豐三年。先祖妣汪太夫人卒。年五十一歲。先妣舒舒覺羅夫人卒。年二十八歲。歸葬安家莊南墳。每年五月十三日。先大夫閉門謝客。終其身。

七年。先大夫由官學生筆帖式。從軍湖北大營。積功以通判留鄂候補。賞藍翎。換花翎。舉主爲文恭公官文。胡文忠公

林翼。嘗運軍需至九江。彭剛直公玉鑿爲書屏扇。辦保甲局。同事包誠興言。爲安吳先生子。亦能書。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妣烏蘇夫人卒。

二年。妣修夫人來歸。武昌衛守備敬六公開運女。先君署武昌府同知。次年十一月適胡氏姊生。四年七月十一日。鍾義生於省寓祝家園。先祖甚喜。

五年。先祖以六月初二日卒。年六十有四。葬武昌賓陽門外烽火山。十月適李氏妹生。

六年。妣修夫人卒於七月初二日。年三十有六。與烏蘇夫人均葬烽火山墓次。守家人陳文運。吾母藍太夫人撫修太夫人所生二女如所生。

八年。先公服闋。起復到省。寓縣解對門。家境極艱。

九年十月。吾弟鍾齡生。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二

長沙李篁仙先生。丙辰成進士。官戶部。與尙書肅順爲兄弟交。錢鈔案起。坐褫職籍沒。繫刑部獄者三載。有楡園讀史樂府二卷。既復故官。以道員之鄂。復改安徽。甲午年七十。有退老之志。未果。卒於蕪湖官舍。咸豐初。先王父官湘中。嘗約先生校閱試卷。在鄂十餘年。與先君子詩酒往還。荷衣出拜。以鄙作呈斧纒。特見獎借。有知己之言。庚寅游皖。重拜牀下。不久卽下世矣。刻有天影菴詩存一卷。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八

閻文介晚年再出。長農曹。躋真相。世多譏其執拗。然陳臬湖北時。先君爲之屬。直道事人。乃獨承其嘉與。

十年。先大夫權茶通山。二月開局。九月徹局。如是三次。同差三易人。向崇基。李宗崑。葉含章。鍾義時年七歲。

始讀孝經論語。家寓白獸醫巷。

十一年。奏補武昌府通判。考語辦事不苟。

十二年六月。先公由通山回省。到通判任。

十三年。鍾義從黃岡童步孩先生。誦習諸經。爲時文。十月適阿克占妹生。光緒五年。先君舉大計卓異。是年九月季妹生。九年。先君入都引見。奉旨准其卓異加一級。回任候陞。

雪橋詩話餘集卷第八

莊惠生張仲遠袁廉叔蔣文若諸丈。在鄂與先大夫皆有縉紵之契。詩詞書畫。所得甚多。今皆散失矣。

雪橋詩話卷第四

韓竹里奕洪山寺遠眺書懷云。春初花見嶺頭梅。檻外飛雲去復回。渚口風聲穿樹出。荊門山色隔江來。瀕湖野燒連烽起。落日孤帆帶露開。天塹自經多戰後。不堪更聽楚猿哀。洪山在武昌東郭外。有塢可遠眺望。佟儼若詩。一塢凌霄帝座通。舉頭遙見寺門紅。諸天梵咽層雲外。楚國河山細雨中。怪鳥巢爭慈佛頂。盤龍輒拆廢王宮。不知松柏何年盡。飄渺如聞萬木風。兩詩皆寫景逼真。兒時隨先大夫步履尋春。屢過山門茶喜。趨庭縱目。追憶黯然。

十一年。鍾義年二十一。由咸安官官學生報捐監生。入都應京兆試。

五月。國子監錄科。列第四名。

隨宦在鄂。先公官清俸薄。然買書不吝。書價亦不似後來之貴。青龍巷青藜閣書坊。多舊書。聞係歸安姚氏所設。歷年零星購置。如燕子銜泥。羣鳥養羞。應舉載數巨篋以行。親友笑曰。此將爲長安久居計也。嗣是常游隆福寺。琉璃廠。枕藉漸充矣。

雪橋詩話卷第六

章佳立庭丈鄂禮。爲文勤七世孫。余曩以秋試主其家。

雪橋詩話餘集卷第八

從姑夫月枋太僕恆明。與文治菴錫厚菴雅故。能飲。稱大戶。所謂熊能酒星垂四坐顧而卻者也。太僕累官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余乙酉在都。嘗接談讌。

雪橋詩話卷十一

光緒十年錫厚安刻松亭遺集。并屬伯蒼從子立庭都護鄂禮。重刻松閣閣遺詩。時余館立庭丈所。爲之校字。僅據原本。未得馮刻也。嗣從海王邨書攤。得原刻本。竝於魯川文集中鈔得所爲伯蒼哀詞。從與補入詩鈔。非久而立庭下世。遂不果刻。

是科監臨爲富察少雲烏拉布。沈仲復秉成。

八月初八日入場。三日一場。十六日完畢。

九月榜發。中式二十七名舉人。房師爲莆田涂海屏先生慶瀾。甲戌進士。時官編修。座師翁文恭公。頭場批。文情斐。微患才多。二場批。經義紛綸。不同寒儉。三場批。於馬鄭古諒。如肉貫串。知爲好古積學之士。

保和殿覆試一等第四名。

覆試閱卷者厄魯特文山崇綺。宗室曉峰崑岡。孫萊山毓汝。祁子禾世長。孫子授詒經。完顏積山嵩申。李蘭藻鴻藻。孫雙臣家鼎。

潘文勤公年譜 十一年乙酉五十六歲。八月初六日。充順天鄉試正考官。翁叔平尙書奎星齋尙書童薇研侍郎副焉。

九月初四日。以闈中次題文所用字句。嫌於以原憲爲公臣。與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純皇帝諭旨不合。奏請欽定。奉旨准其取中。十二日揭曉。得士二百八十人。解元劉若曾。直隸鹽山人。

翁文恭公日記 乙酉八月初六日。聞派考官。初八日。外傳實到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一名。實能容之三句。子華使於齊全章。孔子嘗爲委吏一節。盡放冰輪萬丈光(得光字)。十一日戌正。送題紙。從來無此早也。

六二鳴謙貞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潛有多魚三句。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祊之爲言惊也三句。

論語古注。上古佚事。鄭學。貢舉。農務。

九月十五日。見新門生廿人。就中漢軍鍾廣。年廿一。其卷爲余激賞。問之。則隨任湖北。師湘中名士鄒君。乃知

傳授有源也。

鄒君平江舉人。爲地山子申舉業師。送考至都。余與同寓。遂從問業。榜後調松禪師。問所從學。以鄒雁峰先生振麟對焉。先君致先生書有云。葭苒逐隊。得趨絳帳之班。桃李盈門。幸中青錢之選。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八

師壬子鄉舉二十七名。余乙酉出公門。持卷示潘鄭龔師。互相贊歎。謂於馬鄭古諳。如肉貫串。必漢軍老宿無疑。及唱名乃知爲弱冠少年。名次實符。期傳衣鉢。通籍後。文勤師及孫子授先生。頻舉當時情事以爲言。蓋瓶笙師出關。卽以語內廷諸老也。深愧學行無所底。殊負好古積學之褒獎。師旣枋國。蹤跡甚疏。卽今乃悔壯時之迂嬾矣。

順天文鄉試錄

考試官。兵部尙書南書房翰林潘祖蔭。江蘇吳縣人。壬子進士，毓慶宮行走工部尙書管理國子監事務翁同龢。江蘇常熟人。丙辰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室奎潤。正藍旗滿洲人。癸亥進士。禮部右侍郎上書房行走童華。浙江鄞縣人。戊戌進士。中式舉人第二十七名鍾廣。年二十一歲。內務府正黃旗漢軍多倫布管領下監生。

鍾義原名鍾廣。至光緒己亥改外。始冠姓易今名。

是年先大夫年六十。聞捷後。約至友小飲。生日向不稱觴。

十二年。春闈報罷。歸武昌。

九月至荊州。弔獻之先生之喪。先生名恆琛。漢軍李氏。父蔭庭按察魁聯。著有守寶錄。其胞兄月珊公恆琦。爲鍾義胞姑夫。先生起家州縣。甲申簡授荊州府知府。鍾義年十二三。學爲四書文。先生時宰黃岡。來省寓先君官舍。一見卽有締姻之意。乙酉與公子寶謙從子寶巽同應順天鄉試。飲食教誨。視同子姪。揭曉三人竝獲雋。先生爲之狂喜。至是卒於官。先大夫命往哭奠焉。

荊江舟中。見趙次珊督部。時以御史出守石阡。

是年先君陞補武昌府同知。丁亥到任後。兼辦寶武局。

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婦李氏來歸。名寶葵。字伯那。外舅獻之先生長女。時年二十七。鍾羲年二十三。省吏爲某公介壽。倩余製文。贈以新刻北江全集。十四年。手錄駢體文略成。

駢體文略跋

李申者駢體文鈔。論次精采。閒仿梅伯言古文詞略。別撰簡本。見文選及姚姬傳類纂者不錄。校補寫定。以備吟誦云爾。光緒十四年秋九月。

見陽湖陸彥碩大令佑勤。祁孫先生後人也。與先公同官最久。其尊人嘗宦湖南。兩世交契。以重刻崇百藥齋集合肥學舍札記相贈。

十五年正月。航海入都。應會試。仍寓東四牌樓魏家胡同鄂宅。

知貢舉官。刑部右侍郎貴恆。吏部右侍郎孫家鼐。

考試官。禮部尙書李鴻藻。工部尙書宗室崑岡。工部尙書潘祖蔭。禮部右侍郎廖壽恆。

第一場四書題。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取人以身修身以道。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詩題。馬飲春泉踏淺沙(得泉字五言八韻)。

頭場到六千六百九十六人。

第二場五經題。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眉壽保魯居常與許。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公十有一年)。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

第三場策五道。

四月初十日。會榜揭曉。鍾羲中式第二十四名。房師爲編修張子虞預。浙江錢塘縣人。癸未進士。同榜三百一十八人。會元許葉芬。順天大興縣人。同門元和王同愈。南城張孝謙。皋蘭劉爾忻。望江余誠格。吳縣鄭熾昌。井研廖平。番禺潘寶琳。廣順趙以煥。滿洲壽椿。

翁文恭公日記 己丑四月初九日。過廡。聽報者紛紛。懶看紅錄。卻於古董舖略得三四十名。熟人中費屨懷。知名者葉昌熾。江標。門生錢駿祥。陸鍾琦。鍾廣。同邑徐兆璋。皆中矣。

十三日。保和殿覆試。題爲登太山而小天下二句。風傳刻漏星河曙(得河字)。列二等四十三名。

二十一日。諸貢士赴保和殿內殿試。讀卷大臣大學士恩承等八人。

二十四日。至西苑門聽宣。狀元張建勳。廣西臨桂人。鍾羲二甲第一百名。賜進士出身。

二十五日卯初二刻。德宗景皇帝自西苑還宮。升太和殿傳臚。賜表裏各一端。

二十九日。保和殿朝考。題爲戒俗吏矯飾論。勞農勸民疏。柳邊人歇待船歸(得船字)。

閱卷大臣。派出張之萬。翁同龢。麟書。崑岡。潘祖蔭。嵩申。祁世長。許應麟。廖壽恆。許庚身。寶昌。沈源深。

鍾羲列一等五十九名。卷爲沈眉叔師所取。

五月初一日。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褐禮。初六日。翰林院習禮。跪稱某人某省人幾甲進士年若干歲朝考幾等。

初七日。新進士引見。赴西苑。由內閣帶領。入。長跪背履歷而退。

初十日。奉旨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日。到署宣麻。同年咸集。派福錕翁同龢教習庶吉士。

翁文恭公日記 六月初十日辰初。到庶常館。分教諸君及新貴畢集。福公出題。令先交詩一首。

蛾子時衛賦(以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韻)。

夜雨長溪痕(得痕字五言八韻)。

是日到者九十二人(不到三人。補詞館一人)。

宗室伯熙祭酒爲新庶常備書大字名刺。由李椒微同年通知往取。椒微一甲第二名。劉靜皆一甲第三名。館選。杜本崇。周樹模。饒士騰。劉彭年。丁惟禔。費念慈。魏時鉅。熊方燧。陳嘉言。許葉芬。曾廣鈞。江標。陳長樞。吳桂丹。徐仁鑄。陳鍾信。葉昌熾。王萬方。王同愈。張孝謙。盧叢林。何爾鈞。陳祥燕。惲毓鼎。劉啓端。程棫林。劉若曾。陸鍾琦。熙元。鄧維琪。孫鼎烈。豫泰。陳鳴秋。張澂。崇壽。歐陽熙。馬步元。劉爾圻。傅世煒。熙瑛。曹

樹藩。段友蘭。葉新第。薛啓榮。朱錦。愛仁。劉奉璋。李傳元。姚士璋。景方昶。余誠格。張鴻翊。孔繁昌。王祖同。徐德沅。薛寶辰。高枏。王尤。朱延薰。戚揚。張維彬。王繼香。趙秉璋。馮端。林孝恂。吳嘉瑞。武玉潤。唐右楨。劉元亮。孫廷翰。錢駿祥。宗室希廉。李鵬飛。陳會佑。宮耀月。梁燮藻。喻兆蕃。王埴。劉秉鈞。宗室寶豐。黃炳辰。程豐厚。薩嘉樂。勞肇光。溫仲和。梁肇榮。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七

余已丑到館。小教習則福山王正孺師。課題爲重修太學石經賦。芙蓉十里錦雲平試律詩。文待詔西苑太液池句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二

子禾司空卒於壬辰八月。謚文恪。己丑閱殿廷試卷。會一調見。蒙以英發見許。思之顏汗。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五

乾隆壬戌。邵叔以進士廷對。錢文端奉命讀卷。獨賞其書。比年內閣大庫散出殿試卷。行款疏落。字體皆不失楷法。初不類咸同以來競尙平滿光圓。致有匠書之誚。余素不工院體書。潘文勤師獨見賞拔。謂有書味。廿餘年學書不進。殊自慙也。

六月。大拜。投帖後出都。

雪橋詩話餘集卷第八

吳公營序涵齋遺稿。謂光緒戊子己丑間。海宇無事。朝廷右文。一二名公鉅卿。主持風會。凡以科目進者。多閱通博贍之才。論者謂嘉慶己未而後。得人以己丑爲最。云云。然如張皋文王伯申郝蘭皋湯敦甫。則同年實無其人也。潘文勤己丑會試錄後序。今日之取士。蘄備他日之用也。致用之要。莫先通經。諸子史又六經之羽翼也。士不通經。學古以待上之求。漢臣若霍光。宋臣若寇準。論者猶以不學少之。乾嘉以來。監於有明心學。崇尚根抵實事之求。幾幾家賈董而戶許鄭。臣願下之所學。與上所取。竝出於通經學古之一轍。然臣又聞之司馬光曰。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異說者。謂之精義。果於自用。雖號爲治經。其失與空疏淺陋者等。文勤此言。誠有慨於局於才識

者。授之以政。不知所措。彼以他途進者。或能爲苟且一切之治。取效於旦夕。而以科目爲詬病也。是年先君六十四歲。盼孫甚切。七月得適烏佳孫女。因取淵明詩語。命名慰洵。字曰良勝。友人以穀梁補注見贈。

雪橋詩話卷第十二

余嘗有印章曰與補注穀梁鍾氏同字。謂嘉善鍾子勤孝廉文蒸也。

九月。見壽山督部裕祿於節署。督部喜塔臘氏。其次子熙元吉甫。與鍾義鄉會同年。後官祭酒。父子均於庚子殉節。是年恩科鄉試。見主試中書陳璧。翰編華輝。

先友見憚菘耘祖翼。李藕垣有菜。瞿廢甫廷韶。厲吉人祥官。廢翁招飲。晤陳幼蓮。見贈園鑑集。朋輩見蘄水馮攀臣廷桂。松滋杜武丞宗預。

以敦忠堂刻本人譜重付裝訂。垂髫時芝山丈楚秀賜也。由中書官安陸同知。積俸推升長蘆運同。丙戌過津。猶及見之。不久卽下世。工墨筆山水。曾爲先大夫畫扇。

十六年二月。入都。應關門課。仍寓立庭丈宅。

庶常館課。一賦一詩。詩題爲春兼三月閏。

四月十八日。散館。在保和殿考試。賦題白虎觀論五經同異。詩題盤雲雙鶴下(得盤字)。鍾義列二等第二名。

翁文恭公日記 庚寅四月十九日。未初見散館名單，一等多愜意。

二十八日，赴西苑門。引見於勤政殿。蒙恩授職編修。

乞願德李若農前輩書名刺。

潘文勤師以所刻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見賜，卽以是冬下世。

雪橋詩話餘集卷第八

鄭愈師有滂喜齋讀書記。攀古樓彝器款識。庚寅霖霖爲災。以兼尹籌振濟。十月薨於位。饑民聞赴。皆號泣。出殯日。

夾道爭奉麥餅果餌。李恣伯詩。百輩願當京兆死。九原猶爲澤鴻哀。紀實也。

七月出都。過安慶。寓柳軍門營次。見崔佳文直公聯元。

雪橋詩話卷第十二

仙術前輩聯元。守安慶十年。嘗接談讌。

抵鄂。見張孝達黃子壽兩先生。

雪橋詩話卷第十二

庚寅調文襄。手書蘇詩江上松楠深復深簿書叢裏過春風二首於扇見贈。

刻弟子職音誼一卷。

謹案章句今多依莊本。正俗字各本互見。不悉案正。正韻閱韻。既各注明。其字側△□不復存之。光緒十有五年寫定。

同治三年。遵義唐氏刻集解於綏定。貴筑黃子壽方伯別爲攷證一卷。嗣以莊氏音讀巨略。又集爲補音。瑛布吳中。彙纂音義。未之及也。比出見示。撫錄如右。王廉生先生言。丁氏良善辨正舊解數事。致精案。它日得其說。當補入。海內儻更有異本。固樂受而讀焉。光緒十有六年冬十月。

少治左氏春秋。比長見本朝羣經注疏。獨左氏傳未有成書。有理董之志。因名書室曰鞏左廬。囊艸叢雜。與廖季平同年言之。意趣不合。且未見儀徵劉氏所著。茲事體大。迄不能就。好讀韓集。取各書涉昌黎事者。遂錄數巨冊。亦未排比。學業無成。藏書盡散矣。

先君爲鍾齡娶婦葉赫瓜爾佳氏。

十七年二月。入都供職。寓喜鵲胡同哲臣嫺丈廣敏宅。漢軍徐氏。嘗官湖北荊宜施道。

時程少珊同年寓表背胡同盛宅。去余所居數十武。一日訪少珊。伯熙祭酒適在座。介紹見焉。談悉文愷夫人爲先高祖外孫女。文愷公敬徵爲伯熙祖。與鍾義故中表也。再世外吏。久不相知。自是始時往請益。遂有第錄三百年八旗文字

之約。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八

思南程少珊同年棧林。讀書南學時。意園祭酒最爲激賞。癸巳典試甘肅。余送以詩云。黃紙天題字未乾。照入隴月躍征鞍。魚龍夏走河聲壯。華萼朝迎嶽色寒。形勝三秦分肺腑。良家六郡望衣冠。花門定後茲歌起。寄語榛蘭子細看。借書賭酒年來慣。周北張南論敢齊。仗節空同勞遠出。閉門風雨總顏低。賞音定使三朋遇。過目從無五色迷。痛飲與君期歲晚。蒲桃歸遺壓霜蹠。同館十年。過從最密。癸卯三月。再入修門。少珊和前韻見贈。有漏舟焚屋吾何避之句。蓋歎朝局之日非。而惜素心之遠去也。辛亥冬。嘗上封事。以預修德宗實錄。羈留京師。書疏往還。深慨比來廉恥道喪。士大夫全不知節義二字。何時覲面。當握手作西臺之哭。乙卯病歿京邸。其好學勵品。近時所希。說文三禮。均有論著。當官制紛更。坊缺沈滯。多由他途以求速化。處之泊如也。在寶錄館。始終其事。意園高弟。樸學惟見此人。余取明人語人完代革輓之。誠無愧焉。詩不多作。嘗言意在師其鄉鄭子尹。意園得多禮堂先生毛詩多識。稟本叢襟。屬少珊爲之理董。已成完書。訖未付刻。鬱華臧籍。近已散落人間。比從坊友見所售出書目。與紫幢居士手鈔詩管竝在其中。爲黯然而久之。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二

黃仲則黎簡民均工鑄印。近人則灘縣胥芟塘最善。予嘗乞製名印。失於金陵之亂。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八

王定甫十刹海看荷遂游高廟四首云。鏡瀾斜角錦香殘。閑覓西涯舊倚闌。十五年來重一醉。亂蜩聲切似相關。柳暗荷深路不知。水花紅盡匯通祠。缺樞關底前朝水。須爲游人住少時。十笏僧寮好面湖。荷香吹送嫩涼俱。老僧卻斷紅塵事。洗薺烹泉教阿奴。城闔歸路柳沿隄。淨業山門夕照西。曾是相逢油壁處。參差花葉與人齊。曩在春明。與章佳立庭都護。屢作高廟之游。三復是詩。有舉目山河之慨。

辛卯八月。張腹廬師督學湖南。爲擬觀風試題及告示。持示悉伯先生。大爲激賞。遂往謁見。

雪橋詩話卷第十二

余緣張子虞師識先生。辱倒屣之契。癸巳上元。嘗過我所居明照坊南。作半日談。甲午出關。謁先生。已示疾。中冬之杪。關中同事松筠菴小集。聞噩耗。爲之一慟。

雪橋詩話卷第十二

張子虞師刻詩於長沙使院。斷自辛巳止。嘗爲鍾羲書淡巖詩於扇頭。具體韓蘇。較刻本詩境進而益上。今亦失之。是冬儼宅東四牌樓炒麪胡同。

十八年二月。伯祁攜女慰洵來京寓。

四月。充壬辰科會試磨勘試卷官。

爲王子獻同年題髮冢圖。越縵侍御門人。

訪屠敬山同年於武陽會館。見贈所撰結一宦詩文。

晤丙戌王菘畦守訓柯鳳孫劭恣兩前輩。菘畦乙酉同年。鳳孫胞兄敬孺劭恣己丑同年。

十九年七月。先大夫署鍾祥縣知縣。十月適胡氏姊于歸。鍾羲夫婦先期至鄂。遂送之尤溪。在閩晤陳伯潛前輩。見贈所臧唐碑拓本。晤傅節子太守。見贈所刻夏小正。晤尊老門人孫星華。十二月趨程還京。以明年考試差。須論冬俸。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五

崑崙山人張歷友郢城春望云。構木山頭古戰場。名都形勝鬱蒼蒼。群峰黛色趨雲杜。千里江聲下漢陽。天外曉煙遮野樹。城隅曲水護銀塘。遙憐純德山前路。野馬飛飛出苑牆。憶光緒癸巳。先君權知鍾祥。請於院長。出都省覲。作十日留。丙午春。余由襄州移守安陸。再至焉。讀歷友此詩。振觸昔游。恍如夢寐。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二

姊婿胡志雲玉瀛。以壬午舉人出宰尤谿。癸巳冬送伯姊赴閩。寓開山書院者經旬。自東道歸。爲楹聯云。萬里壯游。飽看闔海風煙。岱宗雲物。一年春事。又見西山晴雪。南國歸鴻。比讀鍾曉厓尤谿道中詩。曉歷羊腸問地名。

南游奇絕冠生平。萬山圍路聞樵唱。一徑入雲多鳥聲。人捷似猿穿樹出。舟輕如鷁逆灘行。蠻煙瘴雨尋常事。閩嶠天無十日晴。默念經行。如在心目。已陵費明經元傑抵尤谿句云。嵐煙淞霧朝朝雨，紅樹青山處處詩，亦寫景如畫。志雲卒於壬子。其尊人效三丈遺著。迄未刊行。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二

常熟蘇晴筠女史。顯之先生去疾女兒也。秋風寄顯之。極婉篤。予女兒。長一歲。賢明解文字。先君極鍾愛之。選婿苛。年三十。始歸於胡。予在京。當書辦奩具。予追昔游詩之一云。秋風悽斷女篋碁。卅載高堂擇婿心。買櫝榕城隨篋紡。當書槐市辦簪簪。灘名黯淡橫身過。劍合延平著意尋。長夜亂離都不見。松楸今已作龍吟。比讀晴筠女史此詩。有類予姊弟之友愛也。庚子京師之亂。適阿克占妹闔家殉難，死事尤慘，余嘗有詩云，骨肉驚多故，蒼涼賦七哀。吾文苦衰謝。誰爲表泉臺。竝錄於此。以志吾哀。

顯之先生爲羅慎齋門人。曾孫曾誥字芝青。元孫梯雲茂才。見翁文恭公壬寅日記。

儼屋兵部窪。與臨清徐坊梧生鄰竝。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八

甲午乙未閒。寓兵部窪中街。

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翰詹大考。一等第一名文廷式。余列三等。照常供職。

翁文恭公日記 甲午三月廿六日

大考。點名。實到二百八人。

賦題 水火金木土穀(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爲韻)

論題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詩題 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韻)

四月十五日 考試試差。汪郎亭侍郎鳴鑾閱卷。取余第一本。

文題論篤是與君子者乎。鍾義用古注。南山有臺二句。詩題槐陰清潤麥風涼（得清字五言八韻）。

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初六日入闈。九月出闈。

主考。刑部尚書薛允升雲階。都察院左都御史南書房翰林徐郁頌閣。內閣學士長萃季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頤蓉圃。

同考官。陳邦瑞。熊亦奇。吳士鑑。洪思亮。楊士驥。彭青藜。鄭叔忱。陳兆文。劉啓端。段友蘭。許晉祁。陳榮昌。張星吉。張學華。王培佑。黃玉堂。鍾廣。張孝謙。鍾義分第六房。

榜發。本房中式十九人。長樂林開募詒書。大興吳懋昭朗如。湘潭楊承禧哲子。天津張昌言藹如。南陵何來禮叔平。錢唐鮑德名麓書。清苑張鎮午菴昉。長春于霖中立之。宛平蕭駿鳴惠卿。滄州張保衡伯平。黃陂馮壽祺采臣。天津姜擇善心從。元和陸清翰守墨。束鹿劉文著倬雲。山陰章汝欽□□。懷德榮文祚祉宇。蕪湖周冕忠鉞丞。大興王方選子升。善化何桂芳桐雲。副榜。臨海何奏儷見石。

薦卷者。山陽成俊生。長洲葉恭彝。吳縣吳銘丹。攸縣龍璜。嘉興錢熊祥。三水錢鶴青。鹽山劉家瑋。望都崔秉蘭。吳橋劉祖桓。上元金鍾麟。新會鄧兆年。懷安馬扶風。太平崔恩熙。均挑膽錄。夾字杜寶恒。中皿廖敦臚。會鳴玉。葉佩蘭。南皿馮毓璜。徐謙。陳公溥。劉采年。吳伯超。陳履貞。童挹芳。樊庶。汪祐孫。湯之鳳。承字蔣文熙。貝字王樹桂。任瑞元。楊際芬。王炳培。劉廷輔。高鴻霄。劉紹承。李炳文。楊其恭。周炎藻。王芳蘭。李筆華。劉在文。周之翰。李庭芳。楊正倫。張其瓚。張鋸。北皿劉燈。武傳緒。鄭鶴齡。陳承祖。李聯琦。

何桐雲。生於道光己亥。光緒乙亥制科孝廉方正。戶部郎中。闈中頌閣前輩極許此卷，擬南元矣。旋置殿軍。聚奎堂刻其第三藝。比揭曉而君先卒。余往弔焉。頌老謂余所薦卷。清奇濃淡。如鍾元常書。具十二意。出闈爲延譽於公卿間。

吳公嘗含嘉室自訂年譜 二十年甲午。年二十七歲。闈中與楊芷晴（鍾義）張稟之（孝謙）兩前輩訂交。芷晴學問淵雅。冠絕同曹。稟之素持風義。攻錯甚嚴。皆益友也。

次題。優優大哉禮儀三百。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舊解多以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然周禮三百是官名耳。非禮之條目。黃肇青文謂禮以體道。禮儀卽儀禮也。錯綜二經。折衷一是。仲約侍郎欲刻置闕墨。有尼之者。遂不果。此等固非時文家所識也。與客秋所得楊子錫吾。皆少年美材。用中書。早卒。

是年移寓箭廠胡同。與寶應劉正卿同年啓端同居。刻雷貫一勵志雜錄一卷。

九月。先大夫七十生日。携公嘗所爲壽言歸武昌。遂薄游廣州。主與三嫺丈多齡家。漢軍張氏。其胞兄多恕。曩以縣丞在鄂。先大夫實獎進之。復經紀其身後事。故與丈館粲甚周至。

崔磬石前輩時居愛。見之於里第。

十月還都。寶玉之鄉。實爲空過。

弟鍾齡子壽。冠後有心疾。然能爲擘窠書。筆力雄強。弟婦生一女。旋卒。女亦不育。葬鋒火山。先君爲續娶婦。蔣氏。礪堂相國會孫女。

二十二年。輯八旗文略。有端緒。伯熙盡檢所藏付余采錄。那拉恥園孝廉續廉。故熱河都統玉符先生麒慶子。家承賜書。從之輒借。時過廠肆書攤。每有所獲。晨書暝寫。定爲日課。

刻先高祖椿蔭堂存藥一卷。增錄一卷。有乾隆己卯闡藝中庸文一首。

葉鞠裳緣督廬日記。丙申十月二十二日。長春寺諷經。同人推紙犢之愛。竝來慰唁。不敢當也。子勤同年。爲彝兒甲午薦卷房師。輓以聯云。魚龍百變。風雨爭飛。校藝得雄文。方期海錄成書。史筆克繩名父武。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傳經餘著目。留得斜川小集。清才合讓後來多。

八月。張廣雅六十生日。同鄉官鄂者。以電來屬余撰壽言。正孺師謂不宜頌而宜規。以此文類胡稚威。始晤楊叔疇同年銳。戊戌意園爲賦杜鵑行者也。

是冬先大夫署理麻城縣知縣。

二十三年。先大夫在麻城任。

雪橋詩話三集卷第十一

光緒丁酉戊戌間。家君攝麻城篆時。予官京師。未獲一至其地。邑人吳心陔侍御。贈先大夫楹語。以爲民父母今得職之語相頌。亦可見光黃閒民情之厚。

到任觀風。取林殿香第一。麻城縣試終場。文童列前茅者稱得人。辦理宋埠教案。了結迅速。民以安堵。

學試差簡放既畢。沈子培子封昆弟。黃仲弢前輩。均在會典館。約鍾羲相助。充畫圖處協修。辦地圖。提調貴州羅騰菴文彬。

乙未薦卷樊庶仲明。爲雲門布政增祥嗣子。是冬雲老由渭南令報最入都。寓海波寺街竹垞故宅。以通家相過從。

樊山續集卷五朝天集下

鍾子琴編修枉詩見贈三十六疊韻。

繡虎詩名壓建安。說難才氣軼諸韓。能爲盧駱當時體。肯作荊舒改後官。中表漢家龍種貴。南飛江渚鶴聲寒。老坡五載黃州住。莫謂斜川定省難。(尊人方宰麻城。)

詩家根柢出班揚。句律清新白也狂。淺絳山容真畫手。純青火候好丹方。風神思曼當年柳。別意漁陽夢裏桑。生長楚中能楚語。由來屈宋是同鄉。

充丁酉科直省鄉試磨勘試卷官。

二十四年。先大夫在麻城任。

二月。翰林掌院保送御史。鍾羲名次在前。引見於勤政殿。未蒙記名。始有乞外之意。

鬱華閣遺集卷第三

次韻答楊子勤表弟

他鄉表弟杜陵詩。榜後逢人說項斯。桑梓文章誰可託。亂離親故不相知。(君隨宦楚中。冊載不通問。)看荷門巷嬉

游地。(君家油漆作。舅祖繩公常攜余游十刹海)。古柏祠堂下拜時。內外名家吾與爾。衰年倡和尙能奇。

早從識字辨農晨。小雨新回大地春。遠俗自甘愴楚目。力田豈是避秦人。但知名姓終非隱。欲保身家莫厭貧。丙舍
一 廊亭最名勝。更須西上作比鄰。

刻姚秋士還初堂詞。

雪橋詩話卷第十一

秋士還初堂詞鈔一卷。爲潘季玉所刻。秋士出潘文恭之門。無私調。季玉固未之識也。張仲遠亟稱於季玉。訪之已物化矣。覺其所爲詞。不可得。既訪於承子久。子久訪於家簡侯方伯。爲之參訂。以付剞劂。序稱其沈微悱惻。無世俗溫蠖之態。光緒戊戌鍾義重校刊焉。

還初堂詞鈔跋

比年吾八旗之官京朝者。鬪講舍。召生徒。書問交馳。外臺諸君子。爲之分清俸。集巨金。以爲敬教勸學之資。以其奇贏刊布往籍。意至美也。鉅公不下問。羣士不說學。所刻者儻非里儒冬學之書。率卽羽流不經之作。使海內學者。遂以爲三百年來。吾八旗之以功業著聞者多。無取乎讀書識字。其讀書識字者。眼光所到。類僅爾爾。豈不謬哉。吾八旗通人撰述。其有關經史資攷覈者。指不勝僂。問翁帝胄。媚學序於堯峰。退菴髫年。吐言驚夫櫟下。隙光亭之說經。容若媿其家督。博希哲之博物。蘇齋所爲流連。他若禮堂學詩。簡王注易。耐圃地志。睫巢通史。野園之筆西清。研齋之紀東土。納蘭中丞之文。竹井老人之詩。久馳聲稱。無煩觀縷。鍾義不自知其無似。妄欲搜討文獻。一雪斯言。博綜先哲遺書。都爲一集。俾後生誦法。不以弁陋空疏。自詭聞道。藜藿不充。棗梨有待。行且遠去京國。浮湛俗吏。未知何日得果斯願。雪窗岑寂。讀秋士先生詩餘。念其牢落不偶。生無補於時。死無述於後。少年綺語。無當高懷。孤本留遺。將成星鳳。爲之重付手民。爲他日叢刻之慮無焉。見者若以爲吾八旗之讀書識字者。特工此等語言。則亦未足與觀其大也。時光緒二十有四年。與意園弟錄八旗文告成之歲冬十有二月。訪瓜爾佳在廷震鈞於官學。時方輯天咫偶聞。後改名唐晏。字元素。與恥園皆吾鄉志節之士。

比年於法華寺閱陸心源書。海王邨閱方柳橋書。

官京師十年。鄉人往還絕少。惟索綽絡月汀景星。穆爾察寶臣鐵良。宗室玉岑文溥良。公子少岑毓隆。胡效三丈俊章。裕瑚魯叔涵恩燾。高竹坪文淇。蒙兀翊卿壽勳。張叔瑟文械諸人。亦云隘矣。叔瑟娶獻之先生季女。與余爲同門。時來借。書其姊壻鄭叔問文焯。有文學。亦未過訪。辛亥後始相見於海上。

戊戌冬月汀將軍開藩中州。意園雪夜餞之。主客三人。縱談時局。惘然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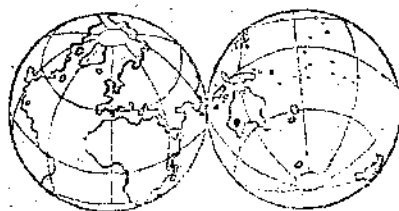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先大夫回武昌同知本任。

二月。鍾羲保送知府。分發浙江。引見。奉上諭後。具謝恩摺呈遞。

伯熙五十生日。余以西亭王孫原刻授經圖爲壽。

雪橋詩話續集卷第八

意園林亭極勝。牡丹尤各色俱備。己亥春杪。余以換官出都。伯熙治具祖餞。賞詠竟日。偶讀愛伯先生翠樓春贈伯熙一詞。亦初夏招賞牡丹作也。



時 事 叢 記

直 布 羅 陀

劉 端

戰爭之道，最好是乘其可敗而攻之。這雖不是戰術上的成文規則，可是事實上很有效驗，義大利政府可謂深得此意，所以趁法國瀕於敗衄之際，突然實行參戰。兩世紀以前英國曾用此法將直布羅陀由西班牙手中攫得，不過照目前下的情形來說，西班牙似乎又可用同一辦法再將直布羅陀奪回了。

因法國之挫敗，德義兩國的雄圖，及飛機炮火的長足

進步三種原因，西班牙奪回直布羅陀的可能，更行增加。

法國海軍，大都都集中在地中海西部以土倫 Toulon 麥塞凱比 Mels-El-Kebir 畢塞特 Biserte 所構成的三角形區域內，那是法國在地中海上的三個最大海軍根據地。牠們扼制了西班牙地中海海岸線全部，補足了由直布羅陀至馬耳他 Malta 間的間隙。不過刻下這幾處基地即不被義大利所利用，至少對英國亦不能使用了，由馬耳他島至直布羅陀的距離，不過僅餘義海軍基地班特拉利亞 Pantarolis 雄崎海中而已。

在這次戰爭中，無論就軍事的或經濟的見地而言，德義軸心要想制勝，很有取得直布羅陀之必要。德國戰勝法

國後，南進而與西班牙接壤，只要佛蘭哥將軍想奪回直布羅陀，一定可以得到德國空陸軍的支援及義海軍的協助，甚至莫索里尼所統率的飛機隊還能利用法屬非洲的空軍基地也未可知。

關於此點，佛蘭哥雖有野心，也應為攻略這個要塞所要費的力量及自內戰後迄未復元的西班牙國力而很費一番考量。因為西班牙如果實行參戰，首先要遭逢英國艦隊封鎖的威脅，可是目前的情勢又確為二百餘年來西班牙所未曾有的好機會，德義兩國會應佛蘭哥之請而立刻行動的。

希特勒固極希望義海軍能出地中海協助德人共同封鎖英國，襲擊英國本土，義大利對此的需要更為迫切，因為她如想遂行全面戰爭，首須求食物用品之自足自給。若直布羅陀仍把持在英國人手中，她將不能從外面獲得任何戰爭的供給品。

除此之外，希特勒及莫索里尼另有驅逐英人勢力的其他原因。自其在慕尼黑啤酒窖揭幟之日起，希特勒即高呼英國對於歐洲大陸事件無參預之權利，英人在大陸上的已成勢力，也必須驅除淨盡。莫索里尼則以為義大利雖是地中海上的強國，但自一七〇四年以還，門戶控制於人，由英人之寬宏大量義大利方有進出直布羅陀蘇伊士的自由。

上次法西兩國圍攻直布羅陀歷時凡三年餘，而且正當北美獨立，英人無暇回顧之際。那時加農炮炮火的射程不過千碼，可是對這一七七九——八三之戰却是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炮火不及敵軍須由海上或由西班牙本土與直布羅陀間寬約一哩的沙地向這要塞襲擊，而英人則高在巖巖樹立砲壘俯擊下面來侵的船隻及部伍，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

直布羅陀地理上的形勢位在略似馬蹄形陸地的右方，與西班牙本土之一部合成直布羅陀港，西班牙的敖幾西拉斯 *Algeciras* 在直布羅陀之西，相距不過五哩許隔港遙對，港之南最近八哩最遠二十三哩的地方即為西屬摩洛哥 *Spanish Morocco*。十八世紀時這隔海的海岸可認為相距不下千里之遙，無須過分擔心敵人的襲擊，可是現代的情勢變了！現在有了長距離射程的砲火，十二吋口徑的大砲隱蔽在摩洛哥沿岸的地下砲壘中，其週圍橡樹林內更設了許多掩護這些砲壘的防空設備。直布羅陀港西岸敖幾西拉斯的近郊，也有許多德國製及少數義大利製造的巨砲羅列着。這些砲位自一九三六西班牙內戰時設置以來，其目的不問可知。後來又經了幾度改良，添設了不少巨砲以及為保護巨砲的小型砲。專為運輸軍需品之用的地下鐵道，也已

經建築完成。這些設施之外，摩洛哥境內至少有三處空軍基地，距直布羅陀最近處即有羅斯巴利奧斯 Los Barrios 飛機場。

自從英國在地中海失掉法海軍的援助及不能再利用法國海空軍基地之後，這個位於伊柏利安半島 Iberian Pen. 頂端的要塞，又轉成了一種新形勢。安如磐石的砲壘成了三面受敵的情形。在德義方面，如不能實際佔領這天險的要塞，很難穩穩地在大陸制霸，自然攻略直布羅陀是德義的最大軍事目的了。英國有沒有保衛直布羅陀的把握？二百三十五年前西班牙戰役後英國獲得此土時會自命爲有何種意義？現在都成了對英國海陸軍部的課題。

直布羅陀使英國對東方的海程縮短，在擁有五萬萬鎊投資的地中海上獲得了制海權，使英國在地中海的貿易繁盛了二百年。目下直布羅陀成了表示英國海軍力的符號，成了較大不列顛之獅更早的帝國建立以來，制霸世界的大不列顛的標記。

這個要塞的威風與其建設的過程是英人常引爲驕傲的事，這地中海入口的兩個要塞——歐洲的直布羅陀與非洲的阿布斯山 Apes Hill 自古即著名爲天神的兩柱。對英國言，直布羅陀更具有超戰略的重要理由。英國史乘上的

光榮與該地失陷後的鉅大影響，使英人在這次戰爭中不得不激勵國民盡力保衛這受西班牙與摩洛哥雙方甚至德義兩國砲火交攻的要塞。任何人也決不會涉想直布羅陀是從此完了。

英國在世界上他處或者缺少軍器，可是直布羅陀則有的是大砲，愛隆賽將軍 General Sir Edmund Honside 對此尤爲關心。當那些德國砲在休達 Ceuta 與敖幾西拉斯設置的時候，英國國會裡曾經一度物議騷然，於是開始一度的調查，據愛隆賽負責表示英方也有多數新型的巨砲星羅棋布正對着摩洛哥與西班牙的海岸。

雖則如此可也不能說這要塞的施設毫無缺憾，駐防軍的飲料問題百餘年來迄無最完善的解決方法（上次戰役之末多數士兵都患敗血症，更有兼得熱病者）。現在所採用的儲存雨水的辦法，如敵人以投擲毒氣彈爲戰術，即可歸於無用。食物及軍火的貯藏量都很有有限，並且要塞內部沒有適用的飛機場，不能存放多數的驅逐機以擊退來襲的機群。

然自基本事實觀察，英國仍堅信就要塞言，直布羅陀至今依然是很難攻陷的。雖然因爲港那面砲位羅列的西班牙可加入德義方面作戰，直布羅陀可以容納軍艦進港修理

之海軍據點資格已經失去，其砲壘之宏大堅固，却另是一事。若想從陸地進攻直布羅陀，確是極困難的，距這岩石要塞約一哩外爲一道寬僅半哩的窄地，可用機關鎗隊及各式各樣的長射程砲臺界而守，而窄地的盡頭，卽是壁立千仞的懸崖。要塞的北端卽爲構成這岩石要塞主幹的山脊的起點，中山 Middle Hill 的最高峯達一千四百呎，至奧哈拉塔 O'Hara Tower 的一段恰似鞍形。由奧哈拉往下便是在這裡要算最脆弱的兩部高原地帶。

誠然飛機可以轟炸，並可遣落下傘部隊由空下擊，可是山勢嶮峻的地方是最好的防空溝壕，而降落傘部隊能否抵禦山麓裡怒吼的槍砲也很是問題。

德方第五部隊 Fifth Column 曾在此處大肆活躍，但因島上警戒的嚴密而未得逞。最近英國當局在下議院發表謂直布羅陀積儲的軍火食糧，足敷半年之需，無虞缺乏。

最後我們應當記着直布羅陀在這次戰爭中最大的任務是把義大利海軍封閉在地中海內勿使外出，固然西班牙之參戰可使英船不能逕行駛入直布羅陀港，可是英國的炮火也可以阻止義大利艦隊出來攻擊英國本土，並能使義大利船不能由外面運回戰爭中必需的各種物品，以遂行戰爭。

這樣便是直布羅陀要塞司令官與其部曲所負的最大使命。

述 要 九 月

三日 美羅斯福大總統，於今日議會時通告謂：英美兩國政府，關於租借南北大西洋英領海空軍基地，與對英讓渡超過艦齡驅逐五十隻問題，最後意見已趨一致。又據傳美政府關於該事，將於一兩日中正式發表。

華盛頓三日電：羅斯福大總統，三日已向議會發出書翰，發表美國決定租借大西洋上英領海空軍基地，並將美驅逐艦五十隻讓渡於英國。大總統送達書翰後，國務院則於遂行對德戰爭洩露英美政府間正有深切諒解之事實，是不啻暗證英美兩國關係極爲密切，緣在海空軍基地決定租借及驅逐艦決定讓渡以前，美政府曾向英政府關於遂行對德作戰之決定，有所質問，深涉及戰略問題，聞英政府對於下列二點，予美政府以完全保證。

一、英海軍艦不能維持英本土周圍之水域時，亦決無對德請求降伏之意。

一、英海軍萬一陷於上述情形時，絕對不降伏於德國，遷

離去英本土水域，以擔當英帝國其他大部分之防衛。

又據美國務院關係官員談稱，美政府七月四日以赫爾國務卿名義，接收法國艦隊後，曾正式詢問邱吉爾總理在下院所發表之遂行對德作戰決意，是否爲英國不動方針，至九月二日經羅西安英國駐美大使之手，向美致送回答，其內容即屬上述之對美保障，因此問題急見進展，海空軍基地與驅逐艦交換協定，遂見迅速成立云。

四日 德希特勒總統今日下午五時出席在修彼爾特·巴把斯托舉行之冬季救濟事業開幕式演說，闡明對英國作戰之決意，其演說要旨如次：「有人謂戰爭勢將繼續三年，或繼續五年，然不拘其如何終有一歸趨，結果無非英政府崩潰而已。德國國民無懸念此事必要，英政府崩潰必然到來，德國之目標即在潰滅英國全權政治。英國現仍期待德國國防軍首腦部反目與發生危機，洵屬可笑。自今以後，我等在獲得最後結果以前，決鬪爭到底。英國之每晚空襲德國都市愚舉，猶未停止，德國唯有由今日起每晚施以報復，英機如每晚投擲二千公斤之炸彈，德國則以十萬公斤炸彈報答之，決意對英本土加以根本破壞云。」

五日 匈牙利軍隊，根據接收德蘭斯斐尼亞地方割讓地區

之匈羅混合委員會之決定，今日午前七時已向德蘭斯斐北部一帶，一齊開始進駐。按據柏林放送稱，德意兩國，關於四國會談結果，發表如次：「維也納四國會談結果，羅馬尼亞決將德蘭斯斐尼亞地方內五萬平方公里，割讓匈牙利，其代價係由德意兩國對羅馬尼亞予以絕對的安全保障。」

今以維也納裁判前後之事情爲中心記述如左：

一、蘇俄之態度 蘇俄對德蘭斯斐尼亞問題之態度，指摘匈牙利之要求過大，而予羅馬尼亞助威，但德意樞軸如在此次維也納會談所表現因匈牙利對德意樞軸始終盡以信義，故同情匈牙利之恢復失地，以德意對蘇俄之對照態度爲背景，爲一掃將來禍根起見，一齊企圖解決匈羅之紛爭，對羅馬尼亞加以強壓，如羅馬尼亞不承認德意所裁判之條件時，則對羅馬尼亞進兵。

一、德蘇有否諒解 德國與蘇聯間，事前是否已有諒解，關於此事，現有各種說法，一報道指出羅馬尼亞若拒絕德意仲裁條件時，立即出兵，同時將摩維達維亞地給與蘇聯，以分轄羅馬尼亞，亦有認爲德蘇間關於對羅馬尼亞保障，事前已有諒解，又一部分人士傳說蘇聯對其代價已由德意許可其領有芬蘭，然事實與此相反，德

蘇聞事前並無諒解，若認爲德意兩國調停德蘭斯斐尼後，逕向蘇聯通告以求其諒解，似爲真相。至所謂德國向蘇聯要求事後承認，同時予以某種代價，換言之與以在伊蘭乃至土耳其東方及中央亞細亞，許其自由行動事，甚難想像。

似此羅馬尼亞固倖免分割，然雖不致重蹈捷克覆轍，似亦終須走上類似斯拉伐克之運命。今後巴爾幹所殘餘之問題，卽爲德國對於意大利之確保巨哥希臘勢力圈，出以如何對策，又對於保加利亞，德蘇採取如何態度，又驅逐英國勢力由地中海後退之日，達達納爾海峽之均衡如何維持等。關於此等問題，德意蘇三國之摩擦大有擴大可能。由此觀之，德蘇親善關係既突然而來，或亦不免突然而去，然在現狀下，若認德蘇有衝突危險，未免爲時尚早，德蘇兩國間無論伏有多大摩擦，暫時唯有互相警戒，互相利用云。

六日 佩丹法國政府主席鑒於法屬非洲殖民地不穩，今日決定任命國防部長魏剛將軍爲非洲軍總司令官，使總握該方面之軍事及政治上一切全權，此外並斷行改造內閣一部，新任馬塞爾佩爾頓氏爲內政部長，夏魯爾安齊治將軍爲陸軍部長云。

法內部於今日晚召開內閣會議，當經議決改組內閣，全部名單如次：

副總理賴伐爾，兼管情報與各部間合作事宜

司法部長阿伯特（未動）

內政部長馬塞爾佩爾頓（原警察總監）

外交部長保爾鮑德安（未動）

教育與青年部長瑞伯爾特（原巴黎大學教務長）

農林與供給部長派爾加迪奧（未動）

運輸部長白爾特洛（原任法國鐵路公司董事）

陸軍部長夏魯爾安齊治將軍（前任法國與德意休戰談判代表團團長）

航空部長柏爾格瑞將軍

海軍部長達爾蘭提督（未動）

生產與勞工部長魯彞貝倫（未動）

國防部已取消，而教育與青年兩部，則實行合併，前內政部長馬爾凱，前國防部長魏剛將軍，前教育部長柯爾森將軍，前航空部長普覺若將軍，前青年部長朱安伊法爾彞加萊，與前殖民部長安利雷穆禮等，均已出閣。

羅馬尼亞國王嘉羅爾二世接受新首相安特內斯克之要求而退位，同時發表宣言如左：

「羅馬尼亞國民乎！吾等現正遭遇空前之困難時代，朕過去十年間，爲羅馬尼亞之福祉已專心努力矣，朕愛羅馬尼亞國，故將統治重任，讓於全體國民所敬愛之王子，欲以打破此次危機也。」

按嘉羅爾一九一五年晉爲羅馬尼亞太子，即因與國內政治意見不合而逃避國外，一九二五年不得已而拋棄王位繼承權。其父非德南國王逝世，國內糾紛愈益增大，嘉羅爾遂由巴黎向羅馬尼亞發送國王之宣言，唯其母曼麗王后堅不承認其爲國王，而自行攝政。一九三零年因國內少數民族問題益趨惡化，以曼麗后之政治，到底難望打開此局面，於是羅馬尼亞會議席上通過，迎嘉羅爾歸國即位。六年來嘉羅爾二世，事實上掌握羅馬尼亞之獨裁權，改革軍隊，發揮政治手腕，處理微妙之國際形勢，與周圍之強國在不即不離之關係下，着手施行大羅馬尼亞建設，然與有名之猶太人羅波斯扣夫人發生關係，羅波斯扣夫人參與政治，在羅馬尼亞國內遂又釀成新的不滿。反對猶太人之鐵衛團，最初原爲嘉羅爾二世之一派，但因羅波斯扣夫人之活躍及恐懼鐵衛團之將來，終使嘉羅爾二世致力抑制鐵衛團之勢力，然以鐵衛團爲背景之納其斯德國之在巴爾幹勢力逐漸增大，嘉羅爾二

世，雖利用英法與德國之兩勢力對立迄至今日，惟鐵衛團勢力無法抑制，羅波斯扣夫人已被逐出，今日對於鐵衛團爲後盾之安特內斯克首相之要求，不得已而讓步，在位十年遂行退位。現由太子米加耶爾繼位，已決定爲米加耶爾第一世，新王已付首相安特內斯克如莫索里尼獨裁者之權云。

十二日 據開羅英近東軍事當局宣稱，前此意大利軍新銳部隊，曾向利比亞埃及國境增強，着着進行對埃及大攻勢之準備，今日竟沿國境線開始猛烈砲擊，英意兩軍間，已終日展開猛烈砲擊戰。關於意軍開始對埃及作戰一事，據本日本之合衆社羅馬電稱，法西斯黨方面亦確認此項報道談稱：意軍主力分爲三隊，一隊由利比亞北部沿地中海岸向蘇彝士運河進攻，一隊由利比亞南部切斷英埃蘇丹中央，一隊自厄立特里亞，向濱臨紅海之蘇丹港進擊。

十六日 英國近東軍當局，本日確認意軍達到埃及海岸布克布克。按該地乃英軍防備埃及之第二前進據點，距利比亞埃及國境四十公里。
據英國近東軍發表稱，意軍之裝甲部隊，十六日夜於激戰後卒將巴拉尼佔領云。

十七日 日本新體制準備會第六次會議，於今日午前十一時二十分，在首相官邸舉行準備會最終審議會，首由有馬座長聲述準備會之重大使命，將以本日會議而終了，宣言中核體之細目組織名稱等委諸總理總裁。次由及川海相率直披瀝海軍當局對新體制運動及中核體之根本方針，並敘述陸海軍以同一步調，爲確立新體制，當積極協力。

近衛首相在最後準備會之寒暄如下：

請諸位擔任準備委員，會議數次，通盤檢討，小委員會遂告開成，而意見歸於一致，最後決定一任總理裁定，惟因當此最後之決定，擬先慎重考慮而後決定，以便基於國體本義，與憲法之精神相符。往日會合，某委員會稱本人爲手創新體制之父，在余以爲諸位實手創新體制者也。此後仍亟望諸位在裡面或表面盡力，以育成新體制，使之完全無缺，但在政府，決不因期完成新體制，遂將國務等閑置之。想形勢於不遠或將更趨於重大，竊謂欲突破此非常國難，非由衷心抱定真正一億一心不可，望諸位以一億一心而協力。對於今日以前諸位之盡力，實由衷心表示感謝之意。

十七日 英國下院，今日午後，於德空軍猛炸下，由邱吉

爾首相舉行戰況報告演說約二小時，其要旨如下：

自利比亞國境侵入埃及之意軍，目下繼續進擊，英軍已自索爾姆退却。德軍現於海岸各地集結舟艇，着着準備對英本土上陸作戰，吾人必須認爲希特勒總統，現正坐待作戰上最好機會，故非以最緊張精神續行準備不可，而我方所予敵人損害，亦不可忽視，我方戰鬥力，海陸空皆已確實強化，吾人可以必定勝利之確信，等待與敵決戰。德方對倫敦反復集中空襲，九月前半期，英國民死者總計二千，負傷者已達八千人，敵人妄欲以之使英國國民陷於混亂，逼迫英政府停戰，而繼續空襲，然敵人愈暴逆，英國國民之團結亦愈強化也。

十九日 德外長李賓特羅甫今日抵羅馬，午後五時，偕齊亞諾外相赴威尼斯宮莫索里尼首相處，德國駐意大使馬肯湛，意國駐德大使阿爾斐利，亦均列席，舉行會談，約歷二小時，內容據聞側重於促進西班牙與樞軸國家間之敦睦親善關係，暨在調整將來歐非兩洲關係中使西班牙占一重要地位，關於非洲方面，樞軸國家間已一致贊同排除英國在非之全部勢力，一如在歐洲者然，關於東南歐方面各未決問題，據聞亦曾作爲討論之中心云。

二十二日 日法交涉原委：根據封鎖安南援蔣路線之日法協定，爲監視其實施，而派赴安南現地之日本監視委員長西原少將，自六月二十九日行抵河內以來，與安南方面交涉後，即在海防，老開，諒山，海陽，高平之國境及海港要地，設置監視所，已將經由海防，河內，雲南之滇越鐵路，及經由海防，諒山，鎮南關之公路，兩大援蔣路線切斷，然日方更爲使安南方面對處理事變及建設東亞新秩序予以積極的協力起見，西原少將與卡特爾總督之間開始交涉，在極友好下進行磋商，執意法國維喜政府適於此時突然罷免卡特爾總督，七月二十日任命亞細亞艦隊司令長官多克中將，爲其後任，嗣後即於西原少將與多克新總督之間，繼續交涉，然多克總督極示慎重態度，希望前此西原卡特爾間業已商妥者，統由兩本國政府間交涉，對日本之要求，以非自己權限所及而拒絕回答，因此現地交涉一時至於完全停頓。西原少將乃於七月二十七日滯返東京，報告詳細狀況，由此交涉乃移於中央，即於松岡外相與法國駐日大使安利之間，開始交涉。此日法會談，至八月二十五日，雙方意見始獲一致，成立協定原則。西原少將本擬根據此項協定原則，開始具體的現地協定，然多克總督則故意遷延，

自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二日，舉行再開現地交涉之折衝四日後，至三日午後，多克總督始提示安南方面關於現地細目協定之提案，而再開交涉，四日夜，與安南軍司令官馬爾丹將軍之間，將日安軍事協定簽字完畢。繼而西原少將，自五日起，更與亞歷山大參謀長以下，進行細目協議，然安南方面關於最重要部份，不予明確答覆，對交涉進展，缺少誠意，至七日多克總督突然表示，以後無意交涉，此外八日之河內各新聞紙，復發表安南政府之隨意聲明。凡此等等前此之經過，具見安南之缺乏誠意，交涉殆已陷於決裂狀態，於是鈴木河內總領事，九日命日僑準備撤退，居留各地日僑亦已陸續開始撤退，然多克總督窺知日本方面決意堅強，乃大爲狼狽，於是百方阻撓，十三日對西原少將自行提議再開會商，西原少將亦暫時允許而再進行細目交涉，唯安南方面又復言詞閃爍，依然不作最後之應諾，因此再逢決裂危機，但由於維喜政府之訓電始於二十二日午後圓滿解決。日軍歷史的進駐安南之細目交涉，至日僑決行總撤退之最終場面，將見全部決裂於目前之一剎那，安南方面，卒至接受日方全部，而交涉始於茲圓滿解決云。

二十三日 關於安南交涉之妥結，日外務省方面，於今日

午前十一時發表如左：

外務省關於安南問題，交涉妥結之發表：以解決中國事變，建設東亞新秩序爲目的，關於安南問題，松岡外務大臣，八月中會於東京與法安利大使間，以友好精神，進行基礎的磋商。該磋商中法方承認爲完成中國事變，對日本陸海軍，於安南得予以必要軍事上之便宜，且爲根據該磋商，於現地實行具體決定起見，邇來會由河內日法軍當局進行交涉，九月二十二日午後始獲妥結。法國外交部，今日關於日軍之進駐安南，發表公告如左：

日法兩國軍事當局，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解決中國事變，於九月二十二日妥結圓滿協定。

一、日本爲於安南繼續對華戰爭，得獲得特別便宜。

一、其代價爲日本確約尊重安南之法國主權及其領土之保全。

日大本營陸軍部，今日午前十一時發表：日方與安南現地當局間，根據八月廿五日及卅日，日法兩國政府間之磋商，自九月初旬以來，關於軍事問題，進行交涉，於九月廿二日午後四時三十分（日本新時間）協定成立，日海陸軍部隊，根據該協定，於本日在安南北部開始和平

的進駐，但日軍進駐法印之時，因法印方面之誤解，以致日本法印兩軍間，於敦丹發生衝突。按日軍以二十三日上午零時爲期，擬通過國境線時，安南軍突對日方開砲，出以蠻不講理之挑戰態度，故日方爲自衛計不得不出以使用武力之舉。又於下午二時左右，開抵敦丹附近時，該處安南軍竟使用毒瓦斯。

法政府公表稱：英艦隊突然於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地方時間），向法領西非之要港達加爾開始炮擊，該港內停泊有前者由法國急往該地之法巡洋艦三隻，及驅逐艦三隻。

又英艦攻擊達加爾港，直至二十三日夜尙在猛烈繼續，其兵力爲戰鬥艦二隻，巡洋艦四隻，及多數驅逐艦，勢力極強，並有四隻軍隊輸送船。英方之目的，聞在使軍隊登陸占據達加爾云。

接受英軍艦攻擊之達加爾港，位於法領西非上部塞內加爾地方維爾德之頂端，爲法國西海岸之要港，法國在此處設置西非總督，更爲法國海軍非洲之根據地，自蘇伊士運河封鎖以來，亦爲歐洲郵船航路，繞非州在好望角與里斯本間寄港地。達加爾港連結歐洲與南美，成商業上之路線，早爲各國所重視，且更爲法國與西班牙海底

電信之連絡處，歐洲南美航路之寄港地，德意兩國極注意對南美之貿易，則達加爾更有重要性。現除爲意大利對南美商業航路之通過點外，德國亦正計畫根據經過達加爾，以大型飛機編隊輸送貨物，且對英國言，在防止德意輻軸之南美工作上，亦正囑使西非內法殖民地之叛亂，故此次攻擊達港至有意義云。

二十四日 法海軍當局發表：英海軍前後六次希圖在達加爾上陸，均經法軍擊退。

二十六日 華南日軍本日上午十時半發表：日軍海路進駐部隊，本日晨于和平中在海防附近上陸完了。一時二十分至下午三時左右，和平開抵海防市街。

美總統於今日下令，以十月十六日爲期，除西半球及英國外，禁止對其他外國輸出鋼鐵及廢鐵。又關於此事，大總統秘書阿利氏，同日發表說明，大要如左：

新禁輸命令，適用於七十五種鋼鐵及廢鐵，羅大總統爲應付目下驟形膨脹之我國國防計畫之必要起見，本於確保充分供給之見地，遂至採取此種措置云。

二十七日 日本政府，關於確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遂行世界新秩序建設之國是事，認爲有強化日德意軸心之必要，決實行轉變外交，自前即與德意兩國間，關於具體

方策進行交涉中，此次三國間，意見已完全一致，決定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於今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日本時間下午八時十五分）已在柏林作歷史的簽字，故日政府於當日下午九時十五分，發表如左之條約要項。

日外務省發表：日德意三國間，二十七日在柏林締結如左要旨之三國條約。日本國，德國及意國間三國條約要旨如下：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及意國政府，因認出使萬邦各得其所，爲永久和平之先決要件，故在大東亞及歐洲地域，各在其地域中建設足以舉獲各民族共存共榮實效之新秩序，並以維持此事爲根本要義，在上述地域中，關於本乎此主旨之努力，決意相互提携並協力，又三國政府更對於世界各地擬作同樣努力之諸國，不惜與以協力，以期實現三國對世界和平之終局抱負，因之日本政府，德國政府及意國政府協定內容如左：

第一條，日本國對於德國及意國，在歐洲之新秩序建設，承認其指導的地位，且尊重之。

第二條，德國及意國關於日本國在大東亞之新秩序建設，承認其指導的地位，且尊重之。

第三條，日本國，德國及意國，關於依據前記方針之努

力，約定相互協力，又約定三締約國中任何一國，受現在並未參加歐洲戰爭或中日紛爭之一國攻擊時，三國以一切政治，經濟及軍事方法相互援助之。

第四條，爲實施本條約，各由日本國政府，德國政府及意國政府任命委員，所組織之混合專門委員會，應本不遲滯舉行。

第五條，日本國，德國及意國，確認上記諸條項，對於三締約國各個與蘇俄聯邦間現存之政治的狀態，並無何等影響。

第六條，本條約在署名之同時應即實施，自實施之日起有效十年。期滿以前，適當之時期內，根據締約國中之一國要求，締約國應關於本條約之更新加以協議。

在建設世界新秩序共同理想之下，今日在柏林簽字之日德意三國條約，不僅爲世界史上之一大轉換，對決定之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亦含有極重大之意義，首在世界史上觀之，爲建設東亞新秩序邁進中國事變之日本，與爲完成歐洲新秩序遂行歐洲戰爭之德意兩國，在所有部門，緊密提携，此實爲同一世界觀之新秩序國家群結成一氣，邁進建設世界新秩序之新發軔，因此世界於最近之將來，預想可成爲日本指導東亞，德意指導歐洲，蘇

聯指導中央亞細亞，美國指導美大陸之四集團地域。日德意三國對欲阻害其共同理想實現者，認爲共同之敵，並表現有堅固排除之決意。此等諸點，在日本本身，一，由於安定東亞勢力之立場，日本會強固向世界主張中日滿及南洋之大東亞共榮圈，此實爲日本向建設世界新秩序應貢獻之一大事業，故得有德意兩國有力之協力，二，日本目下遂行中之建設東亞新秩序，既爲建設世界新秩序之一環，則處理中國事變，在世界之觀點上，亦必應爲存在者也。

日松岡外相值此日德意締結同盟之際，於午後十時舉行談話放送，要旨如左：當此日德意三國條約之締結時本日頒發優渥詔書，誠不勝惶恐。我國現在可謂立於空前之困難局面中，此際我國動向，實有關皇國興廢之極重大問題也。我國對外政策，乃向處理中國事變，建設東亞共榮圈邁進，而欲獲得世界全體之真正和平者也，列國之中，竟有對日本大東亞新秩序建設，企圖直接間接妨害者，甚至以所有方法，妨碍皇國進路者，此誠不勝遺憾。此時我國應取之途徑，唯一即從速確立完成國防國家之新體制，加強萬衆一心決意，此外結合與我國持有略同方針之德意兩國，進言之，與能與我國共進之其

他諸國提携，斷然向所信邁進，同時使妨害斯舉之國家覺悟，以期達到所謂建設世界新秩序之大和民族終極目的，因此前此與德意兩國折衝結果於茲成立日德意同盟條約。此歷史的三國同盟關係之成立，實由叡聖文武之天皇陛下英斷所致，誠堪惶恐，亦多由於希特勒總統與莫索里尼首相之明斷，與李賓特羅甫，齊亞諾兩外長不斷之努力。該條約乃我國與德意兩國分別爲努力建設大東亞與歐洲之新秩序而協力者，三國中任何一國若蒙受未參加中國事變或歐戰之國家攻擊時，三國將以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所有手段，互相援助，因此雖本條約成立後，我國並不參加現在歐戰，且不欲對任何國家挑戰，又本條約日德意與蘇聯間，並無任何影響。本條約中，關於大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德意承認日本之指導地位，日本亦承認德意在歐洲之指導地位，規定日德意三國堅持互相協力，由於該條約之成立，一面以德意兩大國爲我國之與國，他方大東亞指導者之我國責任益形加重。政府已決意堅持以和平手段，完成此責任，然因時間及場合關係，重大之覺悟亦爲必要。前途尙有若干障礙與困難，吾人必須充分考慮內外情勢，官民一體，忍耐一切困難與犧牲，益形奮勉，以副聖望云。

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之成立，予英國以莫大衝動，英政府方面力形鎮靜，外交部發言人亦謂此次同盟成立，實不足驚異，而發表談話如次：「日德意三國同盟，對現在情勢並無任何影響，德意兩國將日本引入同盟之結果，固未能強化對英攻勢也。」

二十八日 近衛首相本日下午七時自首相官邸經A、K電台作十分鐘之無線電廣播，關於此次締結之日德意三國同盟，向中外闡明確立世界新體制之歷史的意義，同時並述隨此國民應確立新體制，向建設國防國家邁進，以促進國民之決心。首相廣播演說要旨如下：

此次日政府在世界歷史的一大轉換期之際，奉仰天皇陛下宏大無邊之聖旨，與德國意國締結三國條約，決爲世界永久之和平與進步，向前協力邁進，當此時期，對全國民諸君率直談述時局之真相，望諸君努力奮發。

回顧自中國事變勃發以來，既三易寒暑，在此期間，以東亞爲中心關係各國之動向，益使事變之性質複雜，益使其解決困難，究極中日紛爭，乃係在世界舊體制重壓下所發生之東亞變態的內亂，此事之解決，只有對世界舊秩序根本上之矛盾，加以斧鉞打擊，方能達成，緣日本在解決目前之中國事變之同時，必須分擔重要部分，

以參劃全世界紀元更新之絕大偉業。試刮目觀看東亞與歐洲現狀，日德意三國，實已各個在其立場上，爲打開舊秩序，正繼續共同努力，即德國及意國在歐洲正擬建設新秩序，日本則在大東亞地域，根據亞細亞本來姿態亦正期待建設新秩序也。

在世界歷史之現階段，不能立即期待完成以世界爲一單位之組織，世界各民族形成數個共存共榮圈，乃係必然之趨勢，而日本在東亞，德，意在歐洲，均立於指導此共存共榮圈之立場，由歷史上，地理上，經濟上等觀之，此亦爲必然之趨勢。余見欲阻碍如斯必然之傾向，在歐洲已勃發第二次大戰，在東亞則示出準戰時的國際關係之緊張情勢，果如此，日本與德意互相協力，三國相依相扶持，在某種情勢下，發揮軍事同盟之威力，亦爲必然之勢，若如斯觀之，此際以一大決心突入國難中，斷乎非有突破此困難之決心不可。

現在日本已在過去三年餘，由於中國事變犧牲頗多忠勇將兵，且消耗極多之國幣及經濟力，然非常時之日本，必須一方面善處此戰時之一大消耗，他方面必傾全力致力於生產力之擴大，及軍備之充實，政府檢討如斯之情勢，並考究參照緊迫之國際關係時，確信締結三國條約

在經濟上，在軍事上，爲達到能以克服該困難之最後方策，吾等鑑於如斯之重大時局，基於肇國之精神，爲企圖確立萬民翼贊之舉國新體制而努力，與此新體制以生命，使其精神躍動者，即爲非常時國策之實踐，畢竟新體制不能由紙上談兵而決定，係應在打開難局之行動過程上，發育而至於大成者也。

現在日本之前途，橫有賭民族命運之重大問題，然吾等欲積極邁進，踏向光明之路，於此千辛萬苦，實在覺悟之前，我國縱萬民一心仍不足應付此環境。

新體制實即下達上意，誘導國民，上達下情，而完成君民一體之政治也，即使各得其所，方爲政治之任務，克盡其誠，方爲政治之本分，如此始能發揮義在君臣，情在父子之日本國體精華，新體制之理想，亦於此可以盡達。政府奉戴聖旨，在外確立萬全之外交方策，在內確立萬民翼贊之體制，用以積極的着手打開國難，政府對國民談新秩序而期待其犧牲與奉公，同時政府亦奮勉努力，對全國民將與以最低生活，與最大名譽之保證。日本國家際此非常時期，不許一人飽食暖衣，亦不使一人困於飢寒，必須萬衆一心，協力共濟，以開拓海外之萬里波濤，故不勝切望諸君奮發也。

書 林 偶 拾

山東金文集存三卷

魯毅公撰

齊魯大學出版

定價每部十二元

是編卷上卷中。以國別分類。卷下爲商周器之出于山東者。所收彝器二百六十一。刀泉三十七。共二百九十八事。國別十二。曰魯。曰邾。曰鄆。曰滕。曰薛。曰會。曰杞。曰郕。曰齊。曰莒。曰紀。曰鑄。凡山東所出之彝器。搜輯略備矣。首有作者自序。謂金石刻辭局就一地而勸爲專書者。始于趙宋之京兆成都。（京兆金石錄崔君授撰。成都金石錄劉涇撰。今皆佚。）盛于有清之關中兩浙。（關中金石記畢沅撰。兩浙金石志阮元撰。）其在山東者。阮元氏開其先河。（阮元撰山左金石志。）馮鵬徐宗幹段松苓夏德會諸氏繼之于後。（馮鵬著濟南金石志。徐宗幹輯濟州金石志。段松苓著益都金石記。夏德會纂歷城金石志。）他若附屬于方志中者。更所在而有。然諸書所錄。詳于石而略于金。重其藏而輕其地。以致芻鼎鐘。以傳海右。而魯殷齊罍。乃不入山左。（芻鼎出關中。周孝王時器。僕兒鐘以邾王義楚鑄之出江西例之。既爲邾器。所出亦當不遠。）至于臨淄鄒嶧之古匄封泥琅邪青萊之瓦當專甃。皆以晚出而未錄。（之數者前賢皆未重視。及陳介祺始大事蒐集。）榮城孫氏葆田之山東通志。內錄金石六卷。已少補其闕。然仍不甚備。甚矣輯錄之難周也。辛壬以來。旅居齊魯。於其出土之器物。或則購藏或則拓墨。而資力所限者。苟見聞之所及。頗亦筆之于書。亦或寫其所象。蓋性喜爲之。非有意于造述也。丁戊之間。憂患頻仍。靡所定處。數年以來。辛勤所集。頗散佚矣。近

乃稍事董理。擬成山東金石錄一書。爰即器物之種類。區而分之。曰金。曰匄。曰石。曰印璽。曰封泥。曰雜錄。更于各類之年代。以分卷錄之後先。定爲先秦及秦漢以來兩部。錄其銘文。詳其地域。其器物之圖形。亦別爲專錄。庚辰之春。成吉金匄文二編。先秦吉金之部。編次已畢矣。輯錄之意。可得言焉。先秦銅器之出于山東也。北起黃河。南擊運河。東傳海。其地多山。不受河流之遷變。故蘊藏地下之古物。尙能保存莫失。至于今。其運河之西。黃河之北。接河北河南江蘇諸地。是夏商以來奠都建邦之所。春秋戰國會盟爭戰之地。而未聞有先秦遺物之出土者。是因黃流屢次改道之故。爰爲先秦吉金出土地址圖。以明先秦器物留遺之所在。銅器製作。瑰奇偉麗。首推殷商。西周因之。尙猶有舊。降及東周。器之製作。于式形花紋文字。均有劇變。山東之國。齊魯最爲大。其間邾邾已鑄等國。散處各地。或爲夏商之舊封。或爲齊魯之附庸。製器勦銘。大體從同。本編旣限一地。自當區以國別。以見各國文化。從違因襲之迹。至于宋衛晉楚國境。不全在山東。所有銘刻。自爾不在此限。銅器銘文。旣以國別。然各地之出土者。不盡言國。殷商西周之器。亦復多有。強爲區分。轉成專輯。僅就其出土之地以錄。不復區以國別。劃以時代。殿之編末。自成起訖可耳。春秋以前之古國。若高若過若攸。雖有彝器傳世。然諸器之製造出土。是否屬之山東。于義有疑。未敢率爾收錄。當從蓋闕。他若邕邕之器。雖出齊魯。製非山東。亦當弗錄。刀幣之屬。自來另有專集。禹幣湯金。或者以爲附會。而齊刀益幣。列國流傳自有。旣屬吉金。例應見錄。故凡山東所自出。統當存存。惟所見既尠。同型復多。略選數十。不求其詳。姑備一格。聊以充數而已。由上自序觀之。知作者此書之輯。體例頗爲精審。願余以爲可商者有二事。一事。錢布之文。自成專門。自來著錄之家。皆另自成編。不與吉金並錄。山東爲齊魯之故墟。所出列國貨布甚多。是編僅採三十七品。掛漏者甚多。似宜另自爲編。庶幾體例嚴謹。若云略選數十。不求詳備。聊備一格。然則印璽亦金屬之品。何以另自成書。不略選一二以充數乎。二事。齊魯彝器中。若邾公鐘。曾白簠。齊侯鼎。齊罇。齊侯彝。陳侯午鐘等。皆當時重器。可資考證者甚多。清代徐同柏阮元吳大澂劉心源許瀚諸人皆有考釋。至今世王國維郭鼎堂徐中舒等考釋益加遷密。亟應將諸家之說采入。以供讀者之參攷。是編于釋文之外。不加說解。縱有一二器稍加注释。(如頁一之明公彝。頁二十一取他人之善鼎。)亦嫌簡略未備。又按頁一之明公彝。作者以明公係周公子伯禽之子。故收之入魯器中。唯

此器係故宮舊藏。不知何時出土。且亦不知出土于何地。是器作于周公東征之世。伯禽未居魯之前。是否出土于山東。殊不可必。當入周初器。較列諸魯器之首爲妥當耳。

(波)

真諦三藏年譜附譯述考

蘇公望撰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北京佛學書局出版

一冊 定價八角

真諦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或名拘羅那陀。譯音也。此云真諦。姓頗羅墮。婆羅門種。以佛滅度後九百八十四年生於西印度優禪尼國。少遊諸國。歷事衆師。備覽諸經。尤精於大乘。以梁中大同元年(西紀五四六)入中國。從事譯經。陳太建元年(五六九)入寂。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岡。卽今之佛閣岡也。

真諦三藏史蹟。陳有僧宗行狀。曹毗歷傳。皆不傳。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唐靜邁古今譯經圖紀。亦祇略紀行實。道宣續高僧傳。智昇開元釋教錄。雖較縝詳。仍不免疎誤。是書博採衆籍。編年繫錄。提綱挈領。極富條理。首載周叔迦序一篇，略云。「無著世親之學。自元魏菩提留支等傳來東土。而有地論師攝論師之分。至陳真諦再弘法相。於是有江南北地之異。唐玄奘慨其紛歧。莫衷一是。所以西行。求法既歸。大事譯述。於是有新舊之辨。其後奘師之說獨盛。舊說浸衰。真諦撰述盡皆佚失。然考真諦之年代。似當在護法之前。就十大論師中。雖不能確定其所宗。亦必親承有自。況其立義較護法爲圓。奘師門下偏宗護法者。遂於舊說多所排擊。惜哉。予竊欲崇興其學說。而力有未逮。今公望居士乃譜其事跡。考其譯述。浸假以輯彙其佚文逸義。其有功於佛教者。豈淺鮮哉。」

書中紀年始自真諦來梁之時。其居竺事迹。以記載尠闕。僅略考證而已。其入寂後。弟子依旨盛弘俱攝二論。顯於隋

唐。蔚爲宗派。玄奘出新譯。始爲所掩。然其弘傳。已近百年。因更廣徵文獻。按年排比。次諸譜後。並附以弟子法系表。俾見根源。故此書不僅可窺真諦之生平事跡。兼可作相宗譜牒讀也。

書末益以譯述考。尤爲增色。考續高僧傳真諦本傳。謂其所出經論傳記二百七十八卷。餘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所譯訖。僅數夾耳。其弟子智數撰有真諦翻譯歷。於譯述之卷帙部數時節人世。均詳指訂。惜亦不傳。是篇援據隋沙門法經等所撰之衆經目錄等書。考知真諦之譯述。見諸著錄者。得八十三種。計梁代出經論義疏二十三部。八十四卷。陳代出五十四部。二百三十一卷。又朝代不明者三部二卷。內不分卷者一。共八十部。二百一十七卷。譯者五十二部。一百六十二卷。述者二十八部。一百六十二卷。內不分卷者一。現存者三十一部。九十二卷。佚亡四十九部。二百二十五卷。每目之下。略誌本末。與年譜合讀。可獲左右逢源之妙。(鐘)

華光雜誌

文藝論述·隨筆·小說·詩歌·戲劇·電影·藝術·

十 月 號 出 版

各大書店均代售

社址：北京東總布胡同七號

彙齋漫筆

一 士

前爲「庚辰述往」(見第二期)。漫談清光緒六年庚辰舊事。作六十年之回顧。茲更就是年續有所述。或亦治掌故者所不廢歟。

是年俄約問題方棘。諸臣紛紛言事。其例不能專摺逕奏者。則請堂官代奏。若工部主事夏震川之事。深以婞直見稱於時。情況可於翁同龢日記中考見之。時翁在工部尚書任。八月十四日日記云。「入署治事。主事夏震川(辛未)遞封奏二件。一件言治國之本有六。一則論戰事。大略可戰者十。不可戰者一耳。摺盈寸。雖無違悖。然詆時政。例外浮收。使朝廷受惡名。並指斥政府無人。及責恭邸。以爲張江陵之不若。誠切直。惜迂闊耳。茲以廣開言路之時。余意必可遞。然當回各堂知也。」十七日云。「入署。將夏震川封奏二件。當面入封。定十九日呈遞。復祖宗之法六事。一責恭邸。一獎斥言官。一用制科。(按此數字模糊不甚可辨。約略如是。蓋請特開制科以求救時之才。)-一痛責各督撫。一痛斥錢糧火耗。又論戰事一件。一不可戰。亦言戰難。十可戰。則言彼不足用耳。(按用字疑畏字筆誤。)-十九日云。「加班。遞夏摺。」此夏氏第一次上書言事。由工部堂官閱後代遞也。至九月。夏氏更以封口之摺請堂官遞。翁氏是月十三日日記云。「入署。主事夏震川遞封口。且援嘉慶四年諭旨。自具並無違悖甘結。請即日代遞。辭以須六堂商量。歸。恭查文宗聖訓。有不應奏事各官封奏須具呈該堂官酌定代表之諭。謁全師(按謂協揆工部滿尚書全慶也。是年十一月晉大學士。管工部)。將原呈並書。發所司。傳夏君諭知之。又檢臺規。知所引之條在辨訴門內。然則指控案而言。非條陳事件也。都察院去年曾引以代奏何金壽封口。未免輕率矣。」

十五日云。『詣門神庫。閱行駕驪馱。興程二公先在。……益齡徵厚同司員夏震川見余於庫上。夏遞呈稱。既援文宗諭旨。不用仁宗諭旨。司員不敢再論。但請各堂會齊到署一看。否則司員不能奔走堂官之門。語氣激昂。余笑謝之曰。我到衙門。乃本分事。何必援引爭論乎。程公則艱然曰。司官參堂官耶。余以它語和之。夏君殆非平正人矣。』十六日云。『未正到署。全師與公程公先在。孫公亦來。昨日衙門知會同看夏震川摺也。摺所言。專勸當軸。而兩片則戰事十四策。和事兩策。余命各官退。並逐閒人暫出。獨余五人商酌。請夏君來。百端開導。舌爲之焦。而彼則執定殺頭不怕叩闥不辭二語。並斥余爲瞻徇。再退再來。乃與同人允代遞。而引摺聲明前此駁斥一節及今日面稟大臣何得阻塞言路一語。明日直日。即據呈代奏也。噫。多事矣。』十七日云。『工部直日。奏事一件。代遞一件。』十八日云。『南書房看摺。』(恭邸看操未至。發下鈕玉庚徐文洞夏震川三摺二片。分別遞一奏片。夏摺則云遵旨閱訖而已。夏以新進小臣。抗章痛論時政。嚴勸當局。並面斥堂官。激昂不撓。所言雖以迂闊見譏。而其志意堅卓。心雄氣勁。固異碌碌者矣。翁氏以本部堂官之尊。對一學習主事。既於所奏不謂然。且意其非平正人。而開導無效。仍與各堂官降心相從。爲之代遞。即夏氏悻悻之態。亦曲意優容。不加噴責。蓋當時雖號專制政體。而事關建言。以壅格爲戒也。(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禮部堂官阻遏主事王照條奏。德宗震怒。至盡褫禮部六堂官之職。至堂官之於司員。雖權有大小。秩有崇卑。而不能不尊重其地位。於此亦不難概見焉。(夏氏以癸酉舉人。甲戌連捷。翁云辛未。未諦。)

夏既兩次上書不報。遂乞假歸里。李慈銘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記云。『印結局送來是月分公費二十二兩五錢。所刻另單。言有工部主事夏震川。自夏間分部後。未曾報局。因不送公費。今以十月告假。資斧不給。向局索取九月分公費三十餘金。自言臨歧不潔。原非素心。以前概不復取。夏震川者。富陽人。本饑貧。甲戌會試中式。時年甫冠。以字劣不覆試。丙子覆試三等。丁丑殿試三甲。今年朝考二等。文辭陋甚。一無所知。而狂不可一世。其婁延試期。不過觀幸館選。其志趣亦可知。丁丑歲。聞其往見張之洞。詢以浙中師友何人。曰。無可友者。問會識俞蔭甫汪謝城乎。曰不識。問會識鍾子勤黃元同譚仲修諸人乎。曰益不識。賓主嘿然。冰襟而出。出語人曰。吾今日見張

之洞。固一字不識者也。杭人傳其行止之狂妄。京師人傳其筆札之不通。衆惡之言。亦或過甚。卽此兩事觀之。其人可想。今年九月忽遞封奏。參樞臣十六款。工部堂官不肯上。固爭之乃上。留中不報。震川大哭於工部曹中。遂告歸。其所言不知若何。亦可謂一節之士。卽不取印結公費一事。較之同局諸先輩侵冒爭奪公行無恥者。亦足爲中流一壺。然取此者本非莫夜之金。出於非義。且旣已染指。尙爲大言。而以不潔之名。輕犯衆怒。則亦仍是狂妄之故習。乃主局者不惟不怒。且刊行其語。廣播鄉人。亦可謂無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者矣。對夏氏甚有貶詞。而意亦言其有可取處。印結公費銀者。挾同鄉官印結以取諸捐官者。實爲陋規。相沿旣久。遂若正當收入。部曹多恃爲養命之源。所謂分印結也。每月分得多寡。欣戚以之。(如李氏光緒二年丙子九月三十日日記云。印結局送來是月公費銀二十九兩五錢。此辛未以來第一利市也。)欣然。翌年丁丑正月三十日日記云。印結局送來兩月公費銀十一兩。先生眞當從孤竹於首陽耶。感然。後來捐官者益多。印結費收入亦益豐。李辨其不爲非義。亦人情耳。

其後二十年。庚子冬。西安行在又有工部主事夏震武爲俄約上書之事。震武卽震川改名也。夏氏呈行在工部堂官代奏。請治盛京將軍增祺以專擅定約之罪。並自請赴俄廢約結和。先抵京師。與大學士李鴻章妥議啓行。奉諭許其入京見李。繼又自請充任專使。並請派員同往襄助。十二月十五日上諭。「工部代遞主事夏震武呈請充使赴俄並請派主事洪嘉興等同往襄助一摺。議約係交涉事宜。何等鄭重。豈宜以疏迷小臣。自請充使。卽可遽信之理。夏震武前欲進京。先見李鴻章。朝廷姑允所請。冀收一日之長。今乃妄請自充專使。並援引洪嘉興許珏同往。直以國家重大之事。視同兒戲。推其心蓋欲自博憂國敢言之譽而貽朝廷以棄賢拒諫之名。實屬狂愚謬妄。本應予以重懲。姑念迂儒無知。從寬嚴行申斥。夏震武勿庸前往京師。亦不准再行瀆奏。」與庚辰在京上書之事。遙遙相對。(庚子夏氏於行在屢言事。曾嚴劾樞臣王文韶。十一月上諭。「現因時事艱難。下詔求言。原期廣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條奏。多未能按切時勢立言。著不准行。昨據鹿傳霖奏參夏震武奏劾王文韶請置重罪。王文韶朝廷任用有年。克勤厥職。辦理洋務。尙能分別輕重。斟酌緩急。何得以傳聞臆度之詞。率請將大臣置之重典。殊屬冒昧。姑念迂儒不達時務。雖其言過甚。而心尙懷忠。免其置議。本日引見時條奏。繁徵傳引。雖間有可採。究多窒

礙難行。總之書生之見。不免好名。毋庸再行演奏。」亦可與其庚辰論劾政府合看。時鹿傳霖與王同直樞廷。誠可謂再接再厲矣。政府諒以迂儒。亦未罪之也。（宣統間。夏氏任京師大學堂教席。爲各班學生講性理之學。值祀孔。總監督拜墊例居首。夏爭於總監督劉廷琛。謂非尊師之道。劉乃讓夏居首。而已退就其次。亦見夏之倔強自意。）

吏部侍郎夏同善庚辰七月二十四日卒於江蘇學政任。八月初七日上諭。「吏部右侍郎夏同善。學問優長。持躬恪謹。由翰林洊擢卿貳。疊司文柄。曾在毓慶宮行走。光緒四年簡任江蘇學政。克盡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夏同善著加恩照侍郎例賜卹。……伊子刑部候補主事夏敦復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夏偕復著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翁同龢與夏於咸豐丙辰同入翰林。德宗典學。同時受命直毓慶宮授讀。（乙亥十二月。翁以署刑部侍郎內閣學士。夏以兵部侍郎。）踪跡素親。其七月初六日日記云。「作函寄子松。聞其病後轉瘳。」八月初七日云。「聞子松長逝。不覺失聲。朝失正人。我喪良友。天乎傷哉。」又云。「夜訪紹彭。同嗟悼子松之不幸也。子松久患痢。轉瘳。一月前已聞之。屢致書未覆。即慮其不起。」（紹彭爲尙書廣壽字。）初十云。「是日上辰初二到書房。寫字時。問夏某何日歸來。臣因備對夏某已故矣。上嗟嘆。隕涕者兩次。臣亦泫然。相對而歎。此景極難堪也。」夏侍郎年譜（其子敦復編）云。「遺疏上聞。奉旨褒卹。賜祭賜葬。而翌日大司空翁公書來賜唁。并云。八月初七日尊甫遺疏上達。上微聞其事。明日上在毓慶宮。問夏某何似。侍臣以實對。上泣。侍臣皆泣。」又述戊寅因病請假事云。「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三日兩次請假旬日。上以府君不入直。思之甚。時命翁公同龢孫公家鼐於退直後傳諭存問。」蓋德宗之於夏氏。亦素甚親重云。

溯夏氏之以帝師外簡江蘇學政。德宗卽爲之不怡。翁氏光緒四年戊寅十一月十八日日記云。「聞子松放江蘇學政。爲之駭詫。詣子松坐談。百感交集。辭受兩難矣。」十九日云。「晨晤子松於朝房。（未叫起）。學政放缺卽不得入乾清門。」上問夏某何以不來。敬對已放學臣。爲之不適良久。百方開譬。始讀。蓋自夏迄今。皆余帶生書。子松看讀。至是始復舊式也。午正二退。胸次如有物梗塞。」（夏氏陛辭。至書齋跪安。先請懿旨准來始來。一跪卽退。亦見翁

記。十二月十八日云。「夜送子松。揮淚而別。世有真摯識大體如此君者乎。」當時情景。夏翁交誼。亦可略見。(時德宗八齡。)京官清苦。多望學差若登仙。而夏氏以帝師外簡。實含有疏斥之意。與常例不同。故翁氏駭詫感慨。揮淚相別。夏蓋以侃直失簾眷也。夏之蘇學前任爲林天齡。其外簡情事與夏相類。林於同治甲戌三月以弘德殿行走左庶子被命督蘇學。先是。林氏奏陳罷土木等十事。頗迂旨。會太后召見師傅。問皇帝課業。林奏對及員勸載激引誘事。亦爲恭王奕訢所不喜。因有外簡之事。據聞奕訢初擬出爲九江道(江西廣饒九南道)。李鴻藻以師傅兼樞臣。力爭之。並謂非體制所宜。以翰詹官至庶子。即以京堂論。例不外簡道府。(會得記名道府者撤銷記名。)且正直弘德殿。地位尤異庶僚也。奕訢謂九江道兼關務。缺分頗優。林氏儒臣清苦有年。得此可資調劑。李曰。縱必外放。學政尙可說。道員實太不宜。九江道之議遂罷。未幾江蘇學政馬恩溥因病出缺。乃以林繼其任。(時李以會試副考官在闈中。不獲與聞。)夏之外簡。觀翁氏所記。其中當亦有隱情耳。江蘇學政。馬恩溥、林天齡、夏同善。三人相次卒於任。故時傳詩經「爰喪其馬。於林之下」語爲讖。

夏氏立朝審諤。有清望。故翁氏以正人稱之。(翁氏日記。前對夏稱許之詞)。如同治六年丁卯正月二十三日云。「夏子松來談。至初更去。有心人哉。」二月三日云。「子松有封事。言臨幸諸邸非故事。且傳已集梨園等語。諭旨宣示。並無演劇。並著惇親王停撤。爲之額手。」諫阻惇邸觀劇。亦夏氏直言之一端。時孝欽后欲召民籍伶人入宮演劇。孝貞后不可。乃藉兩宮幸帝惇親王府神殿前行禮。由惇王奕訢遍召京師諸伶。演劇以供娛賞。以夏諫而宣諭幸邸爲循故事。并不演劇。惟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卷上第四章云。「是日初不輟演。其慶唐虞一齣。即演宋宣仁聽政事。飾司馬光者。爲徽伶程長庚。后大稱賞。賚以銀鏤及絳絲四端。由是長庚名大噪春明。」年甫五十。遽以卿貳終聞者多嗟惜焉。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第九集(又名勸戒九錄)卷一云。「夏子松少宰。名同善。丙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風概。性純篤。推誠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給。時議多之。其直毓慶宮。侍今上讀。誘掖獎勵。不以嚴厲爲能。庚辰歿於江蘇學政任所。其僕張某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獲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僕夢少宰來言。爾且畫之說大錯。我三十九歲時。病幾殆。惟其做好人。延壽一紀。語未竟。張僕同

房之一僕。忽狂呼。張僕驚醒。問之。此僕云。適見主人進房。不覺驚悸而呼。兩人各述所見同。張僕每舉以告人。足以堅人爲善之心矣。此金少伯員外所聞於人者。後少伯質此事於其子某。某曰。此事誠然。次日蚤起。卽聞兩僕所述如此。某又曰。張僕者。來未十年。其一僕則又後來者。此因果家言。其述此。亦見夏之不壽爲當時所嗟也。又卷二云。「夏子松少宰。……清德碩望。海內仰之。事繼母以孝聞。官翰詹時。太夫人迎養在京。長安居素不易。而少宰獨能先意承志。太夫人好施與。雖當極窘迫。必多方撝播以應。無何。太夫人病卒。少宰哀毀骨立。悲痛之情。有非尋常可及者。（按夏謚言母病篤時夏會割股以進。）其督順天學政時。值杭城乍復。貧民半多失業。故鄉戚友。無家可歸。多往投依者。少宰盡力資助。有病死者。則葬其柩。恤其孤。夫少宰以半生清苦。甫得學差。不爲身家計。而爲窮乏籌養葬。宜其身享隆名。蔭垂後嗣。今其長子庚復。以己卯庚辰聯捷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次子敦復。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復蒙恩賞舉人。幼子借復奉旨俟及歲時帶領引見。書香簪笏。正方興未艾云。一則又彰其孝行義舉。而以蔭垂後嗣爲言。

夏氏病卒之前。武臣中直隸提督郭松林卒於四月間。淮軍名將也。郭以湘人入湘軍。受知曾國荃。轉戰著績。以驍勇稱。李鴻章創建淮軍。郭以湘將隸焉。從李屢立戰功。洊躋專閫。聲望與程學啟劉銘傳相亞。庚辰正月。甫由湖北提督調補直隸提督。到任未幾。以病卒。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陳功狀有云。「綜計郭松林在臣部下。前後將近十載。勦辦粵捻諸寇。無役不從。忠勇廉明。善馭士卒。戰功卓著。實爲不可多得之將才。本年調補直隸提督。臣方倚以集事。乃莅任未久。賈志長暝。實堪憫惻。二十八日上諭。「直隸提督郭松林。隨會國荃李鴻章。出師江西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克復城池。殄除群醜。旋因李鴻章督剿捻逆。該提督戰無不捷。東西捻股。賴以肅清。實屬忠勇性成。功績懋著。迨授任湖北提督。亦能整頓營務。此次調任直隸。方資鎮攝。遽聞溘逝。憫惜殊深。郭松林著照提督例賜卹。加恩予諡。並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其湖南原籍江蘇福建山東立功省分。准其建立專祠。靈柩回籍時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郭人濟郭人彥俟及歲時帶領引見。以彰忠績。」（李鴻章旋奏稱郭子開報錯誤。實名郭人凱郭承舉郭人潭。其妾某氏仰藥以殉。李爲請旌。）尋賜祭葬。予諡武壯。宿將飾終。禮亦宜之也。

關於郭與程學啓楊鼎勳之由湘軍入淮軍。劉體仁異辭錄卷一云：「程忠烈初陷寇中。自拔來歸。……戰功雖著。……湘軍……客籍混入其中。頗難出人頭地。適李文忠率淮軍東下。求將才於文正。忠烈爲桐城籍。乃以軍隸焉。且勗之曰。江南人愛降將張國樑不置。汝往又一張國樑也。湘潭郭武壯爲忠襄愛將。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長。頗有謗言。李文忠嘗戲曰。某與某爭功歟。抑爭風也。旋請於文忠。以之自隨。華陽楊忠勤。不得志於霆軍。鮑忠壯與李文忠同以驍旅在湘軍。互相引重。交誼頗篤。援蘇軍起。薦忠勤往。文正又以親兵二營佐之。當時所謂贈嫁之資者是也。其後程軍獨樹一幟。郭楊二將先從文忠介弟季荃觀察爲裨將。既而與淮將銘盛樹鼎四軍合力排觀察去。諸軍皆自立不相統屬。論者嘗哂之曰。銘盛樹鼎。猶鳥也。而無翼。今得郭楊以爲之翼。於是乎飛矣。湘淮蟬蛻之形始此。」此爲淮軍將才取資湘軍之史料。銘盛樹鼎爲劉銘傳、周盛波盛傳兄弟、張樹聲樹珊兄弟、潘鼎新之軍號。李鶴章字季荃。初佐兄治軍有聲。後抑抑不得志而歸。官至甘肅甘涼道。未之任。其卒亦在庚辰。（十二月）詔予建祠立傳。至所述郭從會國荃時之蜚語。王闈運日記中亦及之。光緒七年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云。「步至趙坪。與朋海錫九佐卿力臣筠仙會飲子壽家。席間言郭松林得幸會伯。陳玉山挽詞云。將軍妾婦亦須眉。似是譏其醜事。子壽正言相距。意欲保全朋友。甚美意也。然郭等殊不必爲朋友。以爲人物尤非。而此等人亦不宜掛口。余言大誤。猶是妒其富耳。子壽豔其富。余則妒其富。猶不如子壽之近人情。愧之悔之。當切戒之。」王語爲其玩世不恭之恒態。（王與郭亦有舊。其光緒二年丙子四月二日日記云「郭子美提督來。素飯同食乃去。」又十月六日云。「將出借錢。聞郭提督來。前約送五百金。姑待之。」）長沙黃瑜（冕子）字子壽。（與貴筑黃彭年同字。）與王爲姻家。王日記中多言與相過從。或以爲黃彭年。非也。

朱孔彰郭提督松林別傳（中興將帥別傳卷七）敘其事有云。「初爲木工。……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故北方之戰多奇捷。喜讀兵書。陳說古今大義。愛文士。當時劉公銘傳稱名將。有詩名。公亦知詩。聲名與埒。駉程伯勇迎靄草堂筆記。載公題黃鶴樓詩云。高聳江城百尺樓。無邊光景望中收。鄂雲來去千層合。湘水回環萬里流。漫道文章堪報國。古來名將幾封侯。平苗不羨圖麟閣。願壽萱堂八百秋。是時李公鴻章奉征黔苗之命。後以殘撫未盡。

遺軍勦北山。以清左文襄入甘之師後路。公亦未赴黔。然讀公詩可以知公忠孝大節矣。又公生日。道州何編修子貞言有聯句可相贈。必素酬。公乃以千金爲壽。編修書十字云。古今雙子美。前後兩汾陽。時稱三絕。一蓋亦頗有儒將之風焉。（朱謂郭卒於光緒三年。誤。）劉銘傳詩有大潛山房詩鈔行世。曾國藩嘗爲作序。郭詩則罕傳矣。劉氏贈郭子美軍門云。「中興將略數誰雄。三十登壇建大功。萬里馳驅征伐處。幾回波浪死生中。汾陽事業原宜載。子季疎狂未可風。百戰沙場同患難。惟君與我最交融。」又送子美歸湖南云。「南雁孤飛入楚天。北風吹送洞庭船。相離相隔三千里。同死同生六七年。回首戰場都是淚。知心朋輩幾人全。客中言別難爲別。揮手依依各黯然。」足見情款。（郭劉均與楊鼎勳交厚。異辭錄卷一云。「楊忠勤故後。一子一女。子聘郭武壯之女。女字劉壯肅之子。皆口允而未行文定之禮。郭武壯立悔前議。劉壯肅曰。吾不以生死易交。仍踐婚約。且爲其家買田築室於合肥西鄉。使安居樂業焉。人多厚劉而薄郭。郭武壯輒自解曰。少銘不乏貲財。吾與六麻子易地而處。若是者吾優爲之。獨是其子失怙。無所庇蔭。不知流落於何等。吾女終身之事。不敢不慎耳。六麻子者。壯肅少年鄉間混號也。當日軍中之友。無所諱憚。稱之多如此。」翁同龢庚辰初見劉。其十一月二日日記云。「劉省三（銘傳）來。初見也。伊封奏言開鐵路事。」三日云。「劉省三贈號季子紱打本。并其詩一冊。此武人中名士也。」劉氏應召到京。上疏力請開築鐵路。亦其生平一大事。

宵勤瑣記

譜系學

鄭漁仲通志氏族略序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溢。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此說未必盡然。愚以爲譜系之興。其意惟二。一以定賦役。一以敦親誼。如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購。五州爲

閭 耕

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稱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要謂其簿。餘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諸職。亦不過辨其財物及年之老少。以均賦役。至於舉士。大司徒與鄉大夫僅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不問其閥閱門第也。惟賢者可免賦役。藉以勵天下耳。降及後世。身登仕版並稱人士。則百役不及。治學則重家法。於是門第之風始盛。而遷徙去來。官失其籍。乃至竊注爵位。肆其姦巧。以通賦役。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連兩年黃籍不上。帝納尙書令沈約之言。詔改定百家譜。其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尙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

地。又無局騰。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且迴避。姦僞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祿。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祖父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掾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卻。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尙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

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留意。則遠復散失矣。不識胄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會。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微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提掌。而盡日科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皆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譜究流品者爲左人。即左人尙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一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可知官譜之立。原以防賦役之減漏。如近世之錢糧檔冊。是其遺裔。後世易以富者輸財。貧者輸役。於是官譜廢而變爲氏族通譜。即所謂姓氏之學也。然自氏族通譜興。乃更有同姓通譜。蓋自五胡雲擾而後。氏族繁亂。不祇衣冠之族。咸自標異。即庶族亦莫不自嚴界限。以別於北人。實冀以敦親睦族而已。惟以門蔭之風氣未革。不得不假中正以重其門閥。攀援依附。不一而足。此仍是逋賦役之餘毒也。

自唐以後。治譜者唯務標榜。妄相假託。無所取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顏師古云。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漢書陸孟傳注。)其注蕭望之傳云。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鄭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嗣緒。具詳表傳。長情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蓋南齊書本紀。敘述先世。以望之爲何六世孫。幾其附會不可信耳。師古精于史學。於私譜雜誌。不敢輕信。識見非後人所及。唐書宰相世系表。雖詳贍可喜。然紀近事則有徵。溯遠胄則多舛。由於信譜牒而無實事求是之識也。『觀乎此則治譜者不可不考究也。』

蛋 戶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云：『鴉片煙土之入。始在澳門。繼歸黃埔。今上(案即宣宗)初元。森嚴設禁。乃移泊於新安縣

屬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凡福建天津浙江之泛外海者。皆必由焉。島民萬餘家。皆蛋戶漁艇。販私爲業。』蓋昔時英人販鴉片來華。自帶進口者甚少。多由此輩私運。且極凶悍暴橫。故林文忠奉旨禁烟。招募之編爲兵勇。按月給費及贍家銀各六圓。既塞私運之源。並可威脅英軍。其時澳門已有西人主辦之報社。據林文忠主譯道光庚子(二十一年一八四〇)七月初二日(原注即六月初四日)新聞云：『香山縣會同澳門同知出一告示。言奉總督之命。英國兵船近來離出海岸。足見不敢攻敵中國兵威。不過保護鴉片走私貿易。諭令師船封禁大小河口。以免英國兵船進來。除師船裝載火礮器械出外洋毀滅夷船外。并令漁船蛋戶出洋攻打。其家屬官爲資給養贍。所賞之銀。亦比前時賞格上所說甚多。不知可能準給否。』蓋英人深長蛋戶之梟勇。故爲此不知可能準給月費否之語以離間之也。案蛋人。本古南蠻之一種。居粵閩沿海一帶。唐宋以來。編立戶籍。故稱蛋戶。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蛋。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爲家。採海物爲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蛋能沒水採取。旁人以繩繫其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先煮蠶納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而死。或遇大魚蛟鼉諸海怪。爲鬚鬣所觸。往往潰腹折支。』

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蛋死矣。」又陶宗儀輟耕錄云：「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絮出之。葬于鼉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蛋戶。蛋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放免。時敬公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蛋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申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考文獻通考云：「秦定帝泰定元年七月罷廣州福建等處採珠蛋戶爲民。三年八月諭廣州蛋戶使復業。」陶氏謂係仁宗時特旨放免。蓋誤也。而蛋戶爲人所卑。不儕於齊民者亦久矣。至清雍正七年始列甲戶。其論云：「粵東有蛋戶。以船爲家。捕魚爲生。生齒繁多。粵民視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亦不敢與平民抗衡。踰躑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蛋戶本屬良民。且輸納漁課。與民相同。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爲區別。著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蛋戶。聽其住船自便。如有力能建房搭棚者。准其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察。不得欺凌驅逐。」

王漁洋詩話載蛋歌一則云：「錯畔行過蘇行巷。魚穿水透到花梢。木犀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又近人某

所輯初民的詩歌亦載一則云：「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爲無風浪來遲。月明合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俱含詩意。亦風雅之流也。

濂溪書屋

陳增月樾遺彙有題周松齋師曇花館所藏日本國人松貞文元泰古梅園墨譜歌云：「如此遺編不可尋。濂溪夫子最淵深。中華以外書搜遍。第一人間翰墨林。」所謂濂溪。蓋周氏藏書室名也。而葉昌熾藏書記事詩未載。焦里堂（循）集所載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云：「甲寅（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此可補葉氏之闕。

京 音

北京爲首善之區已逾千年。社會風俗。與他省頗有異同。而語言亦治中外之方言。自成一種音係。即所謂京音官話

者。道之聞之。皆能了了。形之字面。或以爲難解。然究之往籍。固非一朝一夕也。續文獻通考物異考云：「順帝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愚案馬札卽蝗。今北人仍呼爲螞蚱。則自元末已然。又云：「神宗萬曆末年。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偏地生。北人讀客爲楷。茄又轉音。爲魏忠賢客氏之兆。」案今河北各縣。仍呼客人爲客（音近茄）。惟北京則不然。只呼姓氏者。仍讀近茄音。故老咸謂此卽避明熹宗乳媪客氏之姓者。恐未必然。蓋客氏本定興縣籍。定興方言讀客近茄音也。又李匡義資暇集云：「今人謂帽爲慕。保爲補。」今北京人讀堡爲鋪（去聲）。與補音相近。則仍是唐音也。於是知北京之一切。莫不具有歷史之重要價值。寧可忽哉。

連廂詞

歌舞之興。始於古代之巫。王靜安言之詳矣。維其演變與其流派。至爲複雜。連廂詞卽其一也。焦里堂劇說引西河詞話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卽舞曲

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鏡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指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搦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搦彈并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並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祇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者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舞合作一人。使句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合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句欄舞者執唱。其曰代唱。卽已逗句欄舞者自唱之意。但唱者止二人。末泥主男唱。且見主女唱也。若雜色入場。第有白無

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一劇末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于演扮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愚案連廂之名。今日仍存。屬於俗劇蓮花落中。如毛氏所云『一人搗彈念唱』。今之單弦近似之。又云：『末泥且兒主舞。後乃並主唱。』今仍舞唱並重。又其所謂『賓白』。頗類今之相聲。其『雜色人皆唱』者。則今蓮花落中之『羣曲』也。凡此皆與今大班京劇有異。又如煞尾。正名。總目諸制。京劇已不盡然。而大鼓書。單弦。快書諸曲。幾於無一不然。於是知今之所謂俗劇。乃昔雜劇院本之正傳。皇皇京劇。實爲別裔。治國學者。不可輕忽也。

遼刻大蘇集

遼自景宗以下。凡九十餘年。爲遼之全盛時代。文教漸

啓。風氣漸革。且與宋使節類相往還。詩文頗受宋人之影響。而三蘇之作。尤爲遼人所欽服。陸嘉淑辛齋詩話云：『蘇子由爲賀遼生辰國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子瞻有詩送之。既至。國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臥江湖。子瞻得詩和韻云。氈毳年來亦甚都。時聞缺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鑑湖。聞彞時有刻石於使館者。今無存矣。』又張芸叟澠水燕談錄云：『嘗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按遼人刻書。非特傳本甚夥。言之者亦罕。據遼史道宗紀云：『清寧元年（一〇五五）十二月詔設學頒五經傳疏。』又『十年（一〇六四）十月戊午。詔禁民私印文字。十一月丁丑。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儒臣校讐。』其前聖宗興宗之世。崇尙經籍之事。史不一書。蓋遼人於圖書事業。未嘗漠視也。夢溪筆談謂遼代書禁甚嚴。私傳出境外者。罪至死。遼人著述之不傳。亦有故矣。

紅樓真夢

龍顧山人

第十二回 歎香菱情話感孤鸞 賢探春協力除群蠹

話說晴雯金釧兒那日在太虛幻境。遇見一個道士。送一女子到薄命司歸冊。你道那道士是誰。原來便是甄士隱。他在覺迷渡口。別了賈雨村。一徑來到薛府。他那女兒香菱。正在危篤昏迷之際。忽見一個星冠霞帔的道士。立在面前。喚道英蓮兒。隨我去罷。香菱一看。並不認識。又喚的什麼英蓮。便道。我非英蓮。仙師錯認了。士隱道。吾兒有所不知。吾乃你生身之父甄士隱。自從你元宵看燈閃失。又連遭拂意之事。所以勘破塵緣。修成正道。今因你大限已滿。接你前赴太虛。當去便去。不必留戀。香菱纔知是他親父。連忙下拜。士隱將拂子一舉。便引他向太虛幻境而來。一時到了薄命司。將香菱交與迎春。便要別去。香菱牽著袖子不放道。父女乖離。好容易纔得見著。怎便捨去。士隱道。俗緣已了。不得強留。摔袖徑行。倏已去遠。香菱不禁大慟。迎春司棋忙著勸住。到了迎春房裏。自有一番深談。一個訴說夏金桂虐待之情。一個追述孫紹祖凌辱之苦。絮絮叨叨。說個不了。剛好晴雯金釧兒聞信走來。只可掩淚見禮。晴雯道。我們聽鴛鴦姐姐說你要來了。大家正盼著呢。香菱問此間還有何人。晴雯一一的說了。迎春道。香菱姐姐還沒見警幻仙姑呢。等一會兒見了警幻。我帶你到各處去走走。這裏住長了。比家裏好得多呢。香菱道。我到了這裏。什麼都不想了。只實姑娘待我的情分。始終不能撤下。不知還有見著他的時候沒有呢。大家又閒話一會。見鴛鴦走來。要同迎春香菱到警幻處。晴釧二人便回來了。向黛玉說起此事道。姑娘你猜不著。那人便是有名的詩馱子。姑娘叫做詩魔的。那道士便是他的父親。黛玉道。他的父親是誰呢。我也聽說他是好人家的姑娘。被拐子拐了來的。怎麼又找著他的父親。可

又變了道士呢。說著又想起香菱那般伶仃孤苦。卻遇著了他的父親。我不幸雙親早喪。直到此間。尙不能與父母見面。眼下我的父母又在何處呢。只覺萬種悽惶。凝淚無語。晴雯金釧猜不出他因何感觸。正在多方排解。忽聽侍女們回道。有客來了。都在前院看仙草呢。晴雯對黛玉道。姑娘。僮們迎出去罷。原來便是迎春鴛鴦領著香菱見過警幻。來尋黛玉。因香菱未見過仙草。所以在那白玉欄前站住了。迎春鴛鴦正告訴他這仙草的來歷。見黛玉諸人出迎。方纔將話收住。香菱從前在園中。跟著黛玉朝夕談詩。自從寶釵搬回家去。薛蟠又娶了夏金桂。終日鷄爭鵝鬪。總無暇再進園去。此番見了黛玉。久別相逢。分外親熱。黛玉見他比先憔悴。知道他近來苦處。也著實可憐他。卻是人前不便深談。只說道。這一向真難爲你了。香菱道。這是我命中該的。有什麼可怨的呢。黛玉又問他近來可還做詩。香菱歎道。我那裏有那個福氣。連我的名字。爲是寶姑娘取的。還立迫著改了。黛玉道。那回寶姑娘寄我的琴曲。我疑惑他過於悲傷。聽你說。這就無怪了。大家一面說著。一面向內院走去。入室坐定。鴛鴦道。是林姑娘這裏沒有那俗事。多們清靜。迎春道。頭一件。僮們各司裏就沒有書。我新近纔和警幻那邊借幾部來看看。黛玉笑道。二姐姐你近來還看那太上感應篇麼。迎春道。那也是偶然看的。誰把心鑽在那裏頭呢。可是因果之說。我是篤信的。香菱道。信那因果。卻也有好處。處到萬分難堪的事。自己認爲都是前世造的惡因。今生纔受這惡果。也就寬解了許多。不然就不免怨天尤人了。鴛鴦道。我往常替老太太念米佛。帶著看看善書。那些事都是活龍活現的。怎能說沒有因果呢。晴雯道。什麼叫做因果。那因果怎麼算了結呢。鴛鴦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便是因果。可是因果又是循環的。譬如你對我有恩。我應當報答你。這一層因果。已經勾掉。若是報答的過了分。就又生了一種因。將來還有一種果。所以佛家勸人不要造因。就是這個道理。黛玉笑道。你們也大談起感應篇了。這都是我不好。一句話引起來的。香菱看見黛玉几上的詩箋。便道。林姑娘還做詩麼。黛玉道。我也久不做。新近纔做這一首呢。香菱念了一遍道。這是古詩。我只學過律詩。這古詩怎麼做法。我簡直不懂。林姑娘你明兒閒的時候教教我。黛玉道。古詩平仄有時不拘。長短句也可以隨便。好像比律詩容易。其實他的聲調。弄不好就啞了。我明兒選幾首好的給你。能教念熟了。再學著去做。自然就有了聲調了。晴雯道。你們說了半天。我一句也插不下嘴去。我聽著都沒說到正經事。究竟你來的時候。那府裏都好麼。寶二爺那病好了沒有。原來黛玉

也記著寶玉。只是不好問得。所以總說些閒話。晴雯向來直性子的人。便斃不住了。香菱聽他這話。咳了一聲道。寶二爺病倒好了。還中了舉人。可是出了家去了。黛玉聽了。不免驚愕。心裏有許多話要問他。卻說不出。晴雯忙又問道。這話真的麼。難道老爺太太就容他出家去麼。金釧兒道。到底爲什麼出了家呢。香菱便將那回寶玉病危。如何遇和尚送玉。重又活轉。如何進場走失。又如何在此處驛遇賈政。詳細說了一遍。金釧兒道。那寶姑娘怎麼樣呢。香菱道。寶姑娘難道還有別的說的。哭是哭了幾場。還不曾改了樣兒。倒是那襲人嫁出去的。晴雯道。林姑娘看那冊子。就說襲人要配個唱戲的。可見也是定數。只是二爺一向如何待他。太太又那們看重他。二爺剛一走。他一天都守不了麼。他要嫁了人去。那麝月秋紋更該走了。香菱道。那又不然。那回寶二爺死過去。麝月當時就要自盡跟了去的。虧得後來又回轉來了。這是事後他纔對人說的。據我看他決不走襲人那條路的。晴雯道。這倒看不出。從前看那麝月只跟著襲人廝跟子走。說話也沒有痛快氣。想不到他倒有這樣的志氣。二爺這多年只在我們身上要強爭氣。也應當有一兩個人替他掙個面子。都像襲人是。那可栽到底了。鴛鴦道。太太那們疼寶玉。這們一來。可不坑死了。香菱道。可不是哭的死。去活來的。虧得蘭哥中了。三姑娘也回來住著。這纔好點。迎春道。三姑娘嫁到那邊。好不好。香菱道。聽說公婆待他很好。姑爺人品不錯。又有才幹。嫁得這們遠。大家替他難受。可倒好了。迎春道。這也是各人的命。大家只顧說話。不會理會黛玉。還是晴雯猛一回頭。看見黛玉伏在几上。擎袖子遮著臉。似乎掩淚。卻又無聲。忙道。林姑娘睡著了麼。不要著了涼。黛玉只伴睡不理。衆人見了。知他心中傷感更深。不便招呼他。便悄悄的散了。晴雯金釧兒替送到宮門外方回。喚了幾聲林姑娘。黛玉不應。便自閒談。金釧兒道。剛纔我聽香菱說。那璉二奶奶也過去了。怎麼他不到這裏來呢。晴雯道。到了閻王一叫。各人走各人的路。那能都在一塊兒呢。金釧兒道。別人呢。自然各有各人的路。那璉二奶奶。這裏冊子上也有他的名字。沒有不到這裏歸冊的。別出了什麼岔子罷。晴雯道。他那人做的事。保不定沒有傷天害理的。你没聽見麼。神仙要有了錯。還要墜落呢。黛玉聽到這話。忽然抬頭坐起。擦著眼睛道。那鳳姑娘也死了麼。金釧兒道。可不是麼。香菱。他說臨死的那幾天。還見神見鬼的。可又不到我們這裏來。剛纔我們捉摸著恐怕在陰間裏受罪哪。晴雯道。人還是做好人的好。他扣了我們的月錢。只顧盤剝生利。做他的梯己。也不能帶到棺材裏去。這邊

是小事。那借刀殺人的手段，真是又狠又辣。尤二姨、尤三姨，至今說起他來，還咬牙切齒的呢。黛玉道：人已死了，還說他做什麼。僧們存點忠厚也好。那尤二姨長的也不錯。我倒可憐他，怎麼他們總不出來哪。金釧兒道：他姐兒倆各自不同。二姨兒是任什麼都灰心了。在這裏只是看些經卷。三姨兒受了柳老道的委曲，還是想著他。什麼事都不在心上。那裏還出來應酬呢。黛玉道：你怎麼知道的這們清楚。金釧兒道：我在那邊住著，跟他隔坊，有什麼不知道的。那柳老道還是寶二爺的朋友，爲了尤三姨纔出家的，又說是同寶二爺在一起呢。黛玉道：你信那些胡話。金釧兒纔把話止住。黛玉口中雖如此說，到了夜深就枕，卻也把香菱金釧的閑話，往復思量。柔腸寸斷。一個在青埂峯月夜牽情，一個在絳珠宮春宵掩淚。這不是精誠相照生死不渝麼。如今又要說賈府的事了。那回李執應許了探春湘雲，到荷花開了，重舉詩社。一轉眼過了荷花生日。李執不會提起社事。探春也沒得催他。原來那時賈政在工部，因承辦萬壽慶典，賞了京堂。那些世俗舊交，自必有一番慶賀。王夫人又病著，堂客來了，只有李執探春忙著接待，又約了尤氏婆媳，同來照料。忙了好幾天纔罷。接著又是蕙哥兒滿月，大家送禮的更多。收禮發賞，都要他們親自過眼。那天連安南王太妃、北靜王妃，都來道賀。王夫人扶病出來款待，直到擺了喜筵，坐到半席纔走。那世爵誥命來道喜的，只可由尤氏李執探春等迎送安席。走進走出的，忙個不了。當時提著精神，歇了一兩天。纔顯出乏來。到了六月中旬，又是賈蘭文定之期。那定婚的便是梅翰林的幼女。你道如何定了這門親事呢。賈蘭玉堂新貴，又是賈府這樣門第，那些世家貴閥，都要搶著聯姻。託人來說。賈政不作主意，只問李執。李執只怕那貴家閨媛，不免驕奢習氣，都未曾答應。意中只想挑一個詩禮舊家的姑娘。可巧薛寶琴夫婦，隨侍梅翰林來京。那天到賈府，見薛姨媽寶釵，無意中說起。梅翰林尚有一幼女待字，相貌如何端麗，性情如何柔順，又能通琴棋書畫，算起年紀比賈蘭只小兩歲。寶釵便要替賈蘭作媒。寶琴道：我們那邊門第家道，都比不上這裏。老爺太太和大嫂子，未必肯要罷。寶釵道：老爺太太，對這些是不計較的。你看那巧姐兒還嫁到鄉下去呢。只輩分上似乎差點。寶琴道：這有什麼。反正是繞灣的親戚，各認各的就是了。寶琴去後，寶釵先和李執商量。李執自是合意。然後回了賈政王夫人。賈政也知道那梅翰林祖上梅學士，是個著名經學的老儒，更爲歡喜。便說定六月間下定。明年二月成婚。到下定那天，王夫人因屢次驚動外客，只請了至親近族，熱鬧了一天。那些典禮，不

必細表。探春見家裏忙事已過，三姑爺新近廝生引見，用了侍衛，要搬到城裏住著，催他回去料理，便回了王夫人，要回家去。王夫人留他暫住三兩天，和李執寶釵平兒，把家事計議一番，想個整頓持久之策，一面打發玉釧兒請寶二奶奶來，一時寶釵來了，王夫人說道：「前一向我病著，你又在月子裏，難爲他們三個人，都辦得有條有理的。如今你三妹妹要家去，你大嫂子太長厚，平兒又面軟，以後這個擔子，全在你的身上。趁三妹妹沒走，你們仔細商量，怎麼整頓整頓，別像從前拖一天算一天似的。寶釵應了下來，同探春到了會議廳，又打發人請了李執平兒，從那天起，就分頭調取檔冊，仔細核對，將應與應革的，分條開了出來。原來賈府向來的習慣，有幾種流弊：一則管事權重，出入侵扣，成爲慣常；二則行檔太多，漫無稽查，冒支複領，在所不免；三則家人豪縱，不服約束；四則莊產收入，私自分肥；佃戶下情，壅於上達；五則一年出入，毫無準備，濫挪濫用，虧空益深。這五件也是那侯門公府歷來的積習，那一日在會議廳上，大家商議，探春正看著檔冊，說道：「我對起來，有應裁的。他們還在那裏開支，也有這邊支了一分，那邊又支了一分的。只是名目上大同小異，從前鳳姐姐那們精明，也沒有看出來麼？平兒便道：「是那幾項呢？探春指著給他看道：「你看這哥兒們學房裏八兩銀子，我們上回看賬，就吩咐他們裁掉的。如今這賬上還有，只寶二爺蘭哥兒兩分沒開上。環哥兒如今走得無影無蹤，又從不上學，那賬上還替他領著呢。平兒道：「上回三姑娘說了之後，奶奶就吩咐他們裁了，後來因爲趙姨奶奶過去，太太說環哥兒的零用沒人管，仍舊支給他八兩銀子，每次都是太太屋裏彩雲領去，大概還是他領著呢。探春道：「眼下就該停了，就是彩雲去領，管事的也應該請請示，怎麼隨他胡亂支去呢？平兒道：「他們因爲環哥兒要回來的，所以暫時照支，也是有的。探春看下去，又指著一條道：「你看這大賬上，每月開支馬號牲口餵養銀二百四十兩，那倉庫上又支著餵馬的草料芻豆，這不明明是重複的，你們從前就沒有看見麼？平兒道：「從前大賬都是一筆一筆的對過的，那各行檔的零碎賬，從來沒有呈上來，都是管事們管著的。探春道：「這就不是當家的道理了，一家子要節省，總得先從零碎上考較，別瞅著雞零狗碎，十文八文的，積起來，就是大數了，所以大賬不大會錯的，那零碎賬卻不可不看。今天若不看那賬，還讓他們朦朧著呢。寶釵道：「凡事要執簡御繁，以後不要分出這們許多名目，只分經常用款和臨時用款，就清楚了。平兒道：「若那們著，也得把各行檔酌量裁減，多一個香爐就多一個鬼，況且又沒人稽核，任他們開

銷。那裏真有廉潔奉公的呢。大家都說有理。就把管事的單子同看了。那個可裁。那個應留。都筆做個暗記。寶釵道：我還有一個條陳。你們看可行則行。我想靠僮們幾個人的精神。那裏都招呼得到。況且又不便到外頭去。所看的無非紙片上的事。我們這樣人家。過於苛細。也失了大體。如今只有管事的裏頭。挑一兩個老成可靠的。叫他去抓個總。有什麼事。我們只問他。探春道：這個可要得人。不然流弊更大。他一個人總攬一切。把這府裏搬空了。我們還不理會呢。寶釵道：我看吳新登。林之孝。這兩個就好。也都是多年的陳人。有什麼靠不住的。再說還有璉二爺在上頭看著呢。探春道：這層關係太重。僮們回了太太再說。我想根本上還在開源。光靠零星節省。饒著挨罵。也濟不了什麼事。如今先把出去的賬。進來的賬。大概齊的估一估。到底還有多少進項。兩下比較。虧著多少。那裏頭還是照著老祖宗手裏的規矩。當然有許多用不著的。趁今天就裁了。各房裏用項。少不得也要受點委屈。先從老爺太太省起。他們就沒有什麼說的了。省下來自然還是不穀。可就差不甚多了。我們再把東邊的莊產。整理起來。把那些荒地都開了。慢慢的出的少。進的多。只怕還有有餘的日子呢。寶釵正捧著一本檔冊在那裏看。聽到此。笑道：食之者寡。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就是這個道理。這纔是治本之策呢。李執道：開源是正辦。只是開那荒地。也得先墊下本錢去。不是眼前能救急的。寶釵道：若是有指望的用項。就是挪借也還容易。眼前已經是臨渴掘井。可不要再因循下去。那就晚了。說著柳五兒同著婆子們。將四人的飯送來。丫鬟們忙著擺上。四人就板床上吃飯。探春李執面南。寶釵面西。平兒面東。忙箸無聲。廳宇靜肅。一時喫罷。又散坐說些閑話。李執看見一個棉紙包。上寫的是契紙文書。忙說道：僮們只顧對賬。那文契還沒點呢。寶釵取過打開。一紙一紙的對。府第花園及京畿房產都在。也有由賈璉典押出去的。都有字據可查。只東邊莊產荒地。各件文書。一概不見。忙傳管文契的來問。回說：所有的都呈上來了。探春又親自點檢了一回。仍沒有東邊地契在內。大家無不驚愕。探春歎道：我還要指著他有多少的生發呢。怎麼鬼使神差的就會丟了。當下探春又傳管事的。勸令他即日尋出。否則不管你是有臉的。沒臉的。定要送官重究。管事的也十分惶恐。只得跪下叩頭道：這包裹委實是二爺看著加封的。既在奴才手裏管著。奴才也說不得。只求寬限。容奴才上緊查訪。看官你道那文契如何能失掉呢。說起來又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且俟下回分解。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沈沈天月寺樓鐘松頂吹衣萬壑風不爲經幢表遺塔誰從薜碣驗咸雍

錢繼石戒壇詩注云馬鞍山故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壇主大師遺行碑銘王鼎撰并書大安七年撰載咸雍中賜號普賢仍賜宸什云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又石幢二大康元年三月門人與邑人當普賢遺塔前建其徒遺行碑二一虞仲文撰建福元年一韓昉撰金天德四年

年深靈笈護琅環碧瓦金莖氣象寬車馬紛紛燕九節西園諧價覓黃冠

雪橋詩話云西便門外一里許白雲觀即元長春宮舊址每歲正月十九日四方黃冠駢集遊人甚盛相傳爲遇仙呼爲燕九節又云光緒間有高道士者頗通聲氣西園諧價多以白雲觀爲初枕焉

南西門外三官廟井冽泉香一盞茶兩樹猩棠高出屋多年猶發相公花

越縵堂壬申日記云出南西門至花之寺本三官廟也會寶谷改題額殿前對植海棠二本蓋二百年物高及脊棟東院一株枯幹旁生穠花簇枝明麗尤絕院之前楹有井泉極清冽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云三官廟海棠最盛花時爲士夫燕集之所不知種自何手阮芸台相國告予此是董文恭公所植文恭奉諱回浙江聞三省教匪滋事不敢家居假裝赴都及至城外和相不爲奏明遂僑居廟中數月種花爲遣余曾作

詩紀其事今三官廟改爲花之寺蓋取日下舊聞所載寺名移置於此又龔定庵亦有憶豐宜門外花之寺
董文恭公手植之海棠詩

霧閣雲窗晚照中蟠龍柱圻鳳樓空禪棲仿自烏斯藏八十一間曲曲通

天咫偶聞云西黃寺在京城正北東寺建於順治初西寺建於雍正初東名普靜係爲活佛惱木汗所建西
寺名達賴廟係爲班禪額爾德尼所建皆刺麻廟也西寺有樓仿烏斯藏式爲之凡八十一間雲窗霧閣屈
曲相通相傳班禪將入朝詔仿西藏布達刺式建此既至日居於上飲食溷浴不在平地樓上正中爲其臥
室錦薦厚半尺許陳設眩目雜七寶爲之樓有御座蒙以龍袱金銀佛像若干軀富麗爲諸寺冠庚申之亂
掠劫一空據樓上爲巢窟凡兩月

金花鍤石冠孱顏窄堵波明碧樹環飛錫帝京終不返化城長得對西山

天咫偶聞云清淨化城在兩黃寺之間乾隆初班禪厄爾德尼來朝住達賴廟王公卿士往問道者領之而
已時達天和尙方卓錫東城之賢良寺亦往問訊與之參證班禪極折伏之達歸明日遣人以盤殮饋之堆
作塔形班禪見之大驚自知其不得復返矣未幾入寂遺命留葬京師詔建塔於此賜名清淨化城其塔以
白石爲之上以鍤石鏤爲金花遠望殆如海上三山金銀宮闕

土厚泉甘育衆芳春深游騎染裾香明珠誰聘賣花女紅藥爭過太傅莊

人海記云豐臺在宛平縣西草橋南爲近郊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時爲都人游觀之地自
柳村俞家村樂吉橋一帶有水田橋東有園其南有荷花池牆外俱水田種稻至蔣家街爲宛平大學士王
文靖別業向時亭臺極盛今亦荒蕪矣其季家廟張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畝半種花草半種瓜蔬劉村

西南爲禮部官地種植禾黍豆麥京師花賈比比於此培養花木四時不絕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泉源從水頭莊來向西北流約八九里轉東南入南苑北紅門張灣水清土肥故種植滋茂春芳秋實鮮秀如畫又豐臺賣花翁張姓女名阿錢毛西河納爲小姬事具西河集及虞初新志至春來士女千羣出香入衣裾數日存乃王橫雲宛平太傅別業看芍藥詩也

槐樹街頭退直時小清涼館盍簪宜檜門詩句南華畫山色何曾且暮移

藤陰雜記云海淀槐樹街勳文恭廷儀休沐地金檜門丁巳內直棲託其間雲壑煙巒蔚然在望考西山一名小清涼爰取爲山房之名而倩張南華作圖自題詩汪文端與同直諸公俱有和今不知歸何氏按槐樹街一帶當日皆廷臣寓直之所近多屬燕京大學矣

生金碑已碎成塵短碣重尋拂蘚痕好事何人還酌酒居人不識畏吾村

藤陰雜記王橫雲畏吾村訪李西涯墓詩風雅茶陵領搢紳當年館閣句常新誰知馬鬣經封後白石穹碑屑作塵注西涯子孫式微以墓前白石碑搗碎和鹽以賣見瓦釜漫記又黃再同侍講國瑾訓真書屋集有詩云畏吾祠樹隱斜暉雞酒東風屢欵扉宿莽鄉人春翠攬海棠隣寺曉紅飛自注每歲湖南同鄉祭茶陵墓後飲福極樂寺正是海棠開時按李墓僅存一短碣於宿莽中余壬戌訪之鄉人已不知有畏吾村名也

南苑西郊柳萬枝含煙帶露不勝悲龍池漸塞靈和圯何止人間有別離

金檜門郊西柳枝云西直門邊柳萬枝含煙帶露拂旌旗長是至尊臨幸地世間離別不曾知王湘綺出都作云南苑依依柳猶能送客驂淺黃深碧外只是憶湘潭南苑西苑皆屢經兵火之地當年老樹百無一存矣

賢王課稻跡多湮行水徐卿事已陳眼見畿疆成斥鹵雨時積潦旱揚塵

天咫偶聞云庚寅秋畿南大水直至右安門外大樹皆倒幾欲入城畿輔自癸未以後無歲不水且年甚一年雖屢奉蠲恤之詔及士夫爲之救災振患而所救止於目前甲午春以言官之請詔挑渾河旋以直督力持不可而罷嘗與近畿諸人談之知其受病之本不在渾河而在東西淀蓋渾河舊本南行入滹沱不入淀自于清端引之入淀而淀始淤及怡親王力挽之東行而淀復舊然二百年來逐漸改移且渾河屢決而淀又失其舊近則淤廢日多而民田其中不肖官吏爲之升科今淀存者不及三十里大水至大沽一口不能容溢而橫決王湘綺圓明園詞自注云自安史以來燕地利久廢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又云燕地荒蕪塵土尤甚故詞中有云九衢塵起暗連天辰極星移北斗邊溝洫填淤成斥鹵宮廷映帶覓泉源余按雍正中知水利不修水害將見以親王介弟督其事臺閣侍從主其謀乃不旋踵亦爲庸臣所壞自此極保定以南皆爲浮沙所沒而永定河時虞泛濫歲糜巨金民患昏墊莫之能救輦轂之地黃埃蔽日道路不可修治疾疫由是而作左文襄嘗言道光中畿南尙不爾及光緒初年則沙塵徧野灌溉失功也燕冀水利始於徐禎明迄於左文襄皆以浮議牽掣而罷

霞飛自叙 卷三

金惠生譯

第四章 遠方戰場戰事之發生

協約國發生戰事指揮的問題——達丹奈爾 (Dardanelles) 之遠征——賽軍之慘敗——遠征薩龍尼加 (Salonika) 之起始

在最近戰事裡組成協約國的各國中，沒有一個料到衝突將有何等的世界性。在平時也沒有一國會採取過必要的步驟，以準備並保證聯盟團體事物的指揮。結果是在戰爭整個的第一年內，絕對缺乏組織，其影響也頗重大。

至終各種事態迫使聯盟各國明瞭，如無聯絡則其努力將歸徒然。到這時他們才想方法補救這個組織上的缺陷。因此我就能漸漸施行我的行動在遠方戰場上，原來遠方的作戰是完全缺乏團結的。

戰事的第一個時期可以說是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起，至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止，在這期內我沒有直接干預其一般的指揮。再者，我的職務在這事上有明晰的限制；我是東北各軍總司令。我的範圍限於由弗支山 (Vosges) 以至北海的前線之上。我已經說明我在這個戰場上的行動不祇限於法國各軍，但也包括比，英各軍；因這事我也會稱道比王與費蘭巨 (French) 爵士。雖然費蘭巨和悅的叫我「大將軍」，但事實上我實在像是聯盟各國所承認的顧問，因此我才數次表示我對某種作戰的意見。

但在戰事發展之後，就可明瞭這種官方干涉有天然的缺點。敵方似將戰事的指揮集中於德國參謀部，聯盟各國政府不得不承認其努力之不一致為一種必須免除的弱點。

法政府為事件所迫加入遠方戰事，也同樣承認必須將這些各種的事業交歸一人指揮。因為這種概念的發展，法政府才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派我為法國各軍總司令。這是設立一切協約國軍隊的最高指揮權的第一步，也顯然是最容易的一步——因為這事祇關係法國的政府。直到一九一八年四月，我軍在前線受嚴重挫敗之時，才採取了最後的一部，那是我個人對於戰事已不發生關係了。

在世界鬭爭的最初幾個月內，協約國自然要採用的唯一作戰計劃，在扼止德軍向西的壓迫，而俄國大軍以其全力壓迫公敵的東部國境。

當一九一四年秋季戰事完結之後，問題發現了另種局面。

德軍此時被迫放鬆西線的壓迫，而正在向俄軍進攻。西方聯軍的工作是十分清楚，就是看我方軍實的狀態，而盡力之所能向敵作有力攻擊。以求減輕我們東線聯軍所受的壓迫。

我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以後指揮我軍進攻，並盡力請英，比軍參加；這一切的進攻的主要目的就在減輕俄軍所受壓迫。

我已經說過幾次，我的觀點與陸軍部長米勒蘭 (Millerand) 和英軍總司令費蘭巨完全吻合，他們兩人永遠支持我。但是關於英政府，我們必須對些同等危險的趨勢掙扎。有一時期，倫敦方面認為必須在英格蘭多留軍隊，以抵禦德軍可能的侵襲。另一時，基琴納 (Kitchener) 要留一些師歸自己指揮，以保障埃及的安全，或繼續達丹奈爾之戰事。再者，英國慣例在聯盟團體內的勢力是多以金錢為根據，而少以陸，海為根據，因此在英國最高當局中也發生一些意見，我們也必須反駁。基琴納是個頑強的人，他對法政府提出的有力辯論，我祇能以同樣的頑強態度反對，我所提出的是我認為於公共利益有好處的。在軍事上有所決定之前要費多少時間，很可想見，因為必須先期調和極不相同的觀點。

同樣有利的是要保證賽軍的合作。

這軍在一九一四年的大勝 (采爾 (Tee) 河與盧尼克 (Roudnik)) 之後，就入了幾乎完全靜止的狀態。他們的不活動，大部份是有理由的，一部是因為賽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至十二月間的短而光榮的戰事內所受的損失，一部是因為軍

民所患的發疹傷寒傳染病，一部是因爲賽國實業界獨自對於軍實危機的無能爲力。我完全明瞭這些困難。但戰爭的藝術是要辦到平時所萬難辦到的事，而我也認爲彼得（Peter）王的軍隊的失去效能，對於賽人與對於協約國是同樣危險的。

一九一五年三月，尼古拉斯（Nicholas）大公爵準備在加佩蒂安（Carpadians）山大舉進攻，他希望賽軍與將在匈牙利平原突出的俄軍之左聯絡作戰。過了些時，在義大利已決定參加我方作戰時，她與俄國訂一協定〔註一〕，目的在聯絡兩個對奧的戰事。賽國被請在這協定上簽字。如此，賽軍將與義軍之右合作，向萊巴克（Laybach）進攻，而不與俄軍之左聯合行動。但尼古拉斯的計劃因五月初起的俄國大水而未實現。賽軍離其目的地還有二百五十哩，祇是這個就足使普尼克（Putnick）退却。他對於一九一四年終向細爾米亞（Syrnia）的試驗進攻，仍有不愉快的記憶。賽國又回到靜止狀態，一九一五年秋的大難才被驚醒。

〔註一〕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之協定。

可以看得出來，協約國都是各視其力之所能而參加一種戰事。我已敘述聯盟缺少最高指揮的不利，由達丹奈爾與薩龍尼加的事件都可明白看出，這個使協約國被拉入一些複雜的戰事，與凡和東方有關的各國一樣。

德國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的許久，在土耳其不斷施行巧妙的政策，她現在就得了收獲。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土耳其與同盟各國十分秘密的訂立同盟條約。雖然如此，土耳其在戰事的前三個月內仍然施行狡詐的技倆。因爲英，法，俄政策的猶豫，土耳其就得以轉動其遲緩的動員機構。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水雷艇轟炸歐戴薩（Odessa），沈俄國小艦船一隻，法國葡萄牙號郵船也受傷頗重。這是戰爭行爲，協約國不得不與土政府絕交。土耳其加入同盟各國作戰，是個嚴重的關頭，這阻塞了我們與俄國的唯一直接交通線。不久就感覺了這種影響。

在十一月之內，俄軍在高加索進攻，進展直至愛爾基羅（Erzeroun）城下與樊（Van）湖之畔，擊退了土耳其的第三軍。十二月初，土耳其執政恩維爾（Enver）離開君士坦丁，親自指揮第三軍。他自己進攻，將俄軍驅逐回去，佔巴士姆（Batum）阿達罕（Ardahan）與薩利加米斯（Sary Kamysh）而逼近加爾斯（Kars）。維斯杜拉（Vistula）河以西的戰事當時正酣，俄軍沒有可調的軍隊抵禦恩維爾的攻擊，俄政府就向英國求援。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日，英國外交部接到彼得格拉英國大使布查南（Buchanan）的一封信，說俄政府願望聯軍「在任何處作些表示」。

他們立刻徵詢基琴納的意見，他宣稱英國爲目前的工作軍隊還不足用，所以他認爲對土耳其不能有什麼重要的行動。但海軍部長邱吉爾 (Churchill) 出來反對，於是一月三日就給英國大使一個回答，「授權給他向俄政府保證對於土耳其將有動作」。

邱吉爾有個意見。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曾研究攻擊納羅 (Narrows) 海峽的計劃。當俄國的請求達到倫敦時，他認爲如向勒凡特 (Levant) 作適當之攻擊，則可有重要之結果。他與海軍當局研究這事，其中有人對以海軍攻納羅之舉不但懷疑而且反對。後來以電報詢問指揮納羅的聯軍艦隊的英國海軍軍官加丹 (Carden)，他的回答認爲可行，但有一些保留。

因這微細的根據，倫敦政府就決定組織遠征納羅的海軍，以君士坦丁爲最終目標。

英海軍部的計劃在二月二日送交我國海軍部長奧加紐 (Augagneur)，他在九月認爲可行而應許以蓋普拉特 (Grépratte) 指揮之法國艦隊協助之。十九日海軍開始攻擊海峽，立刻看出其結果是使人失望的。英海軍專家宣佈如無陸軍協助則艦隊不能成功。在另一方面巴爾幹半島的情形有轉變的可能。因此英、法兩國各種人物就研究向東方派送軍隊的利益，第一個目的在協助賽軍攻匈牙利，第二個目的在供給凡尼基洛斯 (Venizelos) 幾師人以便他能如他所答應的使希臘與我方聯盟。

英國陸軍部因這些考慮而在二月十六日下令命一後備軍團在賴諾 (Lemnos) 集中。基琴納也指定調用當時在埃及的奧斯大利亞·新西蘭軍團 (二師)。三月十日，他也決定將第二十九師送往地中海東部〔註二〕。海軍部在前幾天就已準備使「皇家海軍師」在賴諾上陸。三月十三日，英政府派哈米爾吞 (Hamilton) 指揮這些部隊。

〔註二〕 以前曾記載這師原定補充費爾宜在法國的軍隊。

法政府也決定參加陸上的戰事，與同意參加海軍戰事一樣。因此政府決定派一步兵師到東方。這原則是在二月二十二日決定的，陸軍部長就通知我這事。我回答說要由我所指揮的軍隊中抽出這師爲不可能。這時期我的注意完全集中在香檳奈 (Champagne) 的戰事上，我必須用我的一切供給。假如這戰不成功時，我預先看出必須無遲緩的再作措施。達丹奈爾之事，我雖然知道的很少，但祇是從原則上看來，我也曉得其根據是極不穩固的。

由我在殖民地所得的經驗，我怕我們參加這種事情，起初雖然不甚緊要，但以後就有不得已而愈走愈遠的危險。陸

軍部長既遭我的拒絕，他就命參謀本部兵站抽出的軍隊組成這師。三月十三日又加了一師，法國遠征軍統帥達瑪德 (D'Amade) 指揮。

這軍計有七萬人，當其組織尚未完成時，法·英艦隊在三月十八日進攻，其結果則損失九隻船，僅僅達到納羅海峽之入口，

因為登陸之匆促，哈米爾吞不得不使其軍隊先在亞歷山大 (Alexandria) 登岸。從那裡再將其運往加利波利 (Gallipoli) 半島，就是基琴納所定為第一個目的地之處。海軍遇挫之後一月，哈米爾吞在四月二十五日令其軍隊在半島的極端上陸，對面有德將參德爾 (Sanders) 指揮下之土耳其軍八萬人。聯軍雖有特殊的勇氣，但到五月初才克服了一小段土地。他們的地位因土耳其在亞洲海岸砲火的直射而更困難。其砲火不但攻到聯軍戰壕，而且攻到集在極小的後方的戰地醫院，預備軍，軍實與接濟，並攻到駁船卸貨的臨時碼頭。

政府輕心將自己陷入困難之中，他們想要解脫才第一次想到了我，請我提出一個能將這困難事工變為成功的將官。古若 (Gouraud) 會指揮過殖民軍團不久，我就立刻派他去聽陸長的命令。「東方遠征軍」的新首領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在達丹奈爾就職。

古若堅決的主張（其實達瑪德最初就主張）必須以一戰事將聯軍被包圍的情形改為攻擊的地位，並止息亞洲海岸的砲火，因其威脅遠征軍之存在。」

提出兩項解決辦法。

英軍在八月初獲得大隊補充之後，於薩拉 (Suvla) 角上陸，其成功出於一切希望之外。英國第九軍團的兩師，有兩天的工夫前面祇有幾營步兵。但是由於我想我不當討論的一些原因，我們的聯軍容許土耳其人時間派來補充，阻英軍於離海不遠之處。

法國的辦法是使軍隊在亞洲海岸上陸。以後再向前進，則一方面可使加利波利的前線稀薄，一方面可佔據歐州海岸的土耳其陣地。

但這辦法需要生力軍。陸軍部長再沒有有組織的軍隊以應付這種不可避免的牽制，所以他必須要求東北各軍。這是我第二次干預東方事件的情形。

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陸長請我到巴黎，將情形說給我聽。我解釋我的觀點，同日又以下列的信證實：

「現在正在進行中之加利波利半島的行動，不當使其停頓，應以適當力量進行，以求獲得成功之結束。同時也須謹慎，不要不合時宜的由法國撤退軍隊，而影響法國的情勢。在這時，一九一五年七月底，我認爲不能抽調任何軍隊。九月也許可以，因爲我所計劃的香檳奈與阿特瓦(Artois)之戰那時可以完結。再者，也需要這麼長短的歇止時期，以擬定攻君士坦丁的計劃，與作準備。我們在東方的挫敗顯明是由於一般作戰計劃之缺點，與實力之不充足。所以我曾建議擬定一合理的作戰計劃，並且因此也要派我的參謀部的一個軍官到達丹奈爾，與軍隊造成聯絡並獲得一切必要之消息。」

我的建議未被採納。政府認爲必須緊急在亞洲海岸開始作戰。薩雷(Sarail)剛免去第三軍長的職務，其撤差情形以後我再論到。這事因爲政治的原因，使政府左右爲難。他們決定派他指揮東方遠征軍。

在繼續叙述我關於東方事情的活動之前，在這裡似乎應當離題記載薩雷的事情。開戰時他剛接任爲第六軍團長，在一九一四年秋之戰頗有勞績。八月三十日，我派他繼拉飛(Ruffey)爲第三軍長。在我記瑪恩(Marne)之戰時，我說過在九月五日至十二日的戰事裡，薩雷會如何未能完全明瞭我的意旨。我有幾次提醒他，他的作戰應支撐第四軍，他却以爲與很可自守的凡爾登(Verdun)維持聯絡爲急。不過，他在德皇太子軍在其正面，德國第五軍威脅其後方的同時攻擊的一個時候，頗能勝過這種困難情形，這是可以稱道的。所以他追擊退却中之敵軍雖然未能努力，但我在九月十七日表示我的滿意。十月一日，在弗愛弗(Woëvre)之戰之後，我又獎勵他，這證明我因德軍佔領聖·米伊爾(Saint-Mihiel)對他也沒有惡意。

在前線穩定之前，他的注意必須集在純粹的軍事問題上，但在前線穩定之後，他就注意到政治與人事問題。凡議員由他左近經過時，他都款待，尤其是杜默(Doumer)這人對我的惡意，我已叙述過(註三)。

(註三) 撒雷好似祇對查理安培(Charles Humbert)另樣看待。

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這第三軍長給我寫以下的(甲)信。

「我現在報告，穆斯(Meuse)區上院議員查理安培在去凡爾登的路上，我在聖·門奈歐(Saint-Menchould)的大街上遇見他。我請他立刻離開這城，並說他如不照辦時，我必須強使他出去。

「安培沒有反對，不久之後離開了聖·門奈歐」

(甲) 總司令秘密私信卷宗，第一部，第二卷，第六十三號文件。

我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由福煦 (Foch) 所得的一封信〔註四〕，對於薩雷全心所注意的問題，可以表示一個概念。

〔註四〕 總司令秘密私信第一部，第二卷，第十六號文件。

一個議員，他也是第三軍預備軍的一個軍官，去和薩雷討論軍事問題，並在他那裡用飯。據這議員說，第三軍長除去政治以外未談他事，而且是什麼政治！

「他說，『是的，我們即將有獨裁政府了。德人請和時，霞飛將軍將升為元帥，而將其權勢交給福煦。這就是回到帝國，民國就算完事。你是要到巴黎為議會開幕而去的。你須留在那裡，不要回來。議會必須繼續開會，而監視不容政變出現……』」

「我將這頗可靠的消息報告你，使你也知道這事……」

比這個還嚴重得多多的是第三軍負責的阿岡奈 (Argonne) 的守衛越來越壞，這個我已說過。我們損失的加增，與迭次的被迫讓地，這都表示我們的佈防的確沒有堅固的根據；永久不安定的狀態很能沮喪士氣，指揮的力量也沒有發揮。

由五月中旬至六月二十日間，阿岡奈有個平靜的時期，六月二十日，敵軍又來攻擊，六月三十與七月十二日，再度進攻。敵軍不作局部攻擊，而在仔細選擇而足寬的前線上作有系統的猛攻，協同進攻的有礮兵的大展開陣線與多量的淚氣與毒氣。

因為這段戰線上事件之發展，我就派第一百二十八師為其補充，其後不久又有第十五殖民地師來到。

薩雷至終明白假如德人繼續攻擊，我方就將不利。他請我授權給他，我也准許了他，以重大攻擊反攻敵軍，日期規定在七月十四日。但在十三日他先為敵軍所攻，敵軍於猛攻賽浮賽 (Chevaux) 高地時佔領標高二八五山，第二日我軍向愛恩 (Aisne) 河與阿岡奈西邊進攻，敵軍立刻反攻。我軍又被迫回戰壕。下午又進攻，又遭遇同樣失敗。

這種情勢如使其展長，必有危險。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寫信給杜白 (Dubail)，令他詳細研究阿岡奈最近戰事的一切情形，並切確證實我軍不斷失敗的原因。同日我給他寫下列的秘密私人信〔註五〕：

〔註五〕 總司令秘密私信第二部，第三卷，第五號文件。

「在今天給你的信裡，我已請你詳細研究阿岡奈最近戰事的一切情形，以求切確證實我軍不斷失敗的原因。但我猜想其解答是在上級軍官身上，而第三軍的精神狀態並不能容許戰時所必需的勤奮，主動與忠誠之自由發展。」

「這事是極嚴重的，也是必須非常仔細的研究。」

「我是一個緊急的時候派薩雷爲第三軍長。由戰事開始起，有許多次無疑的證明他的品格，精力與才幹之強，我很樂意稱道他，尤其是在瑪恩之戰之前與瑪恩之戰之中。」

「同時，第三軍由上年九月起將主動放棄給數目上不超越的敵軍。這軍的攻擊與反攻永未有到家的時候。所得的印象是準備與編組永不完備，高級指揮缺少活動。永沒有企圖集中一切軍隊與接濟，如前面德軍時時所行的。參謀處所擬的計劃時常缺少研究。新近由你送交我的關於蒙麥底(Montmedy)的研究就是個例證。報告永遠是缺少詳情，並有時不準確。」

「薩雷對我的代表訴苦，說沒有供給他適當的接濟使他行動。他又說他並未請求，因他知道一定要遭拒絕。現在他雖未作任何請求，但我最近已將第一百二十八師與第十五師以及一些重砲交他指揮。我會連續催他加增各種軍實的請求。」

「比這個都重要的。我們全是祇爲國家的最高利益而工作，在關係指揮的事務裡，我不能容許有任何心境上之退後。」

「關於指揮的方法，有人報告我參謀長永沒有親身到陣地視察。似乎他對於聯絡員所給他的關於士氣的消息永不留意。」

「一個領袖，祇需他在場，就能監督各事，鼓勵奮勇與加增信念，在這方面第三軍長也似缺欠。對於部屬一定須有相互之信賴，但他與部屬的關係，缺少相互信賴的時候過多（如榜費(Bortais)案。）」

「我也聽見傳說，獎賞有功也不永是毫無偏袒，會有幾次的怨言。輕裝第八營長的效能與勇氣在最近五個月內是人皆知的，但他的所以獲得勳章，祇是因他入伍已有二十五年。在另一方面，第三軍參謀處的一個軍官，據說他與軍長有密切關係，在公文內會有兩次提及他，這也似乎產生了不幸的印象。」

「最後，這也是較爲重要的，第三軍長對他部下的將官與軍團長的效能，他並未誠意的使我知道，他自己又沒有必需的獨立品性以行賞罰。有幾個顯然無用的將官，他有幾次避免向我報告他對於他們的意見。

「總算起來，這些事實足以減小這高級指揮權的尊嚴，也足使他的一切部屬對他失去了應有的充分的信賴。

「請你慎重詳查這些事，並在相當時期內向我報告按你的意見應採取何種步驟。

「請以這信爲純粹的私信。自然你如認爲必要時，也應通知薩雷你要開始調查。」

東路集團軍司令對於這個派給他的工作，執行時很機警而十分忠誠〔註六〕。他調查得的結果是大家全知道的，所以沒有人誣賴他對他這個所屬的軍官作政治上的報復；假使第三軍長在中路或北路集團軍司令指揮之下，調查的結果一定也是相同。

〔註六〕杜白因霞飛將軍六月十六日的兩封信，在七月二十日作兩個報告，均見卷三附錄。

按霞飛將軍說，這報告「明白並公正的表明薩雷的長官與部屬對於他的意見」。

杜白在他的兩個報告裡，明白申說了他的意見，在我讀過之後，祇剩決定執行的一步。

我撤去薩雷的職務，派其聽候陸軍部的命令。我依杜白的推薦，派安伯(Humbert)爲第三軍長。以後不久我又改組了這軍的參謀處，參謀長派爲一個族長，以副參謀長代之。第三十二軍團長杜顯奈(Duchene)也撤去職務。讀者可以記得在我記一九一四年十月初第二軍在撒姆(Somme)的危機時，我曾稱贊過這個軍官。爲不要失去他的工作，我派他爲第二軍團長，而派伯特羅(Bethelot)爲第三十二軍團長，這軍隊久在受壓迫的空氣之下，伯特羅的樂觀與智力一定對這軍隊是有利的。

現在我要回到正文，因爲普通的讀者對於上項離題之事也許看爲無關緊要。

我已說了不少我爲什麼因爲薩雷在政界有許多朋友而決定將其撤職，他的朋友們立刻宣佈我是不公。他們認定是惡意的顯示而沒有其他的原因。

我已經解釋過，我不得不派一個有過良好工作的將官聽候部長的命令時，我每次都如何的查問我的良心。我從以往到現在永遠反對爭辯，所以我祇抄錄杜白的報告的全部。這證明關於薩雷的決定祇是由於純粹的軍事上的問題，更是在完全考慮了從未有疑惑其正直與獨立的判斷的司令的詳盡報告之後才實行的。

但是在當時要宣佈我的決定的理由是不可能的。薩雷的朋友們立刻如轟炸般的向陸軍部長提出抗議，這使部長很爲難。

我已經指明達丹奈爾事件如何成爲僵局，政府如何決定組成一軍在海峽的亞洲海岸作戰。這個未來的一軍的軍長沒有提出來。政府沒有企圖深究我所以將薩雷撤職的原因。他們更沒有想確定他是否有這種微妙工作的必要性格，就擬以他爲東方軍軍長。論到我，我沒有話說——東方軍不在我的指揮之下——所以我沒有說什麼。但以後就可看出來，政府的這種決定對任何人都有最不幸的反應，尤其是對於這軍作戰的成功有不幸的影響。

薩雷受命之後，立時在巴黎設司令部於衛克脫·杜尼 (Victor-Dunry) 大學 (瑪恩之戰時，加烈尼 (Galliene) 曾用這大學)，也立刻開始研究預定中之作戰。

在這時期內，政府依漸多徵詢我的意見。

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大總統在閣議裡問我，軍事情形是否容許由東北各軍抽出某種數目的師，供達丹奈爾戰事之用。我在八月三日的回答裡，指出法國境內的德軍在最近將來有大加補充的可能，因波蘭戰事而在西線產生的順利情勢不久又將過在，因此就應利用這個時機。在這些情形下，至少於六個星期內不能預備在東方有所行動。爲與聯軍訂立協定，擬定計劃，並準備滿有殖民地重要事業的一切特性的作戰，這長短的延擱也是必需的。

八月二十八日在愛利賽 (Elze) 開會議，這事又由我來考慮，這時我在原則上贊同由我的各軍從九月二十二日起抽出四師來，因爲薩雷認爲在亞洲海岸作戰，必需四師始能成功。但在八月二十四日，我接到薩雷所擬的文件，由此我看出他的計劃仍未擬定，也沒有規定需要多少師才能完成將來的東方軍的任務，也沒有規定遠征軍應在何種情形下組成。簡單說來，薩雷在衛克脫·杜尼大學的司令部裡，對這問題祇作了一個空談而膚淺的研究。我立刻派我的參謀部擬一個極具體的文件，日期是八月三十一日。在這文件裡，留出可能的土耳其軍行動的地步，以及上陸軍隊無掩護的情形，所得的結論是薩雷所請求的四師完全不足用，而如真想成功，則必需八師。這將加於交通線軍隊及已在達丹奈爾的法國兩師之上。所以我又重述我的理由，並請在擬定適當作戰計劃之前不要有實際的移動，薩雷應於「就地」詳盡研究之後擬定此種計劃。因這些考慮，並因英、法進攻準備之延誤 (我在九月二日愛利賽的另一會議中報告此事)，我請由東北各軍抽調的四師，在十月初以前不能歸陸長調遣。

我的文件在九月一日交出，但未能改變政府的觀點，他們批准展緩四師開拔的日期。關於法軍補充的運輸，指揮之組織，及在達丹奈爾法·英軍策源地以外的海陸策源地之選擇，與英政府訂立必需的協定。

爲要解決這各項的問題，在加萊(Calais)於九月十一日召開會議，一方爲米勒蘭，薩雷與我自己，一方爲基琴納，費蘭巨與衛爾森(Wilson)。

在這個紊亂的討論之後，沒有得到一個清晰的結論：沒有決定這新的戰事需要多麼大的軍力。指揮的問題由一個危險的有伸縮性的方法來解決，極窄的海峽上，一面有個英國司令，一面有個法國司令。「應有完備之聯絡與完全之獨立」。至終，同意認爲戰事不能在當時法國境內準備之進攻以前開始，海軍司令應準備由十月十日起運輸軍隊。

現在既已解決了這末後的問題，陸軍部長即以政府名義，在九月十四日命令我將由東北各軍抽調的四師於指定日期集結於馬賽(Marseilles)。

我認爲我理當再提抗議。九月二十日，我陳明因爲當時進行中的戰事，我不能指出四師一定可在什麼日期集結於馬賽。我給國防委員會一個呈文，說明祇用六師兵力在亞洲海岸作戰是如何危險，我又請陸長注意在人數與軍實上的消耗，特別是以後或許更需要新的軍隊。「我既然對於守土負責，我說認爲如不警告政府這種戰事對於我所負的神聖職責有予以致命打擊的危險，則我犯了軟弱的罪過。」但各種事件已爲這問題準備了一個悲慘的解決。

九月二十二日，保加利亞動員。法國東方軍將有完全意外之目的地。協約國再度爲其敵方佔先。我已說過，由一九一五年初起，我一向注意賽爾維亞之不活動的態度。六月二十四日，我向陸長寫信說：

「一九一四年戰事初起時，所有設施均按法，俄，英同意擬定之計劃實行。在戰事的現在局勢之下，已經不再如此了，各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作戰。各聯盟國家之間的關係，及與新近加入我方的義大利的關係，仍然是親善的；但各軍按自己情形作戰，並無任何一般的聯絡。

「現在大家漸漸認爲聯軍並不是「指揮」戰事。尼古拉斯與駐俄我國代表軍官郎格拉(Langlois)談話時，表示此種意見。布羅克維爾(Brocqueville)新近也如此表示，而且義政府給我國外交部的信裡也有同樣的觀察。

「這種事態似可由下列方法救濟之：

「法政府應向聯盟各國建議，將戰事的較高指揮集中於法國總司令部，在那裡擬定聯合行動計劃與作戰命令。

「各國均派一將官駐於法軍總司令部。這些軍官的任務是將其本軍的情形（人數，軍火接濟，戰場狀況等……）的切實消息供給法總司令部，以後再傳達法總司令部擬定的計劃與命令。」

六月二十九日，我寫信給陸長，再論到這項問題：

「聯盟之需要一個指揮權，將來永不會比現在還明顯了。」

「俄軍之退却，在我國其他聯盟國內已產生強烈之印象。」

「賽軍以各種口實，絲毫不動。義軍恐不得賽軍之支撐，也放棄攻勢而取守勢。英國則基琴納與其政府之一部建議採取完全靜觀態度。」

「如這些態度繼續下去，則對聯盟將有最嚴重的結果。必須強烈反對之……」

「是否立刻有個辦法，較僅僅提出指揮機關之必要為好呢？這事是緊急的。每過一星期，俄國被隔絕的危險更大，奧·德軍將來的行動更容易……」

我雖主張我們對於聯軍各總司令的行動可由外交來支持，但外交不能替代我們對於他們的行動，所以是無效的。我承認各總司令或其代表之總會，組織需要很久的時間，其本身也少有什麼用處。所以我建議應利用基琴納將到法國的機會，同時也請一個義軍總司令部的代表，或者加度納（Cattorna）自己。那時就可召開會議，研究如何能與俄軍以最好之援助，如何能停止德軍對於俄軍的連續的勝利。

在這些情形下，聯盟會議於一九一五年七月七日開幕於善蒂義（Chantilly），這個代表第一次的真實努力，要獲得聯盟各國的聯合行動。

米勒蘭主席，他立刻請我解釋會議之目的。

我首先說明我根本的意見，戰事祇能在大戰場決勝，也祇應在大戰場努力。其次我說出一個原則，就是若求勝利的順利條件，一切聯軍應能在同一時間一致猛攻。我承認一切的行動須盡量使其時間相同，但也申說受敵方主力壓迫的軍隊，應由其他各軍以猛攻形式協助之。

我結論說，我認為法·英軍與義·賽軍是因其本身利益而自然聯合的，他們應儘早準備一切有力攻擊。

我的話沒有人反對。在這會議的期間，全體認為東方戰事雖應繼續，其他各軍應採以下辦法：

「法軍應繼續其局部行動，並儘早恢復其連續之進攻。

「英軍將由幾個新師補充，應與法軍合作。

「比軍應在其實力範圍內盡量合作。」

在義·賽戰場：

「義軍應儘速發展其已在萊巴克·維拉克 (Villach) 方向開始之進攻。

「賽軍應整理其措施使與義軍聯絡。」

我已說過，法國與英國在九月作有力的進攻，他們完全實行了決議案。

義大利未能獲得所企望於她的效果。她的努力爲其國家之不利情形，奧人之防禦工程，及地形之性質所阻，結果是伊森楚 (Isone) 河上的軍隊對面有不能轉動的不斷加增的敵軍。

在另一方面，賽爾維亞認爲不能按已定程序行動。她繼續採取其不動政策，她祇焦急的注意保加利亞，因這國在暗中已漸與同盟各國接近。

我雖然未能使賽軍積極作戰，但我認爲我們將來或須在巴爾幹半島有所措施。所以我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四日給陸軍部長寫信，指明賽國鐵路能有何等重大的功用，尤其是由賽國至烏斯庫 (Uskub) 與俄國的鐵路。

按我的意見，如要改善這些路線，必須有下列行動：

「在希臘須以外交行動，使其撤去幾個鐵路上的奧國人員。

「在賽國須派送指揮人員以供建築與修理之用，並派給鐵路材料與汽車。

「在羅馬尼亞須儘早有同種行動。」

因此陸軍部長派一代表團到賽國，以布基愛 (Bousquier) 爲首領，立刻在那裡開始工作，以後再到羅馬尼亞去工作〔註七〕。

〔註七〕 這代表團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到薩龍尼加，即是保加利亞對賽國作戰之時。

一九一五年八月內，凡尼基洛斯於短期下台之後，又掌理希臘的國事。他聽說保加利亞騎兵向國境移動，就在九月二十一日請英，法公使會見。他告訴他們，君士坦丁王與希臘軍參謀部長杜滿尼斯 (Dousmanis) 認爲在當時情形下，

希臘不須遵守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的條約。按這條約的條件，賽國與希臘規定在一國爲第三國攻擊時，則須彼此互以全部軍力相助。希臘王的理由是賽國現已被迫以全力反抗奧·德軍，故不能如其所允諾的集中十五萬人對付保加利亞。這理論雖是似是而非，但也是審慎的理論，凡尼基洛斯認爲他處如不能供給賽國所未能供給的援助，則這理論即將得勢。法國與英國準備供給這援助嗎？這問題立刻報告到倫敦與巴黎，回答是所願望的協助即將到達。法政府方面在九月二十八日決定將規定向達丹奈爾輸送的兩師中派一師到薩龍尼加。同時陸長命我將由東北各軍抽出一混成旅移送拉發榜奈 (La Vabonne) (註八) 營去，爲要向賽國輸送。我們就如此再作遠征，無準備也無任何聯合的行動。自然我們不得不如此設施，但要準確估計其結果則不可能。薩龍尼加戰事由開端起，就將反應其動機的錯誤情況。

(註八) 在里昂 (Lyons) 附近。

十月五日，初到的法軍，即是由達丹奈爾調來在貝魯 (Bailloud) 指揮下的第一百五十六師在薩龍尼加登陸。希臘政府按照規定的計劃，正式抗議侵犯其領土。三日，政府派薩雷爲將在巴爾幹作戰之軍的軍長，所以在達丹奈爾亞洲海岸的作戰就決定不提了。薩雷在十月十二日到薩龍尼加，隨來的有第五十七師的先頭部隊，這是在陸長命令之下，我選定爲東方之用的。

薩雷假定賽軍駐守尼希 (Nisch) · 尼基發茲 (Kniajevatz) · 皮洛特 (Pirote) · 賴斯庫發茲 (Leskovatz) 區，希臘至少能保全與保加利亞交界的國界，他預定將其軍隊集中於皮洛特，烏斯庫，衛萊 (Vales) 區內。其用意是這軍直趨蘇菲亞 (Sofia)，其右由向斯特盧馬 (Struma) 河前進中之英軍支持。薩雷計算這種設施於三萬英軍之外，還需要三個法國的軍團。

東方軍長所作的計劃和他的達丹奈爾計畫一樣，祇是完全以理想爲根據，沒有想到賽國與希臘的實際情形，也沒有計及法，英參謀人員能有何種成就。

我們初到的軍隊踏在希臘的土上的那一天，君士坦丁王拒絕批准其大臣的政策，他又下了台。希臘宣佈中立，我們於是失去十五萬希臘軍的協助。

至於賽軍，我國陸軍參贊緊急向其提議，請其多與我方接近，而與我方聯合作戰。但其總司令普尼克強烈主張一種計劃，即向北與東踞守防禦陣地以掩護老賽爾維亞，其右側與後方爲向新賽爾維亞前進的聯軍所掩護。

這種觀念就等於不承認我們所遇的困難。其結果則在十月二十二日，保加利亞軍推進至烏斯庫與衛萊，斷絕賽國與薩龍尼加之交通。這些交通以後永未恢復。

我已說過，法國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初，我軍在香檳奈與阿特瓦的進攻戰事正酣。我已說明我如何不斷反對將人數已經大減的我軍白廢在外方戰場。我曉得應當緊急援救賽軍，但我認為祇應限於保證其退却路線，此外則在阻斷敵軍到君士坦丁之路。按我的判斷，守住薩龍尼加及由此處到烏斯庫之路就足用，法·英軍十五萬就足擔任此項工作。這些軍隊應由達丹奈爾遠征軍抽出，此中有兩種利益，第一是可以縮短運輸之途程，第二是放棄這半島也有很好的口實，如此就是策動而非退却了。

不幸，我的意見不但與我所不能影響的賽國的觀念抵觸，並且與倫敦新近發生的理論也不同。基琴納仍未定意放棄達丹奈爾，並且他為要予奧國以致命的打擊，如不以極大軍力，就不想擔任遠征薩龍尼加。

在巴黎他們決定不再等了，立刻開拔三步兵師（註九）與二騎兵師，共六萬四千人。

〔註九〕其中有已到薩龍尼加的第一百五十六師（貝盧），和正在途中之第五十七師（萊布拉）（Leblais）。其餘的一師是第一百二十一師（拉德麥爾）（Tardemelle）。

也設法要與英國議定兩方所應供給的人數，並設法規定兩國軍隊如何運輸，以及作戰的性質。

十月五日，英國與法國海軍與陸軍部長會議於加萊。基琴納應允於已去巴爾幹途中的第十師外，再派三師，這三師將於當時英軍與我軍共同進攻完結之後，由法國的英軍之內抽調。英，法，義各國海軍運輸的分配，很容易的議定，但未能規定戰事的性質。

十月七日，維維亞尼（Viviani）與奧加紐到倫敦去。基琴納看這事非常重大，仍然主張其原有觀念。未能有所決定，所以基琴納與維維亞尼再過海峽，八日到了善蒂義我的總司令部。基琴納解釋其理論，為要擊破奧國，必要集結四十萬人於巴爾幹。我暫時先不論在一個無大道也無鐵路的地方移動並供給如此大的軍隊的困難，我同意如在絕對必要時，英政府可由費蘭巨的軍隊抽調部隊，但必須立刻以由英國運來之各師來補充。基琴納回答說訓練中之青年兵仍未能作戰。散會時仍未和諧了這兩種觀點。

但巴黎與倫敦間仍然繼續交涉，十月十九日英國同意以五師（註十）補充法國的三師。但英政府並不甘心如此行，因

爲他們覺得事件的一般狀態不再與其意旨相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們決定將這些師先送往埃及，目的在等候事件的發展，並保證埃及的安全，因爲當時已預料土耳其將要進攻。

〔註十〕第十師已在路上。其他四師將緊接連續輸送。

但在十月十四日，法軍進入新賽爾維亞。他們到了發爾達（Vardar）河與賽爾納（Cerna）河會流處之克利弗拉（Krivopalak），與守衛萊的小隊賽軍取得聯絡，那小隊賽軍是被保加利亞軍由其主力所隔開的。

英政府的延誤有影響我方軍隊的危險情形與促成賽軍的不幸的威脅。

我因政府的請求，在十月二十日與二十八日會努力使英方各師開拔。爲此我去見費蘭巨，但我既未見任何有實權的人，就沒獲得確切的回答，於是將這事在二十七日報告給陸軍部長。

政府於是教我到倫敦去，以求得一確切而坦白之決定。戰事委員會於十月二十九日接見我，我的運氣還好，英政府正式允諾將足數軍隊調往東方，不再延誤，使遠征軍力達十五萬人。

所以在十月三十一日，東方法·英軍的組織問題就有了最後的決定。但已有了一個多月的延誤，在這時期內，對於我們的情勢一天比一天變爲不利。

我仍努力獲得俄軍與義軍的合作，以求救濟不幸的賽軍，所以我的努力還不止於此。

我已於十月十三日探求俄軍參謀長阿立基夫（Alexieff）對於這事的意見，倫敦會議之後，我又重新作我的請求。至於義大利，我拍電給加度納，請他在阿爾巴尼亞（Albania）與薩龍尼加合作，將到義大利的古若也受命堅持這點。

加度納雖然在原則上同意，但義大利不批准派任何軍隊到薩龍尼加。她的行動祇限於派一師半人去守都拉梭（Durazzo），並增加發龍納（Valona）的守軍的兵力。她暗示因法國與英國意見的分歧，好似不能有聯合之計劃，如有聯合計劃，則她也許能合作。

可以看出來我要聯絡聯盟的一般努力，其中有非常大的困難。但是最矛盾的是我對於巴爾幹的作戰性質不能有直接的行動，而且其中最初就有如此多的困難。從聯軍在薩龍尼加的指揮上就可看出來。

東方軍總司令薩雷不在我的命令之下。他直接在陸軍部長之下，我的行動祇限於給政府建議並提出辦法。

英國第十師〔註十一〕長馬亨 (Mahon) 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初在薩龍尼加指揮聯軍，他在達丹奈爾聯軍司令門陸 (Munro) 指揮之下，門陸又直轄於英國陸軍部〔註十二〕。

〔註十一〕 第十師已由薩拉赫送到薩龍尼加。英陸軍部認其為達丹奈爾遠征軍之別動隊。

〔註十二〕 門陸最近繼米爾吞駐達丹奈爾。

這種異於尋常的組織中，顯然充滿了紊亂的情形。

在這事件裡雖然爲我造成些令人灰心的困難，我認爲我不當不再注意這事。因我對各聯軍司令與政府的關係，我的權威是不容我不爲公共利益努力的。

十一月十一日，我給法政府一個東方大勢的一般觀察。我指明已與薩龍尼加隔絕的賽軍是在危急的狀態中；但雖然如此，我們必須仍然維持我們支持他們的原意。同時應以有力的行動對付希臘，以保證聯軍遠征軍的交通線之安全，因爲希臘已有逐漸可疑的態度。

十四日我又回到這項問題，給政府一個文件，其中詳細計劃如何對付我所提議至終至結納的那國。我申說君士坦丁王的政府的行動，我們如忍受時，才爲危險，我們有許多必要方法施用最充分而有效的壓力。

研究組所提意見以我的十一月二十一日與二十四日的文件爲根據，我在文件裡最強烈的主張必須毫無遲緩的獲得希臘同意，在薩龍尼加開始防禦工程，因爲這將爲東方法·英軍的穩安策源地。

賽軍已被迫向阿爾巴尼亞山中退却，我爲補救我們援助的失敗，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請陸長採取一切必要步驟於亞德里亞 (Adriatic) 海岸組織收容區，並於彼得王軍隊的退却線上設立食糧兵站。

十一月十八日，普尼克已於加善尼克 (Katchanik) 附近困斃，以圖與薩雷軍恢復聯絡。二十二日，他放棄退到蒙納蒂爾 (Monastir) 之意，而決定退往亞德利亞海岸。這軍在荒涼而無道路的曠野退却，失去其全部大砲與輜重，我們在聖·金·德·麥都阿 (Saint-Jean-de-Medua) 收容他們，業已十分疲憊，饑困要死，並染熱病。

十一月上旬，薩雷會企圖在凡爾納 (Verna) 與發爾達河會流之北進攻，但在他的曉得賽軍參謀部的決定，他立刻又取守勢。不久於十二月一日，他開始向希臘邊境退却，十二月十二日到達，未受過大損失。

在這時期內，希臘的態度因受其國王的影響，已由惡意的中立變爲薄爲掩飾的敵對。十一月五日，繼凡尼基洛斯而

與我方仍有正當關係的才米斯 (Zaimis) 也下了台。由斯庫洛第斯 (Skouloudis) 繼任，他相信協約國至終必要戰敗，就認為可以隨便對付協約國。九日，他通知雅典的法國公使巨勒滿 (Guillemin) 希臘政府已決定將踏到希臘國土的賽軍，法軍與英軍繳械並囚禁。

這是個嚴重的威脅，其危險也很大；希臘已經有九師集中完畢，五師在薩龍尼加區，三師在斯特盧馬之東，一師在弗洛林納 (Florina)。

我已看到這種危險，當時祇有一個避免危險的方法，就是武力。法政府如此想，英政府稍作遲疑之後，也認為應當如此辦。

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希臘政府通牒，其中堅持須有友誼的中立政策，應與迭次的允諾相符。為支持這項要求起見，兩天之前有法國勒布利 (Le Bris) 指揮下之聯軍艦隊集中於米洛 (Milo)。

希臘於二十四日讓步，巨勒滿立刻提出一些要求：將希臘軍隊由薩龍尼加撤退，將到國境之鐵路及道路完全交聯軍管理。允許聯軍在薩龍尼加建築防禦工程等等。

在十二月五日長時間討論之後，希臘王派巴利 (Pallis) 到薩龍尼加與薩雷商定如何執行我方的要求。希臘態度的問題如此在最後解決，但東方聯軍將來的運用，仍有問題。在這事裡，又發生分歧的意見。

在法國我們認為有留駐這軍的必要。其中有許多的理由。例如，要放棄薩龍尼加就是承認比達丹奈爾的挫敗還大；如此一行，仍然中立的巴爾幹各國就要加入敵方。留在那裡就等於止住「快到歐斯丹」的口號，不致影響將來，為以後的進攻可有策源地，再者要重編賽軍，這也是唯一的有效方法。

倫敦的意見是在薩龍尼加再沒有可作的事，這軍應立刻開拔。這種理論也有其理由。預料土耳其任何都能攻擊埃及；塞琴納認為必需十五師才能抵禦；由法國或英國運輸軍隊既為時間所不許，他於是認為必須由薩龍尼加與達丹奈爾要這十五師。

十二月一日，英國戰事委員會，以這些考慮為根據，決定贊同撤退。同時宣稱，必須以希臘不許奧·德軍侵入其國土為不可少之條件。這項決定同日由英國駐法大使貝爾蒂 (Berthe) 通告法國閣揆白里安 (Briand)。英大使應白里安之請，晚間拍電給其政府，他所傳達的消息，發生了「惶恐的影響」。

十二月三日，在英國閣議裡，基琴納又申說帝國參謀部的觀點，並說他自己的意見，贊成立刻撤退。他說寧可辭職，也不要同意於一個他所認為必敗的戰事。外交部長格萊（Grey）面前有兩個絕對衝突的意見，彼此水火不能相容。但他認為這是專門的軍事問題，他於是向法政府建議立刻召開會議，以便軍事專家解釋其各方的觀點。

第二天，十二月四日，在加萊開會。我陪同白里安參加。其中的討論最為紊亂。各人堅持自己的觀點。英方人員離去時，宣佈遠征軍必須急速重新登船。英國陸軍部爲此立刻發出命令，外交部也將此項決定通知瑞典英公使伊利歐（Eliot）。我們終得延緩此項決定；聯軍參謀人員又在善蒂義開會，關於這棘手問題，至終得一協定。

我已說過，遠在一九一五年六月間，我會如何鼓吹各聯軍均應派一將官永久駐於我的總部。如此我就可以得着必要的消息，而能聯絡聯盟的軍事行動。十一月，我又回到這項問題，建議各總司令或其代表應在善蒂義開會。這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擬定一個一致的行動的計劃，一切聯軍均應遵守。

我的建議很得贊同，會議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六，七，八日開會。在以後的一章裡，我再詳述這重要會議各次聚會的報告。這會議在戰事指揮的歷史上是個重要的日期。現在祇需說關於完全並立刻撤出加利波利半島的原則，我獲得全體的同意。關於薩龍尼加，除去英國軍事代表外，一切聯軍代表都認爲英·法遠征軍應留駐於薩龍尼加區內。全體，連英人在內，承認應在薩龍尼加組織築壕營地，以爲緊急的步驟，但對將來的決定不持成見。

達丹奈爾遠征軍就如此結束了，其不利情形已減到最低限度。這遠征如成功，也許能改變戰事的全部性質；但因其錯誤的組織與不連貫的發達，遂致失敗。

至於薩龍尼加，協約國因無決定，未能阻止賽軍的災難。但我方在巴爾幹半島將來行動的自由，却爲我所獲得的決定所保存了。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再建旬刊

逢一出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東亞聯盟月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址 北京北魏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中國文藝

十一月號
即日出版

國內各書店
國外代售處

「歡迎訂閱」

社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辱承 各界贊許曷勝慚感茲爲酬答 讀者雅意起見特自第一期至第六期合訂成冊裝潢極爲美觀既利閱讀且便度藏茲訂發售辦法於下

本合訂本用硬紙面布背精裝定價從廉每冊三元五角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加一

凡直接訂戶本市者按定價九扣收費外埠免收郵費

此次合訂本爲數有限購請從速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工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五〇

行址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四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代理永寧保險公司承保火險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p>存款</p> <p>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利益優厚</p>	<p>放款</p> <p>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透支 商品押款</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手續簡單</p>	<p>匯款</p> <p>電匯 支票匯款 匯報匯款</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迅速敏捷</p>	<p>代理</p> <p>託收 保險 收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便利穩妥</p>
---	--	--	--

通匯地點

國				內				國				外
北	天	上	青	唐	厚	張	包	新	神	大	東	
京	津	海	島	山	和	北	頭	京	戶	阪	京	
山	遵	豐	密	灤	昌	遷	胥	奉	北	營	錦	
海	化	潤	雲	縣	黎	安	各	天	票	口	州	
關	樂	懷	豐	多	大	鉅	莊	鄭	通	大	哈	
秦	亭	來	鎮	倫	同	鹿	平	家	遼	連	爾	
皇							地	屯			濱	
島							泉					

迎洽號 七十五號
 歡接 乙七號
 任行 一六〇號
 無支 一四四號
 項總路 四二號
 事做號 局五號
 詢去八三號
 垂地界 支東
 客隨法 河
 願時 地址
 對隨 地址
 行即 天津
 本請 本行

北京本行地址 西交民巷七十七號
 電話 南局五九八號

現地編輯綜合月刊雜誌

日文

興亞前線

北京阜外新民印書館內

發行所 興亞前線社

正則 日語講座

第一、二、三輯已出版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出版處

請看

藝術與生活

最近已出版

定價每冊壹角

古溫楊醫亞主辦龍江陳述先主編

國醫砥柱月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材料豐富 學說新穎
特色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編排醒目 印刷精美
風行中外 信用最著 定價最廉 出版準期

定價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砥柱月刊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二七七

唯一純小品散文刊物

學文 月刊

內容豐富

歡迎直接定閱

總代售處：北京西單亞方書局
東方書店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 西局二二一四

青年唯一讀物

中國青年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內容充實，計有

論著，學術，專載文藝，學生生活，雜組各欄，每期十餘萬言，歡迎直接訂閱，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一角，發行者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青年俱樂部。

大生銀行北京辦事處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西交民巷

總行 天津法租界六號路

寄莊 上海英租界寧波路永亨大樓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前外廊房頭條

北京分行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國 藝 月 刊

專 著 考 證 遊 記 詩 詞
筆 乘 散 文 藝 術 戲 劇
編 輯 發 行 中 國 文 藝 協 會
南 京 中 山 北 路 五 五 號

佛 教 同 願 半 月 刊

弘 揚 佛 法
建 立 民 衆 真 實 信 仰
每 月 一 日 十 六 日 出 版
每 期 一 冊 定 價 五 分
社 址 佛 教 同 願 會
北 京 沙 灘 嵩 祝 寺 內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府井大街
西四牌樓
鼓四牌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五號
掛電報號 七七七七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衛生局檢定

甲等牛乳

逢源牛奶場	通州牛奶場	福牛巴氏消毒乳場
地外中繼胡同二十號	東城校尉營門牌二號	東單北大街三四一號
電話東局一五五一號	電話東局三一五六號	電話東局一六八一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	一〇〇元		
乙	八〇元	四五元	二五元
丙	六〇元	三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一切之高
級印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代表
電話西局(二)

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
三三三三
三二一〇
番番番番

最新設備